

二十一世纪的 古拉格真相

明慧编辑部

www.minghui.org

序 言

《古拉格群岛》是 1970 年代由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著的揭露苏共集中营的纪实文学，它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共产极权统治下灭绝人性的残暴面目，对于生命的随意践踏，纵容恶者欺凌善辈，打着“人间天堂”的幌子，把人群按阶级划分，地主、富人被打入另类，使“古拉格”成为 20 世纪令人唾弃的“反人类标签”。

1990 年代，随着东欧以及苏联解体，更多的真相公诸于世，相当数量的共产政权文件解密。美国历史学者阿普尔鲍姆从大量的史料中，缜密梳理、条分缕析地还原了“古拉格”的来龙去脉，成书《古拉格：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详细披露了“古拉格”的演变过程，富人、有产者、非共产党人，成为被打击对象，这也是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暴力夺取政权的出发点——中共三反、五反、镇反、文化大革命，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目的是靠杀戮让人民恐惧，靠掠夺补充经济。

在用谎言及暴力控制一切之后，世人沦为共产邪恶的工具。在斯大林时期，“古拉格”逐步演变成为开发远东地区的劳动工具。“斯大林始终要求定期了解劳改营的‘囚犯生产能力’，经常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它们生产了多少煤炭和石油，使用了多少囚犯，劳改营的负责人得到了多少枚勋章。他特别关心远北建设管理局——位于东北边远的科雷马地区的劳改营联合体所属的金矿，要求定期、准确地向他报告科雷马的地质情况，远北建设管理局的采矿技术和所产黄金的精确质量。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命令在遥远的劳改营里得到贯彻执行，他频繁派出检查人员，而且经常在莫斯科召见劳改营的负责人。”

有劳动能力的获取食品，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则只能忍受饥饿，这是造成集中营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整个 20 世纪，苏共、东欧、非洲、北美、南美，以及穷国的中共所制造的红色恐怖、内战、大规模屠杀、集中营、劳改营，而造成的死亡数以亿计，难以厘清。

当 1990 年苏联及东欧解体，世人以为共产主义走到了尽头。中共自 19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及 2001 年加入 WTO，世界认为纳入全球化序列的中共体制将逐渐为正常社会的普世价值所融化、消解。

直至 2018 年、2019 年，奉行普世价值的西方地区霍然发觉，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已悄然登上大雅之堂，披着“高福利”外衣的公有制思想在侵蚀整个世界，红色渗透甚至浸染了年轻的一代。

在冷战中退场的共产主义，却在均贫富、纵逸欲的去道德化的物质主义浪潮中，盘踞了迷中世人的脆弱心灵，并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声调高扬。

中共“画皮”被轰然剥落，令世界震惊的是，百年红祸屠杀了无数的生命，聚集的邪气居然铸就了一个“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体。如果说以前的共产邪恶是以戕害生命为主要特征，而 21 世纪的中共则不仅害命、杀人，还要诛心。

从 1999 年开始，中共头目江泽民把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作为头等大事，以仕途升迁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裹挟了各级官员倾力迫害法轮功。亲自发令、亲自拨款、亲自扶持一线打手、亲自点名重判，以转化（即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数量，作为考察各级官员的首要指标。

在已有的“反人类罪行”中，有毒气杀人、有人体试验，却从未有过群体性采用打毒针、下毒药的精神性药物致残、致死的先例；更没有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的魔鬼行径。

在极权掩盖之下，真相尚未完全呈现，然而，仅就已经昭然于世的事实而言，足以令人震惊，而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当下这一刻，令人发指的罪行依然在发生着！下面的系列报道，旨在揭开 21 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真相可让良知苏醒，真相可以制止罪恶，真相可以解开心锁！

目 录

一、逮 捕.....	- 1 -
大抓捕	- 1 -
进京上访	- 6 -
9.9 米巨幅.....	- 9 -
点名重判.....	- 12 -
突如其来的绑架	- 15 -
命殒京城.....	- 18 -
二、秘密刑讯.....	- 21 -
北京七处的特殊任务	- 21 -
攻心术.....	- 24 -
与世隔绝的日子	- 26 -
从杀心到杀身.....	- 31 -
百日酷刑.....	- 34 -
三、法律之上.....	- 37 -
莫须有的定罪.....	- 37 -
从公审到偷审.....	- 40 -
一个字加一年.....	- 43 -
四、从“监狱城”到“维稳费黑洞”	- 47 -
监狱扩建 薄熙来当帮凶.....	- 49 -
从北向南的灾难	- 53 -

2019：维稳费与养老金的对撞.....	60 -
五、潘多拉的盒子——马三家	63 -
元凶江泽民秘密接见马三家狱警.....	65 -
公开的死亡名额.....	66 -
地狱小鬼转世的女警察.....	69 -
公元 9991 年的“牙刷帝国”	76 -
六、洗脑班：法外黑监狱.....	80 -
第一起迫害致死案件被外媒曝光.....	81 -
“转化率”：万恶之源.....	82 -
强行进班.....	87 -
心理战.....	89 -
不让睡觉.....	91 -
精神失常.....	93 -
新津下毒.....	96 -
“老赖”的哲学.....	98 -
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100 -
七、超级黑工厂.....	103 -
监狱变公司.....	103 -
敢问出处？	106 -
让人唏嘘叹羡的每月 60 元“工资”	110 -
“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	112 -
国际谴责.....	114 -
八、隐秘的投毒.....	118 -
致命药物.....	120 -

六次投毒.....	- 124 -
她的右脚掉落下来.....	- 126 -
转化针与废功药	- 127 -
花季与噩梦.....	- 130 -
白衣魔鬼.....	- 132 -
九、墙国之罪.....	- 134 -
发声致罪.....	- 134 -
更长的刑期.....	- 136 -
无所不在的监控	- 140 -
警察国家.....	- 143 -
十、精英们的梦魇	- 145 -
梦断清华园.....	- 145 -
诱骗	- 149 -
清华才女之死.....	- 151 -
当法官遭遇法官	- 154 -
药剂师被灌毒药	- 157 -
“没想到.....”	- 158 -
齐白石孙女被逼给劳教所作画	- 160 -
十一、难中的孩子	- 161 -
小小“囚徒”	- 162 -
“他、他、他.....”	- 165 -
从灵堂被带走.....	- 168 -
“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	- 170 -
救父之路.....	- 174 -

十二、被掩盖的罪恶.....	- 177 -
“被自杀”的鲜活生命.....	- 177 -
哪天死的？.....	- 181 -
“释放我妹妹的遗体”.....	- 184 -
他们缘何成为“无名氏”.....	- 187 -
十三、活 摘！.....	- 191 -
后腰为何缠着绷带？.....	- 191 -
“肾来源太可怕了”.....	- 195 -
在这里，他们成为代号.....	- 198 -
失踪者：他们是否一息尚存.....	- 201 -
结 语.....	- 202 -
大纪元郑重声明.....	- 205 -

一、逮捕

非法押送学员的车要开走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学员勇敢地冲到马路中央，迎面拦住押送学员的车，大喊：不许走！不准抓人！紧接着，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也奔过来，坐到马路中央，拦住押送学员的车……

大抓捕

1999年7月19日，王治文家附近已经悄无声息地布置了几十辆警车。与此同时，上万名武警已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是1989年学潮事件以来，军警的又一次高度戒备。

这一切都是针对法轮功这个信仰群体而来。

这一天，江泽民召开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以邪党总书记的身份下令开始迫害法轮功——一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群体，据国家体委统计，当时法轮功修炼者近亿人，包括中共高层人士及家属，也包括军队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令江泽民非常不安。此前的“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被他说成是“围攻中南海”。

在他的指使下，7月20日凌晨，中共警察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大逮捕，先将全国各地的法轮大法辅导站站长、辅导员强行抓走。

王治文，原为铁道部物资公司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成为法轮大



王治文被捕前与女儿的合影

法研究会成员，也是“4.25”上访的谈判代表之一，被定为重点抓捕对象。

实际上，“4.25”上访之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就在做准备工作，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调查摸底，到炼功点搜集负责人的单位及个人信息。据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原中共“610”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所掌握的情况，在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事件发生



“4.25”和平上访现场：静静的上访群众和悠闲的警察，看不出任何“围攻”的气氛，却被江泽民诬陷成“围攻中南海”

前，中共就一直在监视、骚扰法轮功，他们搜集了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详细信息。2000年之后，郝凤军被抽调到天津公安局的国保局、“610”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看到了天津3万多人的名单，包括每个人的家庭地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等等。所谓的“610”办公室是元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4.25”之后，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动手。1999年5月22日河南信阳法轮功学员在正常炼功时，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干涉，十几辆警车和上百个警察把炼功者围在中间并抢夺炼功的录音机，还抢夺法轮功简介横幅。

辽宁省大连市还出现了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的情况。1999年6月17日下午5点，大连市中转货运公司车辆B-90743大货车，满载1700包，约20万册法轮功书籍，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保安值勤人员的押送下，在东北财

经大学印刷厂门前卸入印刷厂仓库。据押送人员称，此书是违禁盗版书，准备予以销毁，无视法轮功书籍完全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北京周边更是阴云密布，为了防止进京上访，河北各县城的出入口 24 小时都有人监控把守。6 月 4 日至 6 月 5 日，石家庄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段荣欣、周西蒙、苗英志被非法拘禁近 24 小时。

7 月 20 日，大抓捕在全国铺开。

7 月 20 日早上 6 点 10 分左右，古城西安城区各法轮功炼功点上，同时出现许多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强收横幅，非法抢走录音机，还指名道姓地将辅导员或炼功点召集人强行带上警车。下午 2 点左右，天津市十几位学员被公安警察殴打，强行拖入警车。

7 月 21 日，辽宁抚顺街头惊现了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广场人体拦军车的一幕。

7 月 21 日上午，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抚顺市政府，和平理性地要求释放被抓捕的辅导员。市政府拒不接待学员，调来大批警察和武装士兵、武警，威胁学员解散，否则就武力带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学员们坚决不走。政府命令武警强行抓人，很多学员被暴力塞进车里。

非法押送学员的车要开走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学员勇敢地冲到马路中央，迎面拦住押送学员的车，大喊：不许走！不准抓人！紧接着，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也奔过来，坐到马路中央，拦住押送学员的车……

短暂的僵持后，大批武警开始疯狂施暴：他们野蛮地把坐在路中间的学员揪起来，摔出去，有的被摔在地上，有的被摔在人群中，砸在后面的学员身上，一时间人压人，人砸

人，场面非常混乱。在武警的暴力开路下，押送学员的车缓缓往外开……学员们被摔出去后，又返回来拦车，不允许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抓。

1999年7月22日，所有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内部传达了关于邪党中央所谓“取缔”法轮功的文件，并要求所有党员按要求表态。1999年7月23日，“（邪党）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邪党）公安部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通告”，以及编造的“因修炼法轮功致病，致残，致死的部分案例”和“（邪党）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人民日报》的社论，从当天下午3点开始，在广播、电视上重复播出。

一时间乌云笼罩，迫害一开始就异常残酷，短短几天就有学员被迫害致死。1999年7月22日，原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李宝水，在没有任何罪证材料，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大庆市公安局非法关押到大庆市看守所进行所谓“隔离审查”。24日，李宝水的办公室、家里均被非法查抄，李宝水本人也从看守所被强行押到大庆市公安局，由当时的治安大队队长褚某带人非法突击审讯，如临大敌一般。



原大庆法轮功义务
辅导站站长李宝水

7月26日上午，“里边”传出话来，称李宝水叫其家人送点水去，当时李宝水妻子看到他已经被迫害得憔悴不堪，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李宝水的妻子到家后情绪尚未平静，大庆市公安局急三火四又叫她快到现场。此时，不到39岁的李宝水，已经横卧在公安局治安大队高楼下冰冷无情的水泥地上。而家人连找个问话的地方都没有，没人接待，没人

答复。

据明慧网消息,大庆市公安局有个警察到齐齐哈尔市办案,与齐齐哈尔市警察在一起喝酒时告诉那个同行,李宝水不是跳楼死的。“听说李宝水的站长是法轮大法师父亲自任命的,以为有什么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我们朝他要‘委任状’,他说没有,我们就折磨他。”

2000年7月21日晚8点多,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塘镇法轮大法辅导员董永伟在大连被当地警察非法跟踪,董永伟刚从大连市回来,还没等进家门,就被守候在家门外的龙塘镇派出所孙所长,警察张恒海以及另外一个警察强行带走,当晚直接被非法押送到旅顺口区看守所。

几天后有人去看望他时,见他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椅子上。8月2日中午,董永伟从看守所放回家,他从警车下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当即呕吐不止,白色T恤衫肩膀上有已经发黑的斑斑血迹。当晚,他全身发热,疼痛不止,人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只能用笔写简短的话,但是意识清楚,思维不乱。家人劝他去医院,他一直挥手,表示不去,并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意思是头掉了算什么,当时他难受得一夜没睡。



董永伟临终前艰难地写下“我没写保证书”

8月3日中午,董永伟更加虚弱,疼痛难支,家人强行把他送到大连210医院,入院时,医生已经检测不到他的脉搏和血压,但此时的董永伟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1小时后,刚刚从看守所放出不到24小时的董永伟离开了人世,年仅52岁。在他临去世前,他艰难地写了6个字:“我没写

保证书”。

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从 1999 年开始迫害以来，至少有 110 位原各地辅导站义务辅导员、及义务负责人遭迫害致死。



海外法轮功学员游行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进京上访

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

从 7 月 20 日凌晨开始，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从各地涌向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为合法炼功的权利申诉。7 月 21 日和 7 月 22 日，中南海附近、西单、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门等地均戒备森严。“610”办公室则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骑自行车，甚至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

一位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描述了当时进京的艰难：火车站已经布满了警察，对准备乘车的旅客进行审问和盘查。许多法轮功学员有的没走出候车室，或过了检票口没来得及上车，就被拘禁了。

北京车站笼罩着特有的恐怖气氛。三五成群的公安对旅客严肃地审问；而便衣警察对穿着朴素、神态慈善的外地人抓住背兜带儿就不放手。对询问中央信访办、中南海所在地

的外地人，直接被强行带走，推进准备好的警车里。他们被带到了石景山体育馆、丰台体育中心等处，那里被临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达数万人。

由于人员太多，警力不够，当晚很多人又被押送回乡。“在恐怖森严的武警与警察排列的长长人墙中，我们都被押进专列的车厢里。到了目的地，被强行驱赶下车后，只见站台上依然布满着列队的武警和警察，还有录像的人。”

这位葫芦岛学员称，回去后被拘禁在区法院审判庭里，之后每人被强行罚款 50 元，并要求登记个人信息，而辅导员直接被带走送进看守所。“昨天晚上你家的门差点被敲破了，原来你在这儿！”赶来的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看见人群里的女辅导员就这样咋呼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 30 万，而北京城近郊长期以来都有约 70 万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

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公安局，从漫天风雪的东北，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四川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 9 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捕，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

2000 年 7 月 9 日早上 9 点钟左右,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冤情,警察(便衣)将他们拖上警车拉走。



1999 年 10 月 25 日,邪党喉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元凶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的讲话,江泽民违背宪法,擅自在公开场合诬陷“法轮功就是×教”。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完节目后到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上访而被捕。

1999 年 10 月 26 日,中共借各大喉舌媒体以“法轮功就是×教”为题,在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共首恶江泽民的讲话。外界普遍认为这代表着中共以官方名义对法轮功的定性。中共是一个真正的邪教,有什么资格给正信定性?!

1999 年 10 月 27 日,邪党喉舌《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革式的批斗稿《“法轮功”就是×教》。为此,约 600 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展开横幅抗议非法定性。17 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展开抗议横幅,其中 15 名北京法轮功学员被判 4 个月至两年监禁,另两名外地学员被押回原籍关押。

1999 年 10 月 28 日,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避开警察层层围堵,在北京郊区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外国各大媒体的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及遭到江泽民集团的惨烈迫害。记者们知道真相后,感到很震惊,向世界各地做了很全面的报导。首恶江泽民当时仍在法国,接获消息后厉声喊道:“告诉罗干立即破案,把这些开会的法轮功全部抓起来杀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

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严重迫害。新闻发布会的翻译，20 多岁的北京工商大学英语教师雷晓婷，11 月 5 日夜里被北京公安七处从学校宿舍中强行带走，从此杳无音讯，直至 2000 年 4 月，她的父母才得知她已被秘密判刑两年。参与发布会的蔡铭陶于 2000 年 10 月 5 日被迫害致死，丁延于 2001 年 8 月 18 日在承德监狱被迫害致死。



《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法轮功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9.9 米巨幅

2000 年 12 月 29 日，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位置，一幅 9.9 米长，1.5 米宽的巨大横幅迅速打开，速度之快，犹如天兵突降

据中共内部消息，法轮功进京上访以 2000 年初到 2001 年底最多，北京公安局根据新增的馒头消耗量，估算当时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高峰期超过 100 万人。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到 2001 年 4 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 83 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象征权力中枢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再次被染上血色。



法轮功学员在布满警力的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

虽然警力与便衣布满天安门广场，但“法轮大法好”、“法

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仍在四处飘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口号响彻云霄。

一个警察说：“法轮功学员抓不完，天天都有。”1999年10月中旬，仅在天安门广场就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大规模的抓捕、酷刑、劳教、判刑、致残致死，从北京开始了。北京各级政府，北京的公检法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李凌，因在天安门城楼上展示“法轮修炼大法义务教功”横幅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她义正词严地说，法轮功学员向政府反映情况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古有“击鼓鸣冤”，国外有议会听取民意，中国有“信访办”，沟通政府与百姓。然而今天的“信访办”成了拘留所的入口，法轮功学员无处说话，天安门成了我们唯一表达心愿的地方。上天安门展示法轮大法，何罪之有？

2000年12月29日，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位置，一幅9.9米长，1.5米宽的巨大横幅迅速打开，速度之快，犹如天兵突降，长长的黄底红字大横幅迎风飘扬，分外醒目耀眼，上面书写十八首《洪吟》诗句，百名法轮功学员同声呐喊“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此举震惊了警察和在场的群众，三辆警车气急败坏地向横幅猛撞过去，法轮功学员为了保护横幅并延长展开的时间，不惜用身体阻挡警车，阻止他们的恶行，让人们能够多看一会儿。警车不得不减速行驶，不管警察如何施暴，拳脚相加，踢倒在地，学员仍然手护横幅，时间持续10来分钟。警察们用剪刀把横幅剪断，用剪断的横幅，把学员分做七八圈，继续拳打脚踢，学员继续呐喊着，持续20多分钟。参与打横幅的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邵强被警察绑架，之后

被非法判刑 10 年 ,在济南监狱遭受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不顾警察围追抓捕，坚持打出横幅，亮出他们的心声

2000 年岁末的一个下午，27 名辽宁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一起打出 9.9 米巨型横幅，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好”，随即被中共警察殴打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

原在大连钢铁公司工作的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李德相，也是其中一员。当晚在丰台看守所里，他被警察操控的犯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警察又将李德相踹倒在地上，不停地毒打和肉体摧残，致使他的身体极度虚弱。然后被送到北京公安局专门审讯法轮功的七处审讯。后来这些法轮功学员全都被劫持到全国各地非法判刑，在监狱遭受迫害，李德相被判 4 年，他两次遭受冤狱迫害，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去世。

清华大学热能系 1995 级硕士研究生俞平，1997 年 3 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1999 年 6 月初完成学位论文，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 6 月 20 日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清华大学搁置不授予学位，以博士肄业处理。虽已获俄亥俄大学全额奖学金，却失去深造机会。

2000 年下半年，俞平和赵玉敏夫妇带着儿子先后 7 次去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在广场上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

2000 年 11 月，夫妇俩被北京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警察抢劫并绑架。俞平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遭受种种迫害，后被非法判刑 4 年，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赵玉敏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



三位清华学子控告江泽民，孟军（左 1）、谢卫国（左 2）、俞平（右 1）

点名重判

部队召开秘密会议，下达首恶江泽民对军队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密令，“军人不许炼法轮功，违者不必上报，抓了就地枪毙。”

军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迫害手段更为残酷。一位来自军队的法轮功学员称，1999 年 6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送了“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的谈话要点”，许诺给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并对社会上流言进行所谓的“辟谣”。因此我们就在居所附近炼功，但是，立即就有部队政治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出面干涉。我们问为什么部队不允许？他们说：“新闻联播是给广大群众看的，部队有部队的规定。”并宣读了军委的文件和部队的规定：一、不准部队人员（包括职工、家属、离退休干部及企事业单位人员）炼功；二、不准在部队营院内炼功；三、不准在部队企事业单位印刷法轮功书籍。并一再强调军队营院要执行军委规定。

原河北张家口的中尉军官刘会民，来北京“4.25”上访时

被录像。4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全军散发他的像片和录像带，寻找穿军装到北京上访的军人，并将他停职、隔离审查。政治处主任威胁说：“如果不放弃修炼，就回去种地，”刘会民说：“种地就种地。”“你说种地就回家种地了，还要判你刑呢！你往中南海那一站，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并威胁说：“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我当不成团政委，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怎么样？现在还有你选择的余地。你写还是不写？”刘会民说：“我什么也不放弃。”

北京丰台75号院的法轮功炼功点，有位老红军名叫李其华。他写了一篇《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科学更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文章，讲述自己的修炼经历及认识。这篇文章后来落到了江泽民手里。



原解放军301医院院长李其华

李其华是80多岁的老红军，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起因是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沉痾即消，他惊叹于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功是真正的、更高的科学。

据说江泽民对“4.25”气急败坏的一个原因是，他坐在防弹车里暗中巡视时，亲眼看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身着军装的军人。之后他给政治局和军委写了数封信和谈话，决心要彻底清查法轮功。他特别点了部队里的3个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份最高的李其华。于是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受到高压，组织上天天找他谈话，逼其检讨并放弃修炼。

大连的老将军丁翰，原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的代主任、军级老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病都好了。他一生

研究马列理论，从一个无神论者成为法轮功修炼者，在军内外影响很大。中共一开始打压，大连老虎滩干休所就连开三次党小组会，对他实施高压迫害，强迫他放弃修炼，导致丁翰出现脑血栓，数月后离世。

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于长新，曾是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后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副军级的离休干部。“4.25”之后，于长新便失去自由。7月1日，单位保卫处马某与干休所刘某将于长新从家中骗走，总政和空军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对于长新进行隔离审查，采取诱骗、威逼、折磨等卑劣手段，长时间不许他睡觉。北京



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于长新

军事法院于2000年1月6日，秘密冤判于长新17年重刑，将这位年逾七旬的空军功臣关进军队监狱，于长新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当时军队高层对于长新被判重刑反响强烈，一些高级将领为他鸣冤。

解放军后勤学院英文教授刘锡珍是位博士生导师，军官。2000年“十一”期间，几名法轮功学员在她家交流，想去天安门向世人证实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还没去即被人诬告，被警方抓捕，随后被设在北京的全军军事法庭以“预谋去天安门搞法轮功活动”为名，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内部消息称，她因级别较高，遭到江泽民亲自点名重判。因军队无女子监狱，2001年，刘锡珍被关押到“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囚禁。

据明慧网报道，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2000年元月，他在福州军区的亲戚回家探亲，刚到家没两天，忽然接到部队电报，要立即返回部队，以为有什么紧急军情。谁知是召

开秘密会议，下达江氏对军队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密令，“军人不许炼法轮功，违者不必上报，抓着就地枪毙。”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这简直没有了军纪国法，随意杀人！军官亲戚说：这是千真万确，他们师7月开始进入紧急备战，随时准备开往北京抓捕法轮功学员，当时回家探亲，因事出差的都立即返回部队。他们部队一名师长就因炼法轮功而离开部队，被迫返乡。

突如其来的绑架

“我当时流离失所，刚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租了房子，晚上回家就没看到她。我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被绑架，你不知会突然发生什么。”

国保大队的设置等同于前苏联的“契卡”，又称“国家政治保卫局”，从1999年至2000年，江泽民在成立“610”的同时，合并了此前的政治保卫部门，专门镇压法轮功，是公安部门拥有特殊权限的一级部门，不着警服，秘密行动。

跟踪、监控、抓人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可能会长期跟踪一个人，也可能根据你的手机把你定位，把你从家中带走，从工作单位带走，或者正在家中与其他学员学法时带走，甚至在人多的公交车上把你找出来带走。他们只在你的眼前把工作证晃一晃，并不想让你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免登上明慧网的恶人榜。

为掩人耳目，他们穿着普通人衣服，专门配备了民用牌照专业车。他们夜晚埋伏在居民楼下，不开车灯，让居委会人员骗开房门或看到房中有灯光或有人接电话就强行闯入抓人，没有搜查证，没有任何手续。家人若反抗，就以“妨碍公务罪”一并拘押。在农村，经常是夜晚翻墙入室，在大

人和孩子的哭喊中，七手八脚把法轮功学员强行抬上车。

2001年5月，一天早上8点左右，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条马路上，行人都吃惊地驻足观看，约三四十辆车呼啸而行，一路警车开道，第一辆车是“610”的，后面跟着的车里，坐着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最后面是警车押送，这些车都开进了“北京法制培训中心”。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马秀云就坐在其中的一辆车里，她被“610”及太阳宫派出所警察从家里绑架到郊区的一所房子里，非法关押15天之后，那天凌晨被警察拖进警车，当时附近的马路边上，很早就聚集了很多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车辆。

2001年1月3日，张亦洁正在中国外经贸部上班，领导要找她谈话，来到院办后告诉她，指定她参加国家机关党工委举办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学习班”。张亦洁拒绝参加，随即离开院办。半路进了洗手间，从洗手间的镜子里，她看见了一个着便装的高个陌生男人，正虎视眈眈的守在洗手间门口，院子门口早就停了一辆车，站着一个警察和一个院保卫处的人。警察上前抓住张亦洁就往车上推，按下她的头硬往车里塞。



在中国外经贸部上班的
张亦洁被强行绑架

200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宝庆，被所党委书记刘毅约去“谈话”，当场七八个人蒙头、架胳膊、架腿，不由分说把他绑架到预先安排好的车上，送到新安劳教所。

2001年2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人民出版社任副审编的王粤，在北京国保大队的指使下，被出版社副社长

韩舞凤亲自带人绑架，当时她被扯着头发，强行塞入车里拉走，引来单位许多同事围观，后来她被送到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洗脑迫害。

更为离奇的一幕，是警察冲到派出所，将修炼法轮功的警察暴打后绑架。2002年5月13日，辽宁抚顺市公安局警察突然出现在永陵派出所，一见到修炼法轮功的警察王晓明就大打出手，从二楼打到一楼，打得王晓明遍体鳞伤，然后将王晓明绑架。

当时，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关押。1999年10月16日，明慧网上报道了第一起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案例。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诚种于1999年9月28日被带到武进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被强制服药并上电刑。

1999年12月6日，北京市房山区城关办事处辖区警察，以填表、办学习班等为名，把53名法轮功学员从家中、工作单位、拘留所骗到房山城关派出所，装上大客车押送到周口店精神病医院拘禁。设施非常简陋，一张床，一床薄被，两个碗和一双筷子，除此之外多一件东西都没有。晚上，工作人员就象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反复查夜，灯一次次地开，人一次次地数，查夜人的脚步声整夜不绝于耳。精神病人的叫喊声，再加上他们故意放大声的摇滚乐，根本让人无法休息。

每天，早晚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几根咸菜，中午也只不过多了半碗米饭和一点少得可怜的熬白菜，几乎人人都吃不饱。一位负责的人说：“给他们点吃的，饿不死就行了，江主席有令，对法轮功杀无赦”。53名法轮功学员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十几岁。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了48天，最后大家集体绝食五六天，才勉强把他们放出来。

那段时间气氛相当恐怖。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我当时流离失所，刚和同修一起租了房子，晚上回家就没看到她。我周围的同修一个个被绑架，你不知会突然发生什么。”

命殒京城

1999年8月16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树人中学高二一班17岁女学生陈英在去京上访被押返途中，被警察打骂、恫吓，被迫跳车身亡。明慧网于1999年10月25日公布了这起死亡案例和陈英母女的合照。“陈英”二字赫然成为明慧网公布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名单上第一个名字。



陈英（右）和妈妈

28岁的严永东是沈阳新民大红旗粮库职工，进京为法轮功鸣冤，10天后就被迫害致死。当地公安欺骗家属，称严永东是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跳车身亡。但是家属见到死者尸体上满是伤痕，面部表情非常痛苦，根本不是跳车摔死，而是被警察活活打死。面对家属的质疑，警方不敢验尸。他是沈阳地区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27岁的齐金胜，2000年11月1日，只身一人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两天后，北京市公安局把电话打到他在的公司，人已死。他的姐姐赶到北京，在太平间里见到他的遗体，身上多处是电棍电击留下的痕迹。他的死因只凭警方编造，未经任何法医鉴定，最后警察还逼家人火化遗体。家人明知道是冤屈，但迫于压力，申诉无门，只好含泪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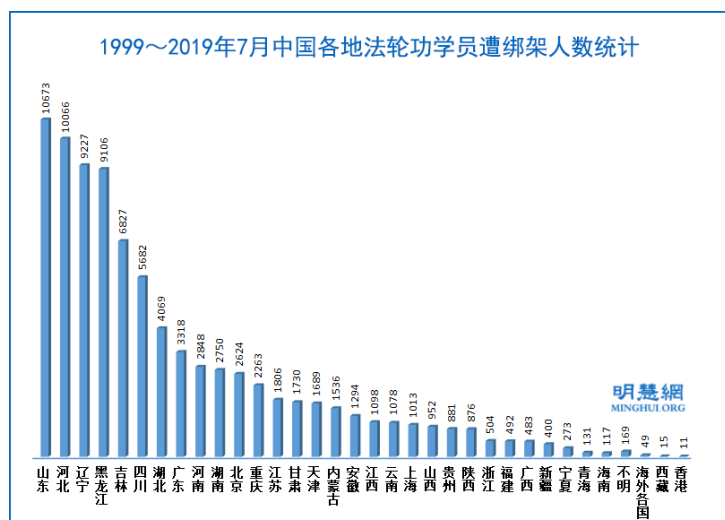
更多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押回当地后劳教、非法

判刑。

长达 20 年的镇压由此开始。类似“7.20”的大搜捕也发生过多次，尤其是 2008 年奥运会之前，中共打着维稳的旗号，毫无理由地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入狱，奥运火炬到达某个城市之前，往往当地就开始大抓捕。2010 年，中共举办世博会期间又发动了大范围的抓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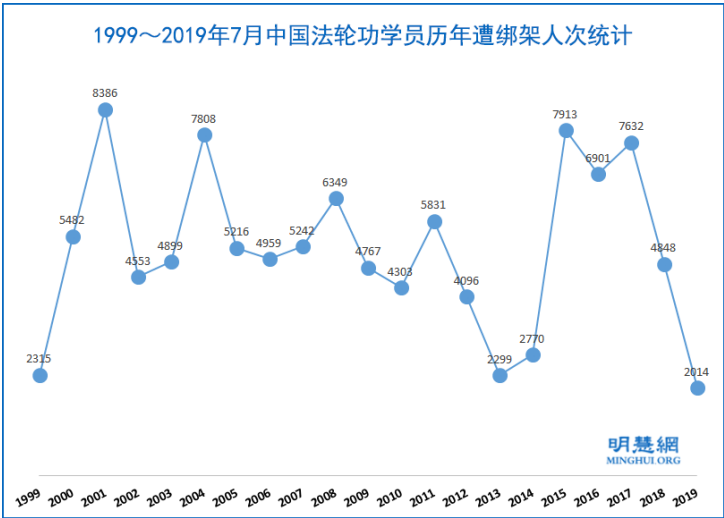
每年 3 月中共“两会”期间，以及“4.25”、“5.13”、“7.20”这些所谓的“敏感日”，亦或中共召开大会的日子，中共都会层层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大面积搜捕的命令。

截止 2019 年 7 月 10 日，明慧网报道的绑架总人数为 86050（有的人多次被绑架也只算一人），由于中共封锁信息以及迫害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绑架案例按照地区和年份分布图分别如下。在地区分布图中（被绑架人的居住地），山东省、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在年份分布图中，



1999~2019 年 7 月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人数统计。

2001 年、200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



1999~2019 年 7 月中国法轮功学员历年遭绑架人次统计。

二、秘密刑讯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时间，因为没有人和你说话，也不让你知道日期，他们就是想在精神上拖垮你。

北京七处的特殊任务

在北京，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听说过七处，被判刑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在七处被关押迫害过。

七处的准确名称是北京市看守所，或者叫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或“一看”，地点在北京朝阳区豆各庄 501 号，里面的案件都归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审理，也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大队负责，久而久之，七处就成了“北看”的代称和别称。



办理所谓“大案要案”的
北京七处

七处有个特殊任务——关押中国特有的“政治犯”。江泽民集团把法轮功列为头号敌人，北京七处充当要职，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运作机制：所有被认定为重点的、坚持不放弃信仰的、“610”欲加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要从区级看守所送到七处，由七处负责审讯侦查，关押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再转回区级看守所判刑，也有的直接在七处判刑。七处负责的都是所谓“大案要案”，形成了其特有的重压气氛，很多人都被判 10 年以上重刑。

45 岁的曲德洪是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永安镇永新村

人。因为参加 1999 年 10 月 28 日向外国记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被国安绑架，蒙着眼睛秘密送往七处。审讯采取“车轮战”，不让睡觉，不停地恐吓。上楼时，不让自己走，而是两警察架着胳膊，脚基本不着地，气势汹汹地往上拖，到预审室往地上一扔，又抬起来往铁椅子上一推，把夹板一放，狠狠地将锁头一下锁上。警察往那儿一坐，“啪”拍一下桌子，大声吓唬：“精神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北京七处啊，这没几个能活着出去的，都是大案要案。你现在就是我手中的一鸟，我让你松快点你就好过点儿。问什么说什么，不然收拾你。”

其中一个预审员，30 多岁，小个儿，略胖一点。另一作笔录的人 20 多岁，提审过他很多次，每次都打骂一顿。有一次从别的预审室过来一个“帮忙”的警察，40 多岁，寸头，脸挺黑，有疙瘩，恶狠狠地对曲德洪拳打脚踢，用军用大皮鞋在他全身乱踢。重拳加耳光在头上、脸上连抓带打，满脸是血，满身多处青紫，头发被一绺一绺拽下来，揪断的短发混杂着鲜血，被施暴中喷溅到椅子周围的墙上，他几次昏死过去。

墙上有很明显的处理过的痕迹，但没擦净。当非法提审曲德洪的妻子张永丽时，他们谎称：“啊，那没事，那是腐乳汤”。曲德洪多次被提审迫害，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度日如年。

1999 年 12 月末的一天晚上，所有被七处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全都提出来了，在走廊里排队，被分到北京各个区级看守所，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分到通州区桥庄看守所。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在通州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了 6 名法轮功学员，曲德洪被刑 3 年半。

清华大学电机系 95 级博士生李义翔，1999 年 10 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

后来，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610”的头目李岚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 20 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



遍布全国的“610”系统性地
镇压法轮功

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 200 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报道“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来蒙骗全国人民，粉饰惨无人道的迫害。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97 级本科生柳志梅，当年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2000 年 8 月被清华校方强令休学，2001 年 3 月被开除，2001 年 5 月，在北京海淀区的出租屋内被绑架。

柳志梅被辗转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她的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在北京丰台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把一个椅子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碾压，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几个彪形大汉把 21 岁的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警察说：“你再说（指出卖同修），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哭着对警察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

柳志梅被转到北京七处后，在一次提审时，被警察蒙住双眼押到一个秘密地点，关进一个长两米、宽一米的牢房，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折磨，两个月里没脱过衣服，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监控器，不知后面是男还是女。

攻心术

“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天敌，就是天敌。”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桂平是第一个从七处劫持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迫害的。

2001 年 8 月 2 日，北京市“610”、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联合绑架了李桂平，连她的孩子、丈夫、母亲也不放过，一同被抓到太阳宫派出所，当时她的孩子还是个没过哺乳期，刚刚 9 个多月的婴儿。8 月 4 日，李桂平就被投入“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一个秘密刑讯，无人知晓的地方。她的家人到处寻找



李桂平被绑架时她的孩子刚出生九个月

她的下落半年之久，竟然一点迹象都没找到。

当时这个所谓的“培训中心”还未修好，也未正式挂牌，武警也没有派来。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带若干已“转化”的“帮教”来这里负责给李桂平洗脑，北京市国保、太阳宫派出所、团结湖派出所等多地警察轮流看管，直到9月才改由女武警看管。

李继荣喜用攻心术，背叛了信仰的张小洁成了她的主要帮手。张小洁被非法劳教时，她的孩子一岁半，张小洁就不断说有关孩子的话题。李桂平那时还在喂奶期，被绑架后总有奶水流出，李继荣就残忍地说：“孩子想妈时，才会流奶水，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哭呢。”李继荣还拿来了李桂平未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企图用“亲情感化”逼她就范。李桂平看过照片后平静地没什么表示，李继荣就恼羞成怒，指使打手开始新一轮施暴。李桂平高喊：“法西斯！强盗！”她们说：“喊也没用，这里没人听得见！”

见李桂平总是不说话，另一帮凶王玲就紧挨李桂平坐着，不断的点穴。王玲原来学过按摩，会点穴。她用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对准穴位往下一按一拧，点过的部位就会变青紫，又痛又麻又钻心。李桂平拒绝体罚，不蹲、不弯腰，她们就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把她按倒在地上，对着肚子一个劲地点穴。肚子是软的，点下去，痛、痒、麻，难忍。她们还无耻地说：“打你算舒服的”。李桂平使尽全力，将肚子绷得很紧，她们就点不进去了。据李桂平后来回忆说：“在调遣处被电棍电时，电敏感部位，其难受程度都无法与点穴相比”。那时李桂平一说话，恶徒们就打她耳光；不说话就点穴。她被折磨得鼻青脸肿，一身伤。值班的武警都不忍心看了。李桂平对李继荣说：“帮教很残酷、很残忍。”李继荣毫

无人性地回答：“你说对了。”一个被中共洗脑的朝阳便衣国保说：“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天敌，就是天敌。”

李桂平在洗脑班经历暴力洗脑、酷刑虐待半年之后，又辗转于丰台看守所、秦城监狱，最后被非法判刑 12 年。

与世隔绝的日子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起来坐在那里，当我反应过来几分钟过去了，实际上一天过去了。不是时间变慢了，是我的思维变慢了，我感觉到时间很短。因为他们不让你知道时间、日期。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是由北京市政法委和“610 办公室”直接操控，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北京地区各系统、各区县大规模举办“转化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演变为北京市“610”系统办的最高级别的洗脑班。据那里的警察透露，最高峰时每天开支达四五十万元。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布局

该洗脑班原是迫害北京各区县法轮功学员的基地；自 2001 年 8 月 3 日起，开始把绑架到北京七处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这里迫害。与此同时，北京市还在团河劳教所配合中直机关单位集中办洗脑班，积累了招数，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还要求向全国推广“经验”。

2001 年 9 月，天堂河劳教所经过一番内部装修，正式挂上“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的牌子，公安内部称为“三部”。成为秘密关押一些公安认为很重要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同时，他们还调来北京武警部队三师，负责对法轮功学员 24 小时轮班看守。配备了两个营的男武警、两个中队的女武警，来对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房间，随时都由两个武警看押。

洗脑班大院的高墙上没有铁丝网，大白天铁门紧闭，大门前有禁止停车、禁止拍照的警告牌，足见其是一个害怕曝光的秘密所在。所有的监室都经过一番装修，院子甚至装扮得象一座漂亮的花园，围墙上还有绘画。看到这些，你绝想不到，里面隐藏着无处不在的地狱般的恐怖。

洗脑班的大院里有一个主楼，在主楼的东面，是几排平房，这里就是北京市国保大队非法审讯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平房后面是一个小礼堂。在礼堂的后面，靠墙的地方，是原“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劳教所”集训队原址。

洗脑班用来关押北京市公安局绑架的法轮功“重点人物”。它是一个小的集中营式建筑，内部共有 6 个房间：3 间约 12 平方米的大监室，分别称作大一号，大二号，大三号。监室的窗户总是被厚厚的窗帘堵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点阳光。屋里靠天花板上的 4 个灯泡来照明，24 小时亮着，这让被关押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感觉不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的区别，从而产生恐惧、绝望的情绪。三间带小风场的禁闭室，称作禁闭一室，禁闭二室，禁闭三室，也是 24 小时亮着长明灯。禁闭室仅有约 2 米长，1.5 米宽，前后都是密封的大铁门，风场从来不开放。所有房间都装有监视器，实施 24 小时严密监控。

“洗脑班由于游离于体系之外，剥夺正义人士的生命，比黑监狱还要黑。”王为宇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天都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为宇 1991 年高考时被中国五所名牌大学免试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因在明慧网上发表清华学子被迫害的文章，走在路上被警察突然绑架，被劫持到此。

2002 年 8 月 12 日晚上 6 点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王为宇在此经历了长达 10 ~ 11 个小时的电刑。“五个身高马大的人把门踹开，冲进来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把我的头撅到地面，用力压我的脖子。然后把我押到楼外的一个平房，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专门行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行刑，叫喊声等不会被别人听到。”

他们开始殴打我，开始时跳起来用肘部击打我的头部，很快我就晕厥了。他们又拿来一捆电棍，直接放在我脖子上，五个人按住我，用脚踩在我的头上，不停地放电，直到这根电棍的电全部放完。其间警察甚至还大笑，脸都是变形的狞笑，甚至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我们就有办法了。电棍没电了，他们还不过瘾，找来电线充着电，不断地电我。

他们怕血把我的衣服弄脏，就脱掉我的上衣，用电棍的两极，因为两极很尖锐，直接插到我背上的肉里面去，然后放电。所以我整个背上全是血，同时是被电焦了的那种黑色痕迹。



王为宇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讲述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酷刑示意图：电棍电击

他们电了我十几个小时，从头到脖子、十个手指，大概每寸肌肤都电过了，所以是很痛苦的，是很漫长的过程。这种电击和人不小心触电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我就在地上被他们踩着不让动，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煎熬，抑制不住地尖叫，不停地出汗，人都虚脱了，进入昏迷状态，被电击的部位在抖，直到连叫喊的劲儿都没了。当时我已在生死的边缘。

然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特殊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单独房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楼有几层，我在一层的一个角落里。房间的窗户都被挡住，只有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让警察能监视到你。房间里有个昏暗的小灯。墙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监控器，但在墙壁的暗处，你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暗的监控器，他们叫“明监”和“暗监”。墙壁都用软材料包起来，所谓的防止你撞墙。

3个武警轮班倒，每人8小时，不让你有任何动作，我要推一推眼镜，他们推门就打你一顿，因为你没有喊“报告”。其实喊“报告”也不一定允许，比如我要上厕所，大部分是不同意，或者推迟一两个小时带你去，就是想让你难受。

我坐在硬床上，只有10厘米高，必须坐直，手放在膝盖上，膝关节非常疼。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折磨，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很多人在这种折磨中疯掉了。很多人会失语，不会正常说话。当时他们对付我的办法就是任何人不能和我讲话，不让我看书，不让我接触任何人，任何语言、情感的表达都没有。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是与世隔绝。吃饭也是把饭扔进来，他们再拿走。如果武警和我说话，都会遭到国保或“610”的呵斥。他们的目的是摧垮你的精神。有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说，对我是冲击疗法，据我所知这是对精神病人使

用的一种方法,让你的精神彻底崩溃,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起来坐在那里,当我反应过来几分钟过去了,实际上一天过去了。不是时间变慢了,是我的思维变慢了,我感觉到时间很短。因为他们不让你知道时间、日期。

武警在门外换岗时有时会说话,当一两个字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的耳膜像打雷一样,我的心就咚咚跳。他们就是希望你承受不住压力,在大声对你审讯的时候让你承受不住。

在这种地方关久了,人都会要发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生死边缘上煎熬,可被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呆就是数月、半年。一个活着从洗脑班走出来的人说:“如果你死在那里,或者被逼疯,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有人出来作证,无声无息,自生自灭。回头还会把责任推到你个人身上,说你是病死的,或自杀身亡。”

曾被关押在那里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在这里数月,有的长达半年以上也不准洗澡、剪指甲,指甲长的已经卷曲起来,触到哪里都钻心地难受。无论冬夏,这里从未提供过热水,喝的、洗漱、洗头、擦身所用的,都是墙角水管子里的冷水。没有人的尊严可言。被剥夺了个人隐私权,吃饭、睡觉、上厕所……24小时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器的严密监视之下。

每周一次清监,数个警察把法轮功学员押到另一个房间,脱光全部衣服,检查身体的每一个细部,连头发丝都不放过。等押回监室时,眼前一片狼藉,仅有的那么一点个人日用品——被褥、衣服被掀翻,扔得到处都是,象被小偷、强盗洗劫过一般,你重新一点点收拾好,到了下周又来一遍。

即使在这种精心设计的隔离间里,还是能经常听到其它房间里传出的法轮功学员受酷刑的惨叫声。偶尔会听到承受不住、精神崩溃的人失去理智控制的尖叫。洗脑班附近还有一个火葬场和一个屠宰场。屠宰场的声音正好用来遮盖受酷刑的声音。有时,受酷刑时的惨叫,警察的高声叫骂,背叛信仰者在主楼里唱着“同一首歌”的“狂欢”,屠宰场里杀猪的嘶嚎,这一切混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人间地狱的特殊噪音。

从杀心到杀身

比起上述非人的监禁生活,洗脑才是洗脑班的核心部分。

这个被称之为“转化”的洗脑过程大致要经过几道程序,它从杀心开始,杀心不成就杀身,杀身的目的还是杀心。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逐步升级:第一步:蒙骗、车轮战式围攻、逼迫写“三书”;第二步:体罚、折磨、侮辱;第三步:种种酷刑折磨;第四步:“转”审结合。

在上海读大学的谢戈,因进京上访,2001年4月被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秘密审讯室,被警察用胶皮棍连续殴打数小时,上“死人床”8个月,谢戈的体重从170多斤降至100来斤,心跳微弱,被天堂河医院的医生诊断为濒临死亡。他的整个背部和大腿都被打得乌青发黑,布满了伤痕,伤势严重,不符合接收条件,医生建议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但是北京市法制洗脑班的领导不同意,仍然将他关进来。

谢戈从当日起绝食抗议。2001年12月12日,洗脑班的警察伙同天堂河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强行灌食,数名武警将他按在木椅子上,后来又将他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他稍一挣扎,就对他拳打脚踢,将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

顺食道插入胃中。整个鼻腔象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全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就反复插好几次。洗脑班一名国保警察对谢戈说：“你不是觉得灌食插管很难受吗？那我们就天天给你插，一直插到你屈服为止”。就这样，谢戈在洗脑班期间，被强行插管灌食达200多次！肉体遭受了极大痛苦。国保还想过给他的胃里灌二锅头酒。



强行灌食示意图

2002年1月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7个警察闯入监室。当时谢戈已绝食50多天，身体十分虚弱，警察们长时间罚他站着，然后当着他的面践踏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嘴里还说着侮辱大法师父的污言秽语，其行径与地痞无赖毫无二致。然后他们用凉水将谢戈从头灌到脚，并打开门窗用冷风吹，谢戈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不住地打颤。警察们毫不理会，继续施虐，整夜不让他睡觉。直到第3天，谢戈呕吐中出现了血块，警察们怕承担责任，才停止了“熬鹰”。

2002年4月，谢戈已经绝食120多天。医务人员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只有40 / 70，心脏功能也很差，情况很危险。但洗脑班仍不放人，也不通知家属，而是将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在办入院手续的时候谎称他是刑事拘留人员。入院10天后，当得知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抓回“洗脑班”。

洗脑班国保处一名胡姓警察见谢戈始终不屈服，就把监室里原来的木床换成了铁床，然后用手铐将他的双手分别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他的双脚分开绑在床的另一端，使

他整个人成“大”字型。绑完后对他说：“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谢戈 24 小时被捆绑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长达 8 个月的连续捆绑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巨大摧残，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个警察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警察对他进行殴打，连续抽耳光用拳头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他对着谢戈疯狂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2002 年 12 月，天堂河医院给谢戈做检查的时候，结果显示：由于长期捆绑和绝食，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四肢肌肉严重萎缩，再捆绑下去将导致终身残疾。洗脑班害怕承担责任，才将他从铁床上放下来。刚放下来的时候，他几乎无法站立，手脚均不听使唤，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机能。

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美术教师秦尉，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2004 年，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遭洗脑和酷刑折磨 5 个月。其中有一种酷刑是闻所未闻的：每天夜晚当他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装在房顶天花板一角的一个奇怪的仪器发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钟或三五分钟就尖叫一次，整夜持续不断，声音直刺人的心脏，使秦尉心脏乱跳，难受之极，手脚冰凉。第二天，警察会特意来给他检查心脏，一天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观察他心脏有什么异常变化。心电图、彩超等，各种检测手段都用上了。



秦尉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

5 个月中，天天如此，夜晚噪音尖叫，白天两次检查。很快，秦尉的心脏就出现了各种症状：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后来秦尉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很像是在拿他身体做某种试验。为了达到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中共警察干了日本侵略者和纳粹法西斯都没干过的事情，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干不出来的！

国家检察官学院哲学副教授李莉，曾担任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2002 年 11 月，李莉在深圳发真相光盘时遭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头子说：“李莉，你知道吗，你睡的这张床刚死了一个你们法轮功，你怎么样？”经过一个月狂轰滥炸式洗脑，李莉没有任何改变，又被押回丰台看守所，后非法判刑 9 年。



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李莉

百日酷刑

在里面 100 天，各种酷刑连着来。你不是要打坐吗？腿双盘捆起来，后背也捆起来，脖子上吊着绳子，通宵地捆着。

除了北京法制中心外，全国各地都在建类似的洗脑班。广东军区特运办正营职参谋梁婷婷，少校军衔，同时也是测绘专业工程师，1995 年从广州军区转业，曾被中国保利集团保利南方总公司任命为广东保南能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她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第一次被绑架到广州东山区洗脑班，后转到广州市洗脑班，公安的人都说这是人间地狱。”她说。

“在里面 100 天，各种酷刑连着来。你不是要打坐吗？

腿双盘捆起来，后背也捆起来，脖子上吊着绳子，通宵地捆着。前面桌子上放着法律，意思是你向法律低头认罪。后来又送到严管房，6个人24小时值班看着你，通宵罚你站，和你谈话，看你哪有破绽，让你屈服。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采取一切高压手段让你屈服，让你转化。这样4天4夜没合眼。罚站时脚肿，肿了还被他们捆住，用有弹性的橡皮筋捆住，捆起来很紧，非常痛。我还是挺过来了。”

有一天，他们让我手伸到地上24小时弯腰，怕我起身，就在我脖子上吊上绳子，把绳子拴在椅子腿上，他们用脚踩住椅子。

100天不间断的酷刑，今天这个酷刑，明天那个酷刑，我从130多斤瘦到70斤，人的整个系统都垮了，没法吃东西，吃了就吐，喝水都吐。我被迫害成这样，他们说我是厌食症。后来我听到他们议论说我快死了。2003年2月底把我送到医院10天，医院说没有办法，他们开会商量是让我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家里，3个人从广州把我送回江苏娘家。

我当时已经瘦得不成形了，皮拉得很长。我躺在床上，慢慢撑起来打坐，在我把腿盘上的瞬间，我感到一股暖流，



梁婷婷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回忆在洗脑班所受的酷刑折磨



酷刑示意图：捆住全身

一股力量往我身体里注、注、注。我感觉就像沙漠里的小草快要枯死了，这时一股清泉、一股生命之水注进来了，小草变嫩、变嫩，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我知道我可以了，我妈妈再给我东西吃，我真的不吐了。我只打了一次坐就好了。

第 2 天“610”系统 9 个人上门，我从房间走到客厅，当时给他们非常大的震动，他们内心是佩服法轮功的。我在家炼功，身体完全恢复了，体重到了 120 多斤。

我一个人回到广州，又被绑架了，这次是绑架到广东省洗脑班。在一个人工湖上，有 6 个楼，进来根本没法出去，大门一关就与世隔绝。

他们给我灌食，11 个人给我插管灌食，使劲插管。鼻子流血，每次灌食被子上都是血。我又吃不下东西，整个系统开始垮掉。里面的医生说我神经系统已经完蛋了，免疫系统没有了，体重也就 80 斤，生命垂危，走路艰难。他们又把我弄回家。

以前系统紊乱没有月经，我打坐一个星期来了月经，掉头发的地方又长出新的头发，感觉师父把我不好的地方换成了好的，我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

三、法律之上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靠投靠前苏联而篡夺政权的中共，完全是非法的出卖领土的卖国政权。中共虽然装点门面制定了法律，但中共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帮，凌驾于法律之上，操纵公检法迫害百姓。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则是真正的犯罪。

莫须有的定罪

1999年10月25日，中共喉舌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人权恶棍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的讲话，江泽民违背宪法，以中共邪党头目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宣称“法轮功就是×教”。第二天中共邪党的喉舌媒体以“法轮功就是×教”为题在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共首恶江泽民的讲话。第三天《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法轮功”就是×教》的文革批斗式的泼妇骂街般的文章。

但是，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地非法抓捕持续3个月后，迫害仍然没有法律依据。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届人大推出了一个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令国际社会难以置信的是，江泽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据这个10月30日通过的冒牌“法律”对早在7月就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判刑。现代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新的法律不能对颁布之前实施的行为定罪。据说过去有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诀

窍是先射出一箭，然后以中箭处为圆心画靶子的圆圈。中共正是依靠这种手段保持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取缔法轮功。虽然江泽民指示公安部在 1999 年 7 月发布过“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上访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机关，因此“六禁止”并无法律效力。10 月，人大颁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法律在制定时只能说某种行为是犯罪，而不能说张三犯了罪。张三是否犯罪，取决于法院在审判时是否认定张三违反了某一条法律。所以，凡是“法轮功就是×教”的说法，完全出自江泽民或《人民日报》，二者都无立法权，根本无法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

1999 年 10 月 30 日，中共指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并用各官方媒体公布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所谓“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该“决定”和“解释”未提及法轮功。后被许多追求个人利益或被中共舆论污染而不求甚解的人士，误认为这是江泽民、罗干等人同年 7 月 20 日宣布迫害法轮功的“法律依据”了。

直至现在，法律界专业人士的内部讨论也一致认为，从法理上讲，法轮功从未被定义为非法，从任何一方面讲，都是合理合法的。其实中共这个邪教乱党也根本没有资格评价任何一个信仰。

1999 年 11 月 13 日，海南中级法院首开诬判法轮功学员，4 名海南法轮功学员经海口中级法院“审理”，分别被判 2~12 年有期徒刑。随后北京等地效仿，铺开全国，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当时主动担任此案审判长庭长陈援朝因采用流氓手段罗织罪名达到诬判目的，被江泽民集团授予“二等功”、“一等功”和“模范法官”，大加宣传。但两年后，正值壮年

的陈援朝即被确诊为肺癌，病入膏肓，2003年9月2日在极度痛苦中死亡。中共对这个“模范法官”的宣扬也突然沉默下来，但这种加码的司法迫害却至今没有停止。

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开庭“审判”了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和姚洁，对他们处以最高达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这些无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做贼心虚的罗干特意选在了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西方记者回国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请旁听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则全部被抓捕，被拘留甚至劳教。

2000年8月29日，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3人违法迫害法轮功，呼吁撤销公安部违反宪法的“六禁止”通告，释放被非法关押的



1999年至2019年7月，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次

法轮功学员，追究江、曾、罗等 3 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 6 项起诉要求。这是第一个法轮功学员依法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案例，但两名原告很快在京被捕。

从公审到偷审

中共原以为对法轮功义务联络人重刑迫害后，能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所以采取的是“偷偷审判，公开宣布”，操控媒体大肆报道，企图恐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人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修炼。于是中共转而对依法上访者重点迫害。

迫害初期，从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上半年，中共非法判刑的重点是法轮功研究会成员、各地辅导站站长（义务联络人）。河北石家庄徐新牧被非法判刑 4 年，他原来在河北省省级政府部门工作，得知政府计划在 6 月中旬取缔法轮功，便告知石家庄的学员，结果 13741 名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于是被中共指控泄露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国家机密”而非法判刑。

中共原以为对法轮功义务联络人重刑迫害后，能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所以采取的是“秘密审判，公开宣布”，操控媒体大肆报道，企图恐吓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制造高压恐怖。例如，法轮功研究会 4 名成员被非法判刑时就被中共媒体大肆报道。



中共法院从公开宣扬到偷偷摸摸非法审判

在湖南长沙开书店经销法轮功书籍的冯飞、谭觅觅父亲一案，整个开庭似在摆样子、搞宣传。中共指派新华社记者，电视台记者到场报道，并指定 77 位书商到场旁听（须报到

登记),以警示任何书商如经销法轮功书籍将受重罚。

从2000年下半年至2002年初,中共非法判刑迫害的重点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人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修炼。中共迫害义务联络人的招数并不奏效,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和平上访与抗议活动,于是中共转而对依法上访者重点迫害。

2000年2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一个法庭一天之内,在两个不同的审判室非法宣判32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审判室对来自北京和辽宁省锦州市的30多名学员非法判刑4个月至两年,“原因”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抗议中打开横幅。

但是迫害并没有把法轮功打压下去。2001年1月23日,中共又导演了震惊中外的嫁祸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惨案。中共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名义,在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7名。同日,明慧网发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题为“中共制造自焚惨案,新华社造谣陷害法轮功”的声明,呼吁对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2001年6月4日,因害怕法轮功学员大量向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中共以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名义,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可以对散发或制作传单、DVD、VCD、CD光盘者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及“颠覆国家罪”定罪。

从2002年初至今,中共非法判刑迫害的重点是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个阶段,中共的非法判刑由原来的虚张声势逐渐转入“地下”状态。下面是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典型情景:

原定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在湖北武汉新洲区法院开庭的所谓“公审”，改为 3 月 19 日上午在辛冲镇法庭非法开庭，20 余辆警车、小车将小小的法庭围得水泄不通，武警、交警、防暴警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进入法庭的除了新洲区公检法司、“610”人员外，只有两名受冤者聘请的辩护律师，和旁听席上的 8 名直系亲属，“公审”变成了“偷审”。



四川法轮功学员被重判 12 年，简阳法院设卡拒绝旁听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曾参加了“4.25”上访。1999 年 5 月 8 日，王友群把给江泽民的《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挂号信寄给了江泽民等 7 名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 年 7 月 11 日，王友群被非法抓捕，之后被非法判刑 5 年。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专门选择 2009 年 10 月 7 日国庆 60 周年 8 天长假的第 7 天宣判，整个旁听席上空无一人！2009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王友群的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而，从上诉到最后接判，王友群一直没有见到审判长贾连春法官！

中共为实现“莫须有”的冤判阴谋，就必需剥夺家属和大众的知情权，不允许家属旁听。2016 年 11 月 29 日，北京法轮功学员柳艳梅到通州某小区散发请柬，邀请民众去旁听通州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庆秀英、夏红、李业亮庭审时，被通州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柳艳梅为了争取炼功而遭残酷迫害，被戴上脚镣，穿上约束带，致使上半身不能动，多名在押人员证明：女警黄平及其他在押

人员多次谩骂殴打柳艳梅,在押人员还一人坐在柳艳梅的一条腿的膝盖上,因为脚被铐在一起,使柳艳梅疼痛剧烈,全身伤痕累累,头发被揪掉很多,头皮化脓,精神受到刺激,惨不忍睹。2018年11月12日在北京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柳艳梅因向世人发放传递“真善忍好”、邀请旁听的请柬被定罪

一个字加一年

因为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喊一句加一年刑,有的喊一个字加一年刑,法官如此凌驾于法律之上。

2001年12月13日,6名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因用互联网传播法轮功资料被秘密判刑3~12年。清华学子王为宇是其中之一。

“我被关在北京市法制中心的时候,就象消失一样,父母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后来到了看守所,他们打听到开庭时要来参加庭审,当他们知道后开庭换了个地方,我的父母从山东千里迢迢过来也没能赶上。”

据明慧网报道,针对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虞超、褚彤和王为宇的非法审判原定于2004年1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因为丑恶行径被曝光,所以临时秘密更换审判地点,改在朝阳区看守所附近的一个法庭秘密进行。

王为宇说,当时宣布判刑8年时,我看到法庭上律师的嘴都张大了。我当时就是把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在明慧网上发了几篇文章。他们不许我辩护,不准请律师,而且有一篇文章是我被控制后才

发表的，是捏造证据，我当然要上诉。

有一天，一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女书记员来了，隔着铁门说要看我的判决书，我当时对这个年轻人没有设防，就给她了。她用力一抽马上拿走了，又换了一本给我，说我上诉的理由我们已经收回了，你档案中有关的事实证据都销毁了，说完高兴地走了。她也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做这事时一点都没有廉耻之心。

中共非法判决是为了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根本不在乎学员是否违反法律。“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走保持一致，对法轮功决不手软。”“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这已是中共法官的典型语录。

在法庭上不准受害人做无罪辩护，只允许受害者“认罪”，不“认罪”，就要重判，甚至“讲一句加一年刑期。”原广州市东山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韩跃娟，被非法判刑 6 年，在非法庭审时，她大声连续 3 次讲出她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官竟因此给她加刑 3 年。法官的所谓解释是，讲一句加一年刑期。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张金生 2004 年 9 月 6 日被非法庭审，张金生教别人上明慧网被判 8 年。张金生认为自己坚信“真善忍”做好人无罪，在法庭上喊“法轮大法好”，并在法院的非法判决书上签写“法轮大法好”，法官恼羞成怒，说是“1 个字加判 1 年”，“法轮大法好”5 个字加判 5 年，最后冤判 13 年。



张金生就因为喊
“法轮大法好”
被加 5 年刑期

中共既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也不允许正义律师介入，只允许“指定律师”做“有罪辩护”。中共的审判，就

是如此荒谬。2004 年年底，高智晟律师写了《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随后高智晟律师又给中共高层写了两封公开信，强烈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后，中共使高智晟一直处于“失踪”状态。

2006 年 5 月前后，中共在司法系统（从司法部到基层司法局）层层下发文件，通报“全国有 400 名律师公开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发动整个司法系统对那些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进行迫害。



1999~2013 年，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高达 28430 人

2007 年 4 月 27 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二审开庭，来自北京的 6 位律师为王博一家辩护，受到中共重重阻挠。不仅如此，他们把帮王博一家请律师的盖五反（王博的姨夫）绑架了，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其劳教，甚至将参加旁听的王博亲友绑架。

2016 年 10 月 11 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法院对已非法关押了近 9 个月的栗从春等 6 名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开庭。那天法院外面戒备森严，公安局巡警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盘查、审问、搜身、搜包；并绑架法轮功学员寻建强、杜秀英、李爱秀、魏秀芳、马美芳、王淑芹、复兴阳春、金泽等 8 人；4 人被非法抄家，4 人被非法拘留。

法院内，受执行庭庭长、本案主审法官柳延峰的指使，法警两次殴打辩护律师董前勇，其中有一名打手是邯郸市中级法院的，并搜身、侮辱，董前勇律师的眼镜被摔坏，装文件的背包被撕毁，文件被扔一地，后被逐出法院，董前勇律师未能参加庭辩。



辩护律师董前勇遭法警殴打，并被逐出法院，未能出庭辩护

武海明、李明涛的辩护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72岁，千里迢迢3次专程来到肥乡县法院要求阅卷，3次遭到柳延峰无理拒绝。

2016年12月29日，肥乡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宣布枉判结果。开庭前肥乡突然停电，法庭内一片漆黑，柳延峰只好点蜡烛宣判。在柳延峰给律师桌上点蜡烛时，张赞宁律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也就这么一点点光亮了，还不知道珍惜，还在害人！”柳延峰没有作声，宣读了6位同修被枉判的结果。

在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冤案中，处处可见中共“610”的鬼影，它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指挥各级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因为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四川省巴中市89岁的老人张新伟被判3年，82岁的张明朗被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整个办案过程中，检察院一再退侦补充侦查，家属一再要求无罪释放。但是四川省办公厅领导坐镇巴中，四川省政法委来的人一看都没判，指责审判法官妥协，并称这些人至少判3年以上。

四、从“监狱城”到“维稳费黑洞”

为了关押某一类人，而必须立即释放另一些正在等待审讯的人。这在世界刑讯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即便是 20 世纪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整个 30 年代，为了消除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满之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屡次宣布实行特赦。”因为“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



古拉格集中营的劳动场面

然而，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当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申冤的学员被押至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只要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朝阳区看守所就会释放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因此，这些犯罪嫌疑人都在盼着有新的法轮功学员到来，因为下一个被释放的就是自己。为了关押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不得不释放看守所的在押刑事嫌疑人。

法轮功学员试图通过法律去国家信访办申诉冤情，然而任何的陈述都是石沉大海。他们只能向民众公开真相，公开这一切，是寻求公正的唯一途径。2000年12月20日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平时也就是十几个人左右。

2001年1月1日，至少有7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赴天安门请愿被捕。警察一度平均两分钟逮捕一名请愿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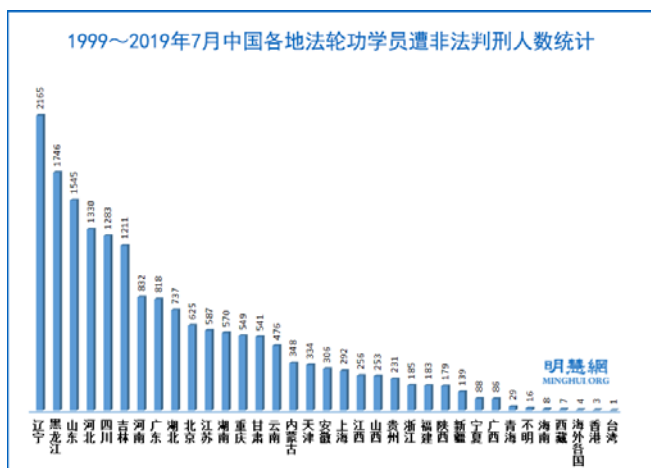
送到看守所后，法轮功学员都被编了号。开始是用英文字母编号，26个字母编了26天后，就改用是哪个派出所送来的，就用哪个派出所名字的第一个字编号，如羊坊店派出所送来的人，就编成羊1、羊2等。

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计算北京市街头出售的馒头数量的增加，估算当时来到北京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万。

北京市新安劳动教养所所长马捷称，2002年，仅北京新安劳教所当时非法关押了法轮功学员613人，占被劳教人员的77%；7个劳教大队中6个大队承担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任务。



2002年北京市新安劳动所
人满为患



非法判刑人数，前三位是：辽宁、黑龙江、山东

中国有大约 300 个劳动教养管理所、700 所监狱，被判刑法轮功学员超过 6000 人；未经审判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超过 10 万人；2001 年中国某劳教所副所长透露全国关押法轮功学员 21 万人。

不仅北京看守所、劳教所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关押场地同样紧张。根据 2001 年 7 月外电报道，当时接近一半被关押在劳教所中的人员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和监狱关押能力的需求爆炸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动用大量资金进行劳教所扩建工程。

监狱扩建 薄熙来当帮凶

随之而来，劳教所和监狱关押容量需求爆炸性增长。数据显示，全国各地动用大量资金进行劳教所和监狱扩建。各项经费开支也相应剧增。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建造看守所、监狱，意味着配置人员、设备、运营成本等等，这笔预算从哪里出？中共在

过去的数十年中，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民生建设荒芜不堪，政府的财政预算在教育、卫生、交通等事项上，往往排着长队。在打击法轮功问题上，广东等南方省份表现并不积极。

首恶江泽民需要甘于为他卖命的人。江泽民去大连考察时，在大连中心广场的高楼上，薄熙来让人制作从楼顶垂下来的巨型欢迎条幅，令江泽民异常吃惊，走遍内地各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对于薄熙来的投怀送抱，江泽民开出了条件：“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

薄熙来紧紧抓住了江泽民抛过来的这根往上爬的稻草。



薄熙来以镇压法轮功作为政治资本

在 2000 年，法轮功学员纷纷去往北京上访。在薄熙来示令下，由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每节车厢的门口都有两三名公安人员把门，上火车的人不管你是否是炼法轮功，都必须念他们手中拿的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话，否则，不允许上车。

大连 2000 年政府工作年鉴上，明确写着“2000 年，为保证公、检、法、司部门顺利开展工作，在其它行政事业经费零增长的情况下，公、检、法事业费支出继续保持 8.8% 的增长率。同时，设立‘科技强检’等专项资金，加强检察系统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同‘法轮功’的斗争，多次粉碎……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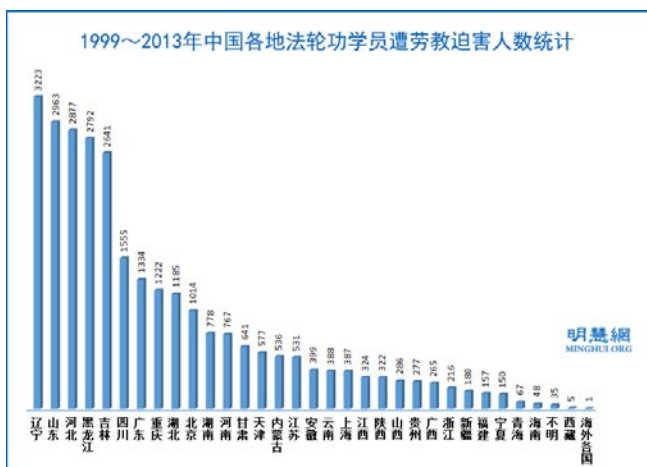
薄熙来使大连很快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在江泽民的批示拨款下，大连最先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如大连监狱、南关岭监狱、金州监狱、瓦房店监狱、庄河监狱、周水子教养院、姚家看守所等。



迫害法轮功的大连南关岭监狱

后来就连全国各地无处遣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转到大连。

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的文章描述道：“1999 年江泽民下令打击法轮功时，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卖力，他不仅亲自到达市政府北门，现场指挥公安警察驱散一度聚集在政府办公楼的 1000 多名大法弟子，而且还对关押监禁这些人的监狱、看守所、教养院等进行细心巡察周密安排，具体指示，薄熙来对公安局与国安局的有关人员下达指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法轮功学员劳教人数，辽宁最多

1999 年仍是大连市委副书记、大连市长，同年 10 月马

上升为大连市委书记，几个月后被提拔为省委常委；2000年升为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1年升为辽宁省省长。

1999年10月以前，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连年亏损，连电费都难以支付。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由当地政府按每人1万元拨款给马三家，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已达到4000余人，那就是4000万元。



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

庞大的沈阳监狱城

薄熙来到任辽宁之后，把于洪区马三家地带变成了“监狱城”，据《法制日报》报道，“薄熙来省长亲自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审定通过了全省监狱布局调整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之后，这次监狱布局调整被列入辽宁“十五”计划和国债重点支持项目，“是省长工程，位居司法部重点支持的三个省份之首，被誉为辽宁监狱彻底走出困境的‘辽沈战役’。”



从 2002 年开始，辽宁 3 年内将投资 9.3 亿元，进行全省监狱改造。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资 5 亿多元，在 2003 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 2000 亩，把大北监狱和大北女子监狱等搬到这里。报道称“这是辽宁监狱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影响最深的一次监狱改造和调整”。

从北向南的灾难

抽血民资、维持高压，以牺牲整个社会其它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的增长为代价，是江泽民集团在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后，用强权打压、官位允诺、利益输送造成的荒唐局面。

从 2000 年开始，中共权力核心北京周边省份，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北京，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 6 个省市，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遗余力，侵蚀民财。

在江泽民眼皮底下的北京，公共财政首当其冲被大肆抽血：根据北京 1998 年至 2002 年官方财政数据，2001、2002 年北京基本建设的财政预算急剧下降，农业和教育支出也于 2002 年开始回落，而政法支出增长率的排名，却从 1998 年的倒数第二跃升至 2002 年的第一，增长幅度（37%）大于其它所有各项投资预算。而 1999 年这个分水岭，恰恰是江氏集团大规模打压法轮功的开始。



2001 年 1 月初，据中国公安部内部消息，仅在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开支在 170 万元到 250 万元之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就是 6.2 亿元到 9.1 亿元之间。这些钱除部分是固定开支外，其余约 95% 变成现场执勤人员的直接现金收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执勤人员包括：着装警察，便衣警察和借用的社会闲散人员（含临时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员）。而且是每天发放，不记名，不签字，按自报工作成果当场成交。据北京财政局内部材料，2001 年前 10 个月，北京市财政局拨款 3200 万元用于“处理法轮功”的工作。

抽血民资，维持高压，以牺牲整个社会其它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的增长为代价，是江泽民集团在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后，用强权高压、官位允诺、利益输送造成的荒唐局面。

从 2016 年开始，社会科学院、公众媒体逐渐发现，社保、养老金开始出现亏空。众说纷纭，然而，祸根是从江泽民自 2000 年就开始埋下了，作为“一把手”工程，调动行政、公检法、财政、教育、外交等全社会资源迫害法轮功，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维稳”，正是这个“维稳”，让老百姓赖以养老、生存的资金变得“不稳”。



养老金黑洞已然存在，每年靠上万亿的财政补贴才能持续

据 2003 年 9 月 17 日的《济南日报》报道：去年一年，济南各级党委、政府向派出所投入的资金是过去 5 年的总和，全市 90.1% 的派出所得到了新建或改建，市区派出所配备了电子巡更系统，社区警察配备了警务通。据明慧网提供的数据，山东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截止到 2004 年 4 月 15 日已经有 10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02 年当年济南市行政及公检法支出 61,852 万元，增长 35.89%（主要是工资性支出的增加，此项增加直接鼓励了人们参与迫害的积极性）。

2003 年济南市的行政及公检法支出 75,249 万元，增长 21.66%（主要是工资性支出的增加），并在 2004 年的预算中增加一项 11,540 万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基础设施改造。

当地方财政难以支付打压法轮功的费用时，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挪用“国债”资金：

另外，截至 2001 年 12 月底，江西省政法系统安排国债项目 50 项，项目总投资 5.33 亿元，国债资金 1.6865 亿元。

而中小学危房改造项目总投资 0.58 亿元，只有政法投资的 1/10。

2002 年，广东省 125 个国债投资项目中公检法司项目占 64 项，共 1.85 亿元。

重庆市沙坪坝劳教农场法轮功教育转化基地总投资 3500 万，衔接国债资金计划 1950 万（达 55.7%）。

还有“云南劳教系统（近 5 年国家和省财政共投入劳教所设施建设资金 1.6 亿元）、四川省劳教系统（截至 2001 年底四川省劳教基建总投资约 1.3 亿元，完成 3 个劳教所的新建、扩建工程，2001 年底 5 个劳教所的改扩建的工程正在抓紧进行）、新疆劳教系统（共累计投入资金 2.2 亿多元，新建了 4 个劳教所，改扩建 6 个劳教所，布局调整迁建了 2 个劳教所，对其它劳教所全部重新建设）等等。”

通过对山东、河北、吉林等迫害最严重的省份的调查发现，政法系统的资金投入的增长率往往同迫害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同时，当政官员为获得更多的资金额度，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在经济刺激和行政提拔的鼓励下，各级不法官员更加肆无忌惮。

根据 2004 年 3 月 17 日的官方消息，发行 1100 亿国债将用于建“公检法司基础设施”，将“公检法司基本建设”作为投入重点之一。

追查国际的报告总结说，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撑这庞大的政法开支，只好通过老百姓买国债来填补黑洞，使广大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了迫害，同时也深受其害（很显然，这些投入黑洞的钱是收不回来的，而且是没有完没了的）。

另外，许多迫害法轮功的资金是以其它方式或名目获得的。例如，武汉市武昌区以建防汛指挥部名义拨款 400 万，

修建监狱式洗脑班基地，周围高墙电网，于 2001 年 6 月正式启用。

遍布全国的洗脑班的花费更是无法统计，据北京市妇联主席吴秀萍透露，政府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人均“转化”费用达五六千元。其投入可见一斑。

据中共国家计委的官员私下透露，中共为维持迫害法轮功政策，几乎耗费了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力。

他指出，外交、国安、财经、公安、教育、外贸、电讯、统战、文艺等领域重大政策的导向都要涉及法轮功问题，国家最好的人才和资源被挪用去对付法轮功，耗巨资到海外办媒体、网络封锁，外交上通过放弃土地，给商业利益来收买以维持与众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让这些国家能配合中共镇压法轮功；耗费巨资让国家演出团体到海外对付法轮功的演出；给海外学者和大学提供经费做研究来对付法轮功等等。

他说，若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改变，谁做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无法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也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一位中共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私下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有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黑洞效应在直接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的暴力设施之外，是从全社会各个维度的精细渗透，当站在高点，向下俯视中共及江泽民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全景时，其规模之大、覆盖之广，是世人难以想象的。

黑洞一：传媒业与全部国家宣传机器

中国有 2000 家报纸、8000 家杂志、1500 家电台、电视台、千余家网站，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这些媒体铺天盖地

的造谣。比如《人民日报》在迫害头一个月中就出了 347 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天就有 10 多篇。

中央电视台仅 2002 年 4 月 25 日至 2003 年底，“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等栏目，就制作了 332 个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中国反×教协会”就炮制了 30 多部诋毁法轮功的影视片，每部花费都在百万元，全国各省市地区举办各种诽谤法轮功的大型展览，还印制散发了各种展板、书籍、光盘、小册子、招贴品等，这些加起来又是数量惊人。

黑洞二：教育界、知识界变成了战场

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诋毁、迫害法轮功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活动等。如 2001 年 2 月 6 日一天内，全国 100 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 800 万青少年，当天共张贴宣传画 50 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 1000 多万份，举行集会 200 多场，当天的材料费用 150 多万。

从 2001 年起，四川省每年拨给省社科院 100 万元用于诋毁法轮功的所谓研究。江还命令各地纠集“反×教协会”，“中国反×教协会”搞了展览活动近千场次，报告会、座谈会千余场，编辑影视作品 30 余部。2004 年后，还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在海内外大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花费巨大。

黑洞三：天空与陆地的全方位监视系统

中共耗资 60 亿搞了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几十万网络监控人员的工资、开发拦截信息软件，重金购买西方国家网上封堵技术与设备等，都是庞大开支。

一位知情人士称：“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 50%！你或许想象不到，价值千元的摄像头被卖到 10 万元！”

黑洞四：海外的巨资投入

以投资控股、大陆商业利益、购买媒体广告、提供免费节目等为诱饵，对中文和西文媒体加以控制和渗透。2001 年据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调查，“美国主要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要买通这些媒体，中共花费了天文数字。从 2000 年到 2004 年，转播中央电视台 CCTV-4 和 CCTV-9 的卫星，从 8 颗急增到 37 颗，连中共内部官员对此也有大量争议。

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谴责和制裁，1999 年以来，中共每年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以 2001 年为例，500 多人的代表团，每人按 1500 美金（机票加食宿），仅此一项五年开支至少 3000 万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每次给亚非拉各国官员的行贿黑金都是天文数字。

为了威胁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大批国安、公安特务还被派往海外，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仅美国南央坊南加州特务人员就达上千名。美国法轮功发言人盖尔·罗奇琳（Gail Rachlin）女士的公寓被中共特工至少入侵过 5 次，很多海外法轮功学员都收到过国安的骚扰，2002 年 6 月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冰岛抗议来访的江泽民，被拒入境，据冰岛媒体披露，根据就是中国方面提供的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得来也足以反映出中共间谍高昂的海外公务费。

为换取各国对迫害法轮功保持沉默，江氏集团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签订各种协议，大肆从事银弹外交。

黑洞五：迫害政策严重加深了贪腐

自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借用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权力机构的政法委、610，大肆违背法律，开始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迫害法轮功，但当这些公检法司里面的人因出卖良知而得到好处后，他们贪婪的心会膨胀放大，并扩散到其它行业和其它群体。比如很多警察把对付法轮功的酷刑手段用在访民和异议人士身上，连活人器官都敢摘下来卖钱的人，什么贪腐还做不出来呢？中共维稳经费逐年上升，其中不少流进政法委的贪官腰包。

上面这些还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黑洞的冰山一角，至于对法轮功在法律、道义、社会、个体的摧残，更是触目惊心，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再度把中国拖入崩溃的边缘。迫害法轮功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没有前程。

2019：维稳费与养老金的对撞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结束，一天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来维持，维稳费与养老金已经开始对撞，也就是说，中共及江泽民对于信仰的迫害，已经实实在在与每一个人相关。

中共正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大监狱。

最近，一则消息表明，中共对民众的监控不断升级。继人脸识别系统后，中共当局 2019 年 7 月 2 日发布号称全球首个“步态识别”监控系统。目标人物即使将脸遮住，系统也可以通过走路姿态辨认出来。

而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公布了有工业界黄金标准之称的全球人脸识别算法测试（FRVT）结果，排名前五的算法被中国公司全部包

揽。而中国获奖公司，均获得了中共官方包括公安部等机构的全方位支持。这让中共的监控“截访”技术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

其实这些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创新，它们的技术都来源于海外顶级期刊和会议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海外存储论文的 arXiv 网站，以及海外发表程序的 github 网站。

正常的国家，是运用最新的技术造福于人民，而中共的逻辑从来都是反过来的，是用最新的技术监控、压制国民，即便财政紧张，民生民用出现亏空，但还是不计后果地打造警察国家。

奥威尔小说《1984》的监狱国度，就在眼前，大陆已经是一座大监狱，除了处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微信内容被监视，手机随时被监听，哪怕处于关机状态，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人来检查他的手机。

而 2019 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仅为 1797.8 亿元，低于 2018 的 2000 亿元，仅为军费预算 1.19 万亿元的 15% 左右。但根据《21 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同样是官方发行的俗称“图解‘国家账本’”的数据，公共安全支出占今年 235,244 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9%，即 1.39 万亿元，比公布的军费开支还多。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只是中共惯用的“障眼法”，在 10 年前中共维稳费标准就已经达到每年五六千亿的水平，而社会上越来越民怨沸腾，中共越来越岌岌可危，用来维护其核心统治地位的维稳费怎么可能越来越低呢？

长期追踪中共维稳费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揭示中共维稳总开支，其实共有三大块，除了“中央本级”维稳费，还有“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维稳费，以及“地方预算”维稳费。吕秉权汇总 2011 年至 2014 年数据，发现“中央本级预算”，在“全国维稳总预算”中，每年约占 16%到 17%，并且年均增长 0.275%。因此，从 2018 年 2000 亿中央本级预算倒推，可知全国维稳总预算超过 1.1 万亿元。

年份	軍費	維穩費
2016	9,765.37	9,228.72
2015	9,114.90	8,899.53
2014	8,307.32	8,168.34
2013	7,406.22	7,690.80
2012	6,702.74	7,017.63
2011	6,011.56	6,244.21
2010	5,321.15	5,140.07
2009	4,806.86	4,870.19
2008	4,177.69	4,097.41
2007	3,509.21	3,296.96
2006	2,838.29	2,402.16
2005	2,477.56	2,050.89
2004	2,117.01	1,733.00
2003	1,870.78	1,454.40
2002	1,694.44	1,270.00

吕秉权测算 2018 年维稳总预算超过 1.1 万亿

中国军费与维稳费预算
(单位：亿元)

一边是用于迫害人民的“维稳费”越来越高昂，另一方面，却是不顾老百姓的活命钱日益亏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今年 4 月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其测算结果显示，未来 30 年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到 2035 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对于此消息，中共予以否认，从网络删除。然而，在其官方数据早已说明一切：2017 年 12 月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 13 个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可支付月数已不足一年，而黑龙江省的累计结余已为负数，赤字 232

亿元。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结束，一天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来维持，维稳费与养老金已经开始对撞，也就是说，中共及江泽民对于信仰的迫害，已经实实在在与每一个人相关。然而，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对迫害法轮功漠不关心，甚至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对法轮功充满仇视，与中共吞噬民资相比，让社会良知淡漠，才是中共最为邪恶之处。

五、潘多拉的盒子——马三家

在所谓的“岁月静好”中，谁能想到在 21 世纪的今天，却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教育法制中心上演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逆天恶行。

自 1949 年中共窃政以来，三反、五反、镇反、文革中，对于“异己”残酷打击却从来不会公然刊登在任何报纸、媒体上，而是以“私刑”方式在暗中施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中共“整人”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即向成都郊外 20 里的迴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20 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

被中共视为异议人士的高耀洁女士回忆说，河南豫西土改，她当时被迫分在工作组，“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刑场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使目睹者吓得不自主地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各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异议人士，被发配至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漠边缘夹边沟、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天津的清河茶淀、青海湖劳改农场，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生命象蝼蚁一样被对待，尤其是 1960 年代的 3 年饥荒中，饿殍累累，夹边沟 2000 余人，生还者寥寥。

20 世纪的共产红祸，尚未清算，以改革开放、发展经

济为幌子，中共又将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的利益、金钱、官位，与迫害人的经验结合起来，外表看起来泱泱大国的经济建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高墙之内，中共集数十年杀人、整人经验之大成，在深度掩盖、包装之下，制造着人类史上最为惨烈、前所未有的灭绝运动。

如果现在走在中国大陆的街头，你和年轻人说，现在中共监狱、看守所，天天都有人在承受世所罕见的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对方一定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有毛病，这车水马龙、经济繁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即便有，也只是个别的事，不是普遍现象。

元凶江泽民秘密接见马三家狱警

在新闻镜头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共对于先进事迹的表扬，例如：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的苏境获“二级英模”称号，并与各学校、机关、企业做“转化经验交流”。

这样的新闻看上去很平常，在新闻联播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索然无味的新闻。人们甚至会嘲讽、反感，会说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然而，在平淡无奇的背后，谁能想到在 21 世纪的今天，却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教育法制中心上演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逆天恶行。

2000 年 10 月的北京，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召开之后，马三家劳教所的所长张超英，女二所所长苏境，



马三家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张超英、
苏境

受到元凶江泽民的单独秘密接见。

其后，辽宁省司法厅成立了由马三家狱警组成的“宣讲团”，由国库出钱，在全国飞来飞去，到各地劳教所、监狱、洗脑学习班以及一些学校、机关、企业做“转化经验交流”。张超英和苏境具体负责广西、云南等西南各省。

根据中共“610”办公室和司法部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到2000年11月，马三家教养院已先后接待了来自25个省市31批500多人次的参观考察。2001年2月26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中央“610”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同法轮功“斗争”先进事迹报告会。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在会上报告转化经验。

张超英后来连升四级，升任辽宁司法厅高官，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经的马三家小学体育老师苏境，也被连升四级，还成了全国“二级英模”，终身享受百分之百工资待遇。

公开的死亡名额

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其中念道：“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2001年4月19日尹丽萍、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阿姨等10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押到了辽宁张士劳教所。

下车之后，她们被集合起来，张士劳教所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其中念道：“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警察传达来自江泽民的指令时，毫无忌讳。

2001 年 5 月 1 日，尹丽萍被单独押送到龙山教养院。一位良知犹存的警察表示这是上指下派，不干没饭吃。教导员张某小声告诉尹丽萍：“你一定要把你的事让家里人知道，要不然你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咋死的。江泽民对你们法轮功下死令了，你们死了白死，杀人灭口，明白吗？”在警察的帮助下，在龙山劳教所尹丽萍见到了妈妈、孩子和弟弟……



被迫害之前的尹丽萍

2001 年 5 月 10 日，拒绝转化、绝食抗议的尹丽萍，被龙山教养推回了沈新教养院，因为他们怕她死在龙山教养院，影响他们的“转化率”。

5 月 27 日上午 9 点多，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大队长宋小石、郭勇，院长助理邓阳及两名狱医、三名狱警来到了禁闭室。宋小石把连夜吊铐的尹丽萍放了下来，刘晶说：“江泽民有令，对你们采取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你们还犯傻，死了这笔帐可别算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沈新教养院的“死亡叮嘱”。

2016 年 4 月 14 日，马三家幸存者尹丽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向世人陈述了她的马三家遭遇。尹丽萍在证词中写到：“在这场迫害中，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 10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了解和认识的有 30 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迫害得精神失常或一度精神失常。沈阳的王杰死在



结束冤狱的尹丽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陈述迫害经历

我的怀里。”

美国国会议员，面容沉重，默默地听着，有一位议员问道，现在这样的迫害还存在吗？尹丽萍回答说：“半个月前，我家乡的法轮功学员李忠渊因为起诉江泽民被判刑 7 年半。我先生的姐姐刘庆香 2014 年 4 月 10 日因为讲真相被清河区法院判刑 3 年，还有很多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监狱遭受迫害。”

中共媒体曾刊登《走出马三家》一文，披露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部分真实情况：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它没敢披露出来的是，为了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中共公然给马三家批了两个死亡名额。

马三家劳教所迫害的宗旨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违心表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一切罪恶都围绕此开展，其口号是：“必须得转化，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主要采用的迫害手段有：罚站、罚蹲、抻挂、上大挂、电棍电击、野蛮灌食、野蛮灌水、打耳光、踢、往墙上撞、毒打、用塑料袋套头、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非法剥夺接见、强制洗脑、吃严管饭、灌药、药物毒害，性摧残……

在马三家使用的近百种酷刑中，一种最残酷的是“抻刑”，将法轮功学员的手一高一低地铐在两张床之间，恶警分别拽着床两边往外抻，24 小时不脱铐，连睡觉都戴着。这种酷刑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员死亡、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使用的酷刑还有强行对学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不让学员睡觉、几十个小时罚站，把学员的手“吊铐”长达 12 个月，残忍至极。

如果说马三家是潘多拉的盒子，那么被放纵的魔鬼只会比马三家更邪恶……

地狱小鬼转世的女警察

一群中共集中营的女警察同样颠覆了人们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她们与善良温柔、端庄贤淑的中国女人的传统操守

迫害类型分布：肉体折磨



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人数

背道而驰，演绎出了一桩桩比男人还凶狠的残暴罪行，正所谓党性吞噬人性。

历史学家凯瑟琳·科姆佩斯在其著作《女性作恶者：纳粹制度下的女人们》一书中，翻看那些纳粹女战犯的照片，很难相信她们竟然都是些人面兽心、十恶不赦的女魔头。然而她们的罪行确实令人发指，成百上千的女囚就死在她们的手里。她们同男人一样残酷无情，是大屠杀的帮凶。她们同男人一样沉迷于折磨人的残暴运动，有的集中营里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还凶残。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群中共集中营的女警察同样颠覆了人们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她们与善良温柔、端庄贤淑的中国女人的传统操守背道而驰，演绎出了一桩桩比男人还凶狠的残暴罪行，其展露出的蛇蝎心肠和穷凶极恶丝毫不亚于纳粹女战犯，以致人们不约而同地称她们为地狱转世的女魔鬼。

以虐杀灵魂创收的邱萍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中队长邱萍，被中共喉舌央视称为“东方之子”，并如此夸耀她的成绩：“在近3年的工作中，经邱萍亲手转化送出马三家的学员就有近百人。”劳教所每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上级拨款一万元，也就是说，邱萍已经为该所创收近百万元了。然而，邱萍的每一笔创收都是以对法轮功学员残暴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杀换取的。

2000年，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因不放弃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中队长



邹桂荣在马三家惨遭迫害

信仰，经常被逼迫在走廊里站到后半夜，见她不妥协，邱萍就用 4 根电棍电她；还让邹桂荣倒立和长时间半蹲着；后来又让她撅着，让她马步站桩，好几个人轮着殴打她。她的脸被打肿了，眼睛充血，胳膊青一块紫一块，都这样了，还是不停的打下去，直到木棍断了才停手。

有一次，邱萍等人把法轮功学员苏菊珍拉到沈阳的某医院精神病治疗处，强制她服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不久，苏菊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四肢不能活动，目光呆滞。她们让苏菊珍撅着，两手不许放在膝盖上，命佟艳玲拿一根小棍看着，只要苏菊珍手一拄膝盖，佟就拿小棍打她手，就连上厕所都不让她直腰。就这样连续 7 天 7 夜。邱萍见罚蹲对她不起作用，又用电棍电她。她回到监室时，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手背都被电糊了。

逼人跳楼的张秀荣

张秀荣，马三家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因做强制洗脑“转化”工作得力，被评为省里“劳模”。

1999 年 12 月，张秀荣将锦州的李平铐在楼下操场的篮球架上，下了一夜雪。早晨起来，窗外白茫茫一片，狱警一看人没了（他们最怕跑人，她们会丢饭碗的），忙带人下楼找，后在雪堆里扒出李平，面部肌肉冻僵，失去表情，手脚失去知觉，抬上楼，缓和缓和，才渐苏醒。张秀荣多次指使犯人在夜晚对她打骂、电击，被男警察毒打、抓头发，是被扒光衣服投入男牢的 18 名女大法弟子之一。

2001 年 1 月 17 日为了向外界显示其所谓的“转化成果”，“马三家”举办了第五次所谓的“政策兑现大会”。当时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级官员和多家媒体出席了那次会议。

马三家选出了三分队的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员上台发言，

当时她已经被马三家“转化”成打手和帮凶，当她讲“马三家这里面‘春风化雨，警察象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着她说：“你在撒谎！”

邹桂荣刚出口这句话，一群警察和打手迅速围上来，把她按倒在地。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辽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现场录下了当时的场面。

邹桂荣被带到楼上，张秀荣把门从里面划上，将其按在地上扇耳光，嘴角被打出血，张秀荣对邹说：“你不是说马三家迫害你吗？我今天就迫害你。”穿着皮鞋的脚对邹一阵拳打脚踢，踢腿，踹胸口窝，还气急败坏的从抽屉里找出锁头砸脸，邹的脸被砸的青一块，紫一块。她还用两手死死箍住邹的脖子，她箍得邹喘不过气来，她反复箍邹3次，最后她从办公桌里翻出一个刀片，让邹割脉自杀，邹不从，她就刀片强行塞到邹的手里，按着邹的手让邹“自杀”。

第二天，张秀荣气得疯狂似的把邹弄到办公室，又是一阵拳打脚踢。邹桂荣被打，王乃民和张秀荣对邹桂荣说“谁看见打你了？谁给你作证”？张秀荣端面条喂“学员”饭，这些都是即景之作，3分钟录像完毕扬长而去，电视上的女警察和电视下的女警察判若两人。电视上的女警察笑语盈盈，电视下的女警察如恶魔一样残暴、凶狠。数日后，邹被带到一间屋里，恶警张秀荣打开窗户逼邹跳楼。邹桂荣于2002年4月底被迫害致死。

马三家，苏家屯，成了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张鬼江黎丽

湖北省洗脑班二中队副中队长江黎丽，原是沙洋劳教所

警察，在那里打磨出一身的下流之气，满脑子是中共灌输的邪恶：“你还跟我们讲法律？你知不知道公检法是一家，都由政法委领导？政法委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弄死你就象弄死一只蚂蚁。明天把你拖出去枪毙就说你是自杀，给你家属一盒骨灰了事，或者把你弄到医院割几个器官，就象给你看的苏家屯事件，然后再把你一烧，连骨灰都不给你的家人，你又能怎样？”

2009 年 9 月，一位赤壁的婆婆在洗脑班喊“法轮大法好”，江黎丽和彭刚不仅用电棍电击她，还疯狂地卸掉了婆婆的下巴。江黎丽用带塑料壳的《转法轮》书打段姓法轮功学员的脸，将其脸、鼻子打变了形；用电棍电击湖北省中医院的邹丽玉，并拽住邹丽玉的头，让警察和被“转化”的 8 个人围住邹丽玉暴打。

2010 年 7 月，江黎丽一面打王晓鸣耳光，一面叫嚣：“我不怕下地狱！”“我不怕遭报应！”江黎丽抓住王晓鸣的头发，狱警邓群猛打。后来，邓群先把一张板凳的铁脚压在了王晓鸣的已经肿起的脚趾上，再将自己 180 多斤的身子蹦起来，身子重重的落在凳子上，王晓鸣的脚背脚趾几乎断裂。江黎丽又抓起王晓鸣的头发拖拽……

变态虐待狂张小芳

年仅 30 多岁的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七中队队长张小芳，被人称为十恶禽兽暴徒。此人脾气暴躁、性情古怪、心狠手辣，却因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中表现“积极”，被四川省评为“十佳青年卫士”。

张小芳常采用的折磨人的办法有：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量，吊铐，用警棍、电棍、狼牙棒、钢筋条等刑具毒打，整天面壁站立十七八个小时等等。

为了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信仰，寒冷的冬天，张小芳唆使犯人将她们弄到小间，脱掉衣服，将双手反绑背后，用绳子把头颈和双盘着的脚捆在一起，将人绑成一个球形。一般人这样一会儿就受不了了，而法轮功学员一捆就是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 20 多个小时，期间还被拳打脚踢。恶人们害怕她们痛苦的叫声被人听见，将嘴蒙住。从那里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一瘸一拐的。有的走着进去，抬着出来，有的几个月过去了腿也没好。

张小芳还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次灌 5 杯水，每个人都被灌的肚子滚圆，却不许上厕所。有的控制不住尿顺着裤子流下来，恶警就唆使犯人脱掉她的衣服，用衣服把地上的尿抹干，然后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扔进垃圾桶里。冬天室外冷风飕飕、寒风刺骨，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冻的全身发乌。恶徒们还丧心病狂地把法轮功学员的头按到地上舔尿。

40 多岁法轮功学员朱银芳 2003 年 4 月 25 日被送到七中队，因她抵制殴打等迫害，恶警叫了二十几个打手（由吸毒犯、抢劫犯、贪污犯组成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对她强行灌食，据说灌进了半袋多盐，不到两天，就将她活活地迫害死了。



朱银芳在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迫害致死

疯狂折磨数百人的宋书琴

山东招远市玲珑洗脑班第一任头目宋书琴，由镇政府一名普通妇女干部，蹿升到“610”副主任的职位，还被招远市

妇联主办的“招远市巾帼十杰”活动提名为 20 名候选人之一。

然而，在电视上被宣传为先进人物的宋书琴，被人称为女魔头。她心狠手辣，打起人来歇斯底里。对宋书琴而言，打人、将人打残、酷刑折磨甚至注射毒针都是家常便饭。很多人当场被她打得昏死过去。在宋书琴任洗脑班头目的 3 年里，遭到她疯狂折磨的有几百人，上有耄耋老人，下有稚嫩的初中生，最小的甚至不满两周岁。



山东招远岭南金矿洗脑班

2001 年夏季的一天，宋书琴指挥七八个恶徒用棍子、拖把从头到脚殴打两位女大法弟子至全身青紫。别的恶警打不动了，宋书琴却正打得兴起，她一把扯下脚上的高跟鞋，用鞋跟在大法弟子脸上乱抽，大法弟子被打得鼻青脸肿，耳朵出血，嘴肿得张不开。

该大法弟子很长时间无法进食，宋书琴借机指挥恶人往大法弟子鼻孔胡乱插管灌食折磨，每次都把鼻孔插破，鲜血直流。接着她又强迫这位大法弟子面壁站立 6 天 6 夜，一合眼就打。宋书琴见这位大法弟子仍不“转化”，又扯下高跟鞋朝她脸上抽。该大法弟子被抽得呕吐，口中流血，宋书琴逼迫她将嘴里的鲜血和呕吐物一起吞下。她又给这位大法弟子戴上手铐脚镣绑在老虎凳上 10 天多，还故意放蚊虫叮咬。

宋书琴给人注射毒针和勒索钱财是配套采用的，敲骨吸髓本领堪比吸血鬼。2002 年 9 月，宋书琴给女法轮功学员邵某注射毒针，导致她全身疼痛难忍，并呈黄色，起斑块，生命垂危。后把她绑在铁椅上 7 个多小时，关进小号由恶徒轮流折磨她，12 天不准她合眼，不准出门上厕所。宋氏大

发淫威，一次关押她 105 天，还嫌不够，又勒索了 2500 元。凡是进洗脑班的，她一个不放过（官方数字 1000 多人）。多则上万，少则过千，榨取多少，随口而定，原则是整得你无法过日子。所敲诈巨款一律无任何凭证，这些血泪钱被“610”和洗脑班恶徒吃喝、送礼、发奖金、贪污，中饱私囊。

凶狠歹毒、欠有人命的宋书琴被中共记功授奖，电视露面，上报典型，火线飞升。

公元 9991 年的“牙刷帝国”

2011 年 3 月出版的《牙刷》，为后现代诗歌体小说，内容简短但震撼人心。小说描述的是：“公元 9991 年，共产主义统一了地球。国号牙刷帝国。掌权者废除了所有的法律。并禁止国民公开讨论法律。但仍有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尊严的人不甘被奴役。成立了一个名叫‘公论法’的松散团体进行抗争。”



杜斌著《牙刷》

作者杜斌，是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也是拍摄《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马三家劳教酷刑的良心作家。

杜斌说，我曾当面给过 7 位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递给他们时，我告诉他们：“请不要在我的面前看这本书。”

2013 年 6 月 1 日，在北京丰台右安门派出所，传唤并审讯我的国保们问：“你为什么要写《牙刷》这本书？”

杜斌答：“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牙刷刷阴道’这种酷刑给我的灵感。我虚拟了一个发生在公元 9991 年的牙刷帝国

的后现代的故事。来纪念人类这一伟大的发明。”

作品隐喻 1999 年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迫害。《牙刷》描写在极权监狱里，狱卒用牙刷插入女性囚犯的阴道这样一种灭绝人伦的酷刑。这种酷刑正是法轮功学员向国际社会曝光的酷刑。

杜斌在《牙刷》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书所有文字基于女性殉难者和幸存者的证词，来恸悼人类的灭绝。书中描述的性酷刑、灌食、水牢的情景，也跟法轮功团体写给联合国的“中共迫害人权报告”吻合。

书名《牙刷》指的是劳教所以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性酷刑之一，将多把牙刷刷毛朝外绑在一起后在女性下体施暴，这也是《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中提到的法轮功学员信淑华所遭受的性虐待。

《牙刷》一书，除种种不堪想象的性摧残之外，还描述灌食、水牢、涂上粪便的卫生巾塞满嘴里等等邪恶的劳教酷刑。

就在 2013 年 4 月 7 日，大陆各大媒体转载了一篇过滤了法轮功学员的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报导后，杜斌《小鬼头上的女人》勇敢突破中共禁忌，以镜头呈现马三家劳教所宛如阴阳交接的魔界，其让人间成地狱，甚至比十八层地狱还恐怖的：老虎凳、死人床、抻床、吊铐、灌食、铁椅子、小号、地锚、约束衣、包夹、电击、大挂、地锚、卡齐、灌水、火烫、开锁……等种种酷刑，不但逾越人类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超乎人类想象所能穷尽的地步。

2013 年 6 月 4 日，中共央视与新华网共同报道了同一个消息，称法轮功学员拍摄酷刑演示图片是“伪造”。报道特意对“牙刷拧指缝”的酷刑进行了描述，并说法轮功学员准备

演示的酷刑有 25 种。

中央电视台也可以让最高法院的法官“镜头认罪”，可以拍摄出“有图有真相”的新闻，然而，它不能让确凿无疑的事实“人间蒸发”。

“牙刷酷刑”，何止仅仅是马三家的专利。

山东潍坊诸城法轮功学员窦金宝，2003 年 6 月 28 日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警察攥住窦金宝的两个手指，在指缝里插入一把牙刷来回转动，这叫“吃烟卷”。

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法轮功学员陈爱忠，2001 年被绑架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一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楞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这叫“开锁”。

家住四川乐山五通桥桥沟街十组三号的法轮功学员谢吉甫，2002 年 11 月被绑架到五通桥看守所。犯人们用牙刷夹在指缝里，把手指尖捏着，牙刷使劲绞，直到绞得流血，肉都绞烂了才罢休。这叫“干煸四季豆”。

2008 年 7 月 9 日上午 8 点多钟，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城郊林场职工法轮功学员王南方被清原镇派出所绑架，恶徒用牙刷把一根一根的拨动肋骨，那种痛苦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这叫“点排骨”。

如果上述这些都是能叫出名称的酷刑，还有许多以牙刷为刑具的叫不出名的酷刑。

刷肛门后刷牙：原南阳市工商局长法轮功学员王铁壮，2002 年被绑架到河南第三劳教所，用牙刷刷肛门，然后再逼他用来刷牙。

刷喉咙：在黑龙江伊春市劳教所，伊春市金山屯的法轮

功修炼者陆诚林绝食反迫害，嘴巴经常被撬的满嘴鲜血直流，恶人趁机用牙刷刷他的喉咙。

刷伤口：2002 年冬天的一天，广东三水劳教所狱警将开水从肇庆市法轮功学员林凤池颈部倒下，致使林凤池的后背和前胸大面积烫伤，而后再向他的伤口上抹盐，然后用牙刷刷伤口。

扎脚心：在沈阳张士教养院，2001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教导员宋百顺带领 6 名犯人把绝食 4 天的沈阳法轮功学员张国义带到一个被称为“天然冰箱”的大屋子。宋百顺让此 6 人强行把他按在乒乓球案子上，两个犯人将张国义的手脚按住，每人拿一把硬塑料牙刷，用牙刷柄猛刺其脚心。

插肛门：住辽宁葫芦岛兴城温泉花园的法轮功学员佟力军，2000 年底被绑架到兴城看守所，恶徒用四五支牙刷捆在一起插入他的肛门，象拉锯似的来回刷。

捅阴道：这种酷刑极其的残暴和无耻，大面积的发生在女性法轮功学员身上。

2002 年，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指使恶警门全秀利用吸毒犯张莉等人，摧残法轮功学员杨秀莲。恶人强迫杨秀莲成大字形靠墙站立，两人分抱两只胳膊，两人分抱两条腿，还有两人在下方用牙刷刷杨秀莲的阴道。

2003 年，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警察，用 4 把牙刷毛朝外绑在一起，捅入法轮功学员杨粉霞的阴道。

2002 年 9 月 21 日，大连教养院大队长万雅琳，指使犯人迫害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残忍
迫害法轮功学员

大连湾港务公司职工法轮功学员常学霞。犯人用牙刷刷常学霞的阴道，没见血，万雅琳就叫犯人上厕所拿长把儿鞋刷子刷，并在常学霞身下放个盆，看流不流血，直到造成大流血才放手，导致常学霞半个月不能动。

家住湖南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新六号的法轮功学员康瑞其，已经 60 多岁了，一生未婚。2006 年，康瑞其被绑架到白马垅劳教所，警察唆使吸毒犯对她毒打、罚站、罚跪，逼她放弃修炼，未达目的，又把几支牙刷捆扎一起，插入她的阴道，来回搅动，当即鲜血淋漓，康瑞其疼得死去活来。



康瑞其被白马垅劳教所酷刑折磨前后

一把普普通通的牙刷，就能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酷刑种类，一根上万伏的电棍，一条冰冷的老虎凳，一张固定四肢的“死人床”，一付铁制的手铐，又能演变出多少种酷刑呢？

六、洗脑班：法外黑监狱

比“器官摘除”，更为邪恶的是“精神摘除”

第一起迫害致死案件被外媒曝光

多名法轮功学员因向国外媒体、机构揭露真相而被迫害经过重重封锁，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出来，记者伊安·约翰逊以“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为题，报道了这宗洗脑班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伊安·约翰逊因此而获得 2001 年“普利策”奖，这是代表国际最高水准的新闻奖。

59 岁的山东省潍坊市退休工人，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进京上访的路上，在潍坊火车站被绑架，2000 年 2 月 17 日下午被关押在潍城城关街道办事处，强制“转化”。

这是潍坊当地刚成立的一个洗脑班。2000 年元月，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成立“转化看管中心”，也就是洗脑班，分设在 7 个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设在城关街道办事处撞钟园 1 号楼。“转化”的目的是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看管的意思就是不要再进京上访，不要再弘扬法轮功。可见，从 1999 年“610”成立，半年时间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已经遍布基层。他们的设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注册，但来自中央的“强行镇压”意志让他们无所顾忌。



陈子秀就是在这个房间被打死
(撞钟园 1 号楼一单元 101)

在“转化看管中心”里，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和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时被关押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她的惨叫声，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每一次，陈

子秀都拒绝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2月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使她的双腿淤伤，她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倒了下去。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第二天，陈子秀的女儿张学玲看到了母亲的遗体：身上到处是伤：大块的紫黑色印迹，耳朵肿大青紫，牙齿裂开断裂，留着血迹，小腿瘀黑，背上有6英寸长的鞭痕。解开寿衣，只见遗体腹部肿胀，臀股及以下部位大面积瘀斑呈黑色。

31岁的英霞是打死法轮功学员陈子秀的直接见证人，2000年3月她写了一篇见证材料，让丈夫宋卫星交给法轮功学员上网，结果他们都被拘留了一个月，后宋卫星因此被劳教3年，英霞一直被非法拘禁在南关街办。4月，潍坊国际风筝会期间，来了许多外国记者要采访英霞，吓得南关街办书记朱庆利说查无此人。

《华尔街日报》记者突破重重阻力，采访到迫害事实，4月20日报道刊登出来。这也是第一例在洗脑班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事件。

面对国际曝光，中共不但不追究行恶者的责任，反而借口陈子秀女儿张学玲向记者提供了消息，以所谓的“破坏公共安全”为名拘留了张学玲，并劳教3年。而陈子秀家里修炼法轮功的4位亲属，也纷纷被绑架、拘禁、劳教和判刑。

“转化率”：万恶之源

中共对外示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察干部以GDP为准则，实际上，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而这一点，却因为

中共极力掩盖，而为外界未能普遍认知。

2000 年 6 月以后，根据中共“610”的指示，为了便于集中统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全国所有劳教所都改变了以往分散关押的方式，集中管理。而江泽民、罗干团伙 2001 年 1 月 23 日制造邪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各地基层“610 办公室”成立，对法轮功的迫害进一步升级，管控与迫害落实到最基层组织。

2001 年初，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市委及北京市劳教局的部署下，在北京市新安劳动教养所举办多期“洗脑班”，对外称“法制教育学习班”。至 2001 年 7 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已连续举办 10 多期法制教育学习班。自 2001 年 6 月起又耗资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北京昌平转化基地”。全国各地的政法委、“610”、劳教所人员来这里学习转化经验。



北京市洗脑班紧邻监狱、劳教所

2001 年 8 月 3 日“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成立，9 月挂牌，由北京市政法委和“610 办公室”直接操控，北京地区各系统、各区县大规模举办“转化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演变为北京市“610”系统办的最高级别的洗脑班。公安内部称为“三部”，成为秘密关押一些公安认为很重要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据那里的警察透露，最高峰时每天开支达四五十万元。

2001 年 2 月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湖北省开始非法成立“610”办公室，全省各地的洗脑班于 3 月开始运作，洗

脑班并非平地而起，与劳教所对法轮功的迫害一脉相承。

在 1999 年迫害之前，全国仅有武汉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场所列队排出壮观的“法轮大法”，迫害之后，湖北也成了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迫害之前，1999 年 3 月，武汉法轮功学员排字炼功的壮观景象

1999 年 9 月，湖北沙洋劳教所开始非法关押并在迫害中转化法轮功学员。2000 年，沙洋劳教所政委张幸福让助手田明将沙洋劳教所的所谓“转化”经验材料，编写整理成书，张幸福执笔作序，这本书奠定了张幸福的政治资本。2000 年底，沙洋劳教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成果”汇报，被嘉奖。

2001 年 4 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湖北省荆门市的段某，被沙洋劳教所“感化”成功“转化”的故事。段某在节目中自称她因“修炼”法轮功，视丈夫张海良为“魔”，用菜刀砍杀睡觉中的丈夫，被丈夫躲过，而段某在沙洋劳教所女队被警察感化。实际情况是：张幸福以恢复段某在荆门市城建委工作，并把其夫调荆门市工作为条件，让段某诽谤法轮功。段某答应了此条件，为实现交易，段某还先在荆门市沿街表演，做公开“控诉”几十场，后向湖北省政府送歌功牌。

这些表演，被中共广播电台和央视“焦点访谈”看中。张

幸福在这前后的政治秀中赢得了大奖。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队长杨敏曾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沙洋劳教所教育科科长、原三大队狱警余帮清曾获“全国教育转化工作能手”称号，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教导员龚珊秀曾获“全国教育转化工作能手”称号，沙洋劳教所原九大队副大队长欧阳代霞获 200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二级英模称号，这些由鲜血染红的“称号”，却成为中共向民众传播谎言的素材。

正因为如此，湖北省“610”和政法委选中了沙洋劳教所“转化”班子作为“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基干。张幸福迁到武汉，带来第一批沙洋狱警和“犹大”（被“转化”人员）队伍，将沙洋劳教所的癌细胞样的迫害手段，扩散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2001 年 6 月湖北省政法委和“610”选派了沙洋劳教所的教育科长毕慧琼到北京“昌平洗脑基地”学习，准备组建湖北省洗脑基地。2002 年 2 月，湖北省“610”将洪山监狱的一所三层楼独立的院子划作洗脑班，用于转化从湖北省各地被绑架而来的法轮功学员，对外称汤逊湖度假村；对内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高墙内的操场旁，悬挂有诽谤法轮功的巨型横幅标语，房子内走廊和天井旁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诬蔑、诽谤法轮功的图片，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仿佛让人回到了“文革”的年代。

2003 年成立的成都新津洗脑班，名为“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是位于新津县花桥镇蔡湾十八号的几层小楼。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四川省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众多，这里很快成为重中之重，2003 至 2013 年 10 年间，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上千人次，迫害致死的至少有 5 人，在全国洗脑班中位

居第一。

洗脑班的首要任务就是“转化”，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转化率”成为洗脑班的重要考核指标。2001年，罗干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提出，迫害法轮功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追究制。

中共对外示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察干部以GDP为准则，实际上，在江泽民一伙控制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以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率为政绩的首要指标。而这一点，却因为中共极力掩盖，而为外界未能普遍认知。

也就是说，一把手要为“转化”负责，完不成任务要被追查。中共把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在中共体系内层层分解、贯彻，直到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转化率”，成为江泽民绑架国家机器、胁迫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

同时辅之以经济利益，中共在洗脑班建设上的软硬件投资超过千亿，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交钱，转化成功洗脑班还有奖金，这也刺激洗脑班要加快转化，多办班，多收费。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教育费”节节爬高：2000年关押一人是一年约一万，2010年开始是一个月一万。10年间收费涨了10倍！比中国高等院校都贵。

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刚开始办洗脑班时，每期37天，每天100元，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费是370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每期45天，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费是9000~1万元，后来是每天500元，每期40天，每个法轮功学员两万元。如果延期两个月，就得交四万元。后来发展到随时收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滚动式办班，每人两万元。这些

钱，都是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得来的。本来，这里的狱警、陪教都是有工资的，洗脑班把这些钱用于必要的开支外，都以巨额奖金的方式奖励给了狱警、“犹大”和“陪教”，鼓励他们继续为洗脑班卖命。

强行进班

无论哪一种来源，把法轮功学员绑架来时，几乎都没办任何手续，没经过任何法定程序，没出示任何公文，也没有经过任何合理的解释。

2009年9月8日下午，苏琼瑶老人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欲乘飞机急赴印尼雅加达市看望病危中的胞妹。在白云机场安检时，仅仅因为带了要给妹妹的真相护身符，苏琼瑶即被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非法扣留，后移交海珠区公安分局“610”。



“法制教育中心”本身就是违法的产物

其远在印尼病危中的妹妹在电话得知爱姐无辜被拘时，顿时义愤填膺，当场气绝身亡。苏琼瑶老人被非法送到看守所拘留5天后，随即又被海珠区“610”、国安特务等绑架到“广州市法制学校”强制洗脑。

被强行关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情况各不同：有的是先被非法劳教，劳教期满，仍不让回家，又被关在这里遭受新的迫害；有的是先被非法拘禁，拘禁期满，也不给自由，又被非法带来这里强制洗脑；有的法轮功学员是在家中，或者正在工作单位，突然被绑架进来；还有的是被以“谈话”为名诱骗来的。

无论哪一种来源，把法轮功学员绑架来时，几乎都没办任何手续，没经过任何法定程序，没出示任何公文，也没有经过任何合理的



1999 年至 2019 年 7 月，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洗脑班达 19566 人次

解释，形式上与土匪或黑社会绑架没什么区别；而被关进洗脑班后，被关押的时间没任何限制。

四川彭州市隆丰镇法轮功学员黄建芬自述称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点左右，两个穿着时尚的女人，约二十八九岁，到我打工的商店买门，生意未成，约半小时后，这两个女人带着彭州市隆丰镇“610”头目刘光华和两个警察，开着警车来到店铺前，将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我戴上手铐，推进警车，前后不到一分钟，老板和客户都来不及反应是怎么回事就把我绑架了。

刘光华和两个警察把我押到彭州市公园后门口，离事发地约 200 米的望江楼茶府旁停下，刘光华与新上任的彭州市“610”主任等几人，在望江楼茶府内密谋了一个多小时后，把我由警车转移到一辆驼黄色的私家车上。这是刘光华亲家雷某某的车，车上还有隆丰镇政府的两个女人和一个陪教。他们直接把我绑架到成都市新津洗脑班迫害，途中，雷某某

说：“共产党有的是钱迫害法轮功。”

到了新津洗脑班，由洗脑班管全面的王学琴、陪教、还有雷某某等七八个人又把我押到新津高桥医院检查身体，我不配合，当着在场医生和前来治病的世人的面揭露他们，“今天你们又以检查身体为名，要活摘器官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女医生，约 40 岁左右，1.57 米左右，不胖不瘦，脸上有点雀斑，她连说了 3 遍：“你的器官配置成功是你的荣幸。”我严肃的回了她一句：“没有人性！”她哑口无言了。尽管我拒绝检查，他们还是强行给我量血压、照心电图、查血，然后被押回洗脑班。

心理战

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一天不转化，就不给松绑，不准闭眼，更不让睡觉。主动配合他们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回家，恢复公职。

一位被劫持到湖北板桥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称，刚发下来的床单、被套，还没用，陪教自己的那份，陪教自己去洗了。当法轮功学员问到干净的怎么洗了时，有良知的陪教说，怕这上面有毒。现在科技很先进，下毒的方法很多，让人防不胜防。床单、被褥、枕套、洗漱用品、开水瓶、杯子，甚至空气，都可被投毒的，有的遭暗算了还不知道。

夜间，法轮功学员睡觉不许关灯，两个大灯管照得整个房间通亮，还经常开着电视，声音很大。法轮功学员问为什么这么浪费电，要开灯睡觉？陪教说：“怕你们炼功，而且警察夜间还要下来查房两次，如果关灯就要扣我们的工资，你们炼功也要扣我们的工资，夜间我们睡着了也要扣工资，所以夜里就不停地看电视、吃零食，生怕睡着了。”就这样，

在强光的照射、陪教的监视下和电视的伴奏中，法轮功学员度过了在板桥洗脑班的第一夜，半夜翻个身，陪教都要咳嗽一声，表示自己没睡着，看着呢。

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毕慧琼，当时 30 多岁，高挑个儿，夫妇均为沙洋劳教所警察。她从北京昌平洗脑班等地学了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系统经验。每天早上召开“帮教”（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人，亦称“犹大”）会，拿出从各地带来的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料，分析其特点，布置转化任务。此人表情阴沉，非常有心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说话极其轻言细语，但透着强大的杀伤力。



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

她还搬用了北京昌平洗脑基地的模式，采用所谓的“以法破法”，直接针对法轮大法的法理，进行歪曲，断章取义，误导法轮功学员，诛杀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修炼思想。

毕慧琼深谙“攻心术”，拿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决裂书”后，就让其他人立即围绕这个法轮功学员唱歌，鼓掌，人们围上来笑着道贺，胡说什么“新生”了。这时，就有人来录像了，这个欢歌笑语的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安排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做作业、上课、娱乐活动、写“悔过书”、“保证书”，等等。然后是开大会，请社会上的教授、专家来讲课，狱警和“犹大”代表发言。最后是集体加餐，加餐时要喝酒、敬酒，并刻意给法轮功学员倒上酒，借此观察法轮功学员转化的真假。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也是刻意营造这种境遇差异。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安排在楼下严管房，也就是警察们私设的酷刑室，一个一个的分别用刑，只要修炼者一天不转化，就不给松绑，不准闭眼，更不让睡觉。



现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

而那些配合他们“转化”的人和工作人员，可以在外面空旷的大院中自由自在地进行各种娱乐、体育活动、到处走动。身体稍有不适，医生、校领导“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单位领导、亲朋好友来来往往接见探望、关心；晚上看电视、唱歌、开晚会；全部住在楼上舒适的空调房间。“转化”的人之间可以经常见面交谈。完全主动配合他们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回家，恢复公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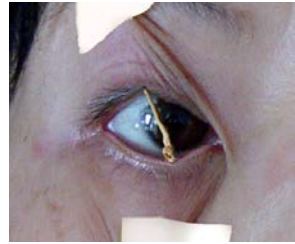
他们通过制造这种极端高压与“宽松善待”的环境效果，给你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巨大的反差，然后在这种反差当中，他们就开始用伪善的面目来进行它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工作”。

他们还制造恐怖气氛，施加精神压力，威胁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别指望回家。无限期关押，还要送劳教、劳改。”“如果你还不转化，就送你到集中营、大西北，永远也回不来的。”“你也知道，共产党有的是整人办法，什么损事都能做出来，你不要执迷不悟。”“不转化，株连三代，孩子工作都受影响。”

不让睡觉

警察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

金言鹏用牙签支着我的眼皮，我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牙签折了。盛树森这时进来叫喊着：“不能叫他睡觉，今天就是不能让他睡，不写就不许休息。”莫振山也说：“不能让他休息。”盛、莫叫几个人打开手机放音乐。莫来到我的面前说：“小于子，你写了‘三书’就可以回去了。不然你是过不去的，就得判刑。”这一夜我被迫害休克了三次，但是休克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放过我，就是连踢带打、带踹，金言鹏骑在我后背上，上下颠……这是法轮功学员于松江自述他在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遭遇的片段。“三书”就是放弃法轮功信仰的保证书之类的书面文字。



酷刑演示：用扫帚棒支起眼皮，不让睡觉

金言鹏、盛树森、莫振山是谁？用黑龙江省某负责人的话说，“这都是一群人渣，共产党用这帮玩意，倒台快！”盛树森曾对女法轮功学员说：“如不放弃信仰就扒光衣服，找几个老光棍强奸你。”还有一个叫付彦春的自己说：“我是牲口，不是人。”他还说：“我这里就是流氓集团！”中共就是在用这些人中败类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不让睡觉”，在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迫害中亦称“熬鹰”。在 google 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打上“不让睡觉”4 个字，出现的万笔资料中，很大部分是中国各个劳教所或“洗脑班”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可见“强制剥夺睡眠”已经在这次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镇压中被广泛使用。

中央电视台在 2002 年 4 月 8 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恶意地将少女王博和她的父亲树立成家喻户晓的“转化典型”。事后王博

的父亲王新中撰写题为“王博的父亲王新中述《焦点访谈》造假内幕”，揭露王博在劳教所是如何被转化的，“她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它们用 24 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 6 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而王新中在河北省省会法制教育中心也受到类似的洗脑折磨：“被诽谤录像的谎言欺骗，再加上多日不让睡觉的精神摧残下，我迷迷糊糊神智不清，就这样被所谓的‘转化’了。这绝不是我的本愿。这不是我的真实思想，是对我的精神迫害。”

美国哈佛医学院精神科学教授 J.Allan Hobson 在《睡眠》一书中所述：“大脑是睡眠的受益者，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的能力也将逐渐衰退。首先，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做一些具有协调性的自主动作，然后变得易怒并且极度想睡。若有 5~10 天没有睡眠，大脑会失去各方面的功能，让人变得疯狂和愚蠢；亦即由信任变为偏执，理性变为不理性，并且开始产生幻听和幻觉。”

Hobson 也举“洗脑”当作例子来说明“剥夺睡眠可导致一个爱国主义者否定他的国家和理想，并且签署显然违背个人信念的宣言，甚至参加他一向反对的政治活动”，可见江氏政权已把洗脑的精髓运用到极致，并用于对付成千上万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精神失常

灭口的同时，并不用承担直接导致生命死亡的连带责任。这是江氏集团强制精神虐杀政策下血腥的一面。

一旦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一次，邓群透露了板桥洗脑班里确实有一套完备的暴力整人手段：第一步罚站；第二步毒打；第三步不让人吃饭，逼迫绝食；第四步野蛮灌食（顺便灌进有毒药物）；第五步故意不让睡觉，长时间熬夜；第六步加戴手铐脚镣等刑具吊铐；第七步打毒针（下毒药）；第八步电棍电击。第九步法轮功学员经过残酷折磨后头脑迷糊了，就握住法轮功学员的手写“决裂书”。很多法轮功学员经历了这样的残酷折磨，如：应城市的张静玉，安陆市的朱大华，武汉的邹丽玉、张伟杰，等等。



这一针，能让你马上失去知觉

2004 年“两会”前夕，河北省赤城县 18 岁女中学生张聪慧，仅仅因为给了同学一张写着“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的纸条，被学校开除；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沙岭子片地法制学校，被施以暴力殴打，3 天 3 夜不让睡觉，她几次昏倒在地，被单独一个人关起来，用电棍电她，还雇了一个人看着她。两个月后被放出来，手上身上满是伤痕，目光呆滞、言行失常、精神错乱。

另一位年轻貌美的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在经过一年半多的非法劳教和整整 10 个月连续 3 个“洗脑班”（郫县“洗脑班”、彭州



迫害前的祝霞

祝霞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洗脑班”、“洗脑班”）长期关押、酷刑折磨和疯狂“洗脑”、毒打、游街示众、连续不让睡觉等折磨后，于 2004 年 4 月 2 日回到家中时，身心已经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害得精神失常。经常出现幻觉幻听，并且不分昼夜地折腾、哭、笑、骂人、打门窗，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盖被子要把被套扯掉只盖棉絮，并且经常用手捂住头部惊恐的大声喊叫：“你们要强奸我吗？”……据悉，祝霞在郫县洗脑班期间，在被药物迫害的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被一叫刘伟的恶人和另一恶徒多次强奸。

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因在北京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强制劳教一年半，2003 年 11 月 23 日返回日本，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揭露了劳教所的罪行。劳教所的警察们以减期、假释为诱饵唆使劳教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特别是对于不屈服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肆意进行性虐待。

她回忆说，刚刚被关进劳教所时，看到一个 19 岁左右的小女孩精神恍惚。听别人说当这个小女孩被抓进来时，坚持修炼法轮功，劳教所警察就唆使被劳教的吸毒犯们把她的衣服脱光，对她进行性虐待，导致她精神失常。金子容子被送到北京公安医院时，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在她们那里的“法制教育班”上，一个法轮功女学员被打手们脱光衣服吊在

树上示众，这位女学员当时就精神失常了，被放下来后光着身子就往外跑。

精神失常接连发生——当一个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精神错乱，甚至成了植物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坚持法轮功的信仰，也再无法为法轮功喊冤了！灭口的同时，并不用承担直接导致生命死亡的连带责任。这是江氏集团强制精神虐杀政策下血腥的一面。

新津下毒

“我要害死你，你知道吗，医生杀人是不拿刀不见血的。”

你能想象吗，这句话出自医生之口，成都新津洗脑班医生周琴曾对赵玉清说。周琴和张姓医生给其注射了大量伤害中枢神经的药物，注入后头昏眼花想睡觉，醒来后下地无法站立，全身无力。

赵玉清是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八角村的法轮功学员，2004年4月13日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指证，新津洗脑班人员在食、水中投放不明药物，或被强行灌药，在已知的新津洗脑班虐杀的7人中，至少5人是被毒药毒杀，他们比较共同的特点是内脏受到严重损伤致死。



成都新津洗脑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全国第一

69岁的法轮功学员谢德清，2009年4月29日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短短20多天后，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的谢德清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

伴有严重的心绞痛。新津洗脑班负责人殷舜尧等为推脱杀人害命的罪责，于 5 月 23 日将谢德清扔到家里。在随后的 4 天时间里，谢德清老人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艰难地辗转呻吟，痛苦万状，如内脏在撕裂。27 日含冤去世，离世时双手变黑，遗体也逐渐变黑，有明显的内脏损坏、中毒症状。

67 岁的李晓文 2007 年 11 月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关押，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出现严重中毒症状，鲜血呈喷射状由胃从口喷出。2008 年 3 月回家后，经常大喷血，5 月初因大喷血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川医抢救后离世。



被劫持到洗脑班之后，谢德清在痛苦中离世

德阳市黄许镇法轮功学员尹华凤，干练、思维敏捷。她被成都“610”强行送新津洗脑班迫害后，绝食、绝水抗议迫害 50 多天，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她趁包夹、警察不注意时拔掉针头与塑胶管的连接处，没有让药物全部输入体内。其他被注射不明药物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就发生耳鸣、视力模糊、舌头僵直、四肢无力、反应迟钝等症状；她的症状要来的慢一些。

从洗脑班出来后，亲友明显发现她的语速慢了，舌头僵直，几斤重的东西她都提不动，从洗脑班回家后一直这样。2003 年，尹华凤死于慢性毒发和在洗脑班遭受的各种摧残。

因四川新津洗脑班长期以“法制教育中心”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多年来对众多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血腥罪恶。2014年3月，四川法轮功学员依法在成都市政府网站上贴上公开请求，要求当局公开新津洗脑班的相关信息。

“老赖”的哲学

“上层经营权力和利益，我的经营很简单，只要有法轮功学员送进来，就有了经营对象，财富就源源不断滚进来”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即广州市的洗脑班，常设两个工作组，即所谓“攻坚组”和“巩固组”，长期由管教部部长赖鉴峰总负责，人称“老赖”。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他的种种恶行。

“老赖”真是象鬼一样，晚上十一二点，大家都睡了，他就出来，睁着布满血丝的眼，出来训斥人。有时是深更半夜出来假惺惺跟人谈心，其实是利诱、欺骗、恐吓学员。他喜欢抬来超过1.6米高的血红的代表中共专制的“国徽”来助阵，作为他实行恐怖的道具，要学员面对血红的徽章站着。



管教部长：赖鉴峰

赖鉴峰和警察杨永成指挥几个保安迫害法轮功学员，刚开始时每天只让法轮功学员睡两三个小时，几天或一两个星期下来，就把好些人整得精神不振，面色憔悴。深夜了就私设公堂，指挥几个保安来，把想炼功的法轮功学员的脚或手绑住，体罚他们。等法轮功学员身心疲惫时，召集几个人深夜把法轮功学员的双腿交叉叠放，捆绑在一起，脖子上套绳绑到腿上，这样绑一阵，腰部、脖子、双腿都剧烈地疼痛，

难以忍受。很多人承受不了疼痛就被迫违心地写了“三书”。警察还要法轮功学员交待经常和谁联系，炼功的历史等，还要求揭发自己和他人。

按照“老赖”的说法，大凡有来头的法轮功学员只要进了法制学校，他都要“修理”一番。原广东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陈瑞昌被劫持进来，“老赖”显得异常激动，他说只要一见到领导心里就冒火，于是暗地里指使保安打手进行迫害，24小时轮番盯守，不让睡觉，最后将陈瑞昌折磨得死去活来。即使这样迫害，“老赖”仍觉不过瘾，最后指使下面整黑材料，硬是把陈瑞昌送进了劳教所。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职员施雷，因当过广州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2005年中秋节前被劫持到洗脑班，“老赖”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几次在会议上说，施雷要无条件地关在这里，广铁集团公司很有钱，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其他法轮功学员每月伙食费现在只能收到4000多元，但已超出一般公务员工资一倍，（实际每月每人的伙食费才花费200元），施雷的伙食费仍执行以前的标准要翻番（8000多元/月）。就这样广铁集团公司硬是让“老赖”赖走了10多万元，施雷也因此无辜被监禁了一年多。

原广州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赵敬安被劫持进来，“老赖”觉得来了一个好对手，他听说赵敬安曾在部队大机关工作过，以前还是气功师，跟他斗一斗法一定好玩。不料还没正式开始斗法，他自己就平地摔跤把手摔断了，这下“老赖”又赖在赵敬安头上，是赵敬安让他的手断了，整天吊着用石膏绑住的手，上蹿下跳，气急败坏，暗地里指使保安对赵敬安进行严控，不给放风，不让上厕所，还私下告诉保安打手，说谁能逼他自杀就奖励谁。

他说：上层经营权力和利益，我的经营很简单，只要有法轮功学员送进来，就有了经营对象，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滚进来。在那里，广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家芳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他们把王家芳一个人关一间屋子，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与她接触的恶徒全部戴口罩，不同她说任何话，长达一年多。最恶毒的是，大小解时，把灯关了，马桶里放师父像片，地上放大法书，然后告诉她：“你把屎尿拉在你师父的像片上啦！你把大法书踩在脚下啦！”以此恶毒方式羞辱学员，使王家芳精神崩溃，最后被迫写下“三书”。

王家芳违心写下“三书”后，被送回了学校。他们以为她被成功“转化”，要摆功劳。于是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开批判大会攻击法轮功，并要她上台讲述“转化”心得。王家芳断然拒绝，他们反绑她双手押上台，她大喊：“法轮大法好！”台上领导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赶紧推她下台。学校于是软禁她，去哪儿都监视着。后来，她离开了学校。一次回校讲真相被邪恶绑架，又被送去洗脑班，出来后流离失所。

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洗脑班是“更隐秘的维稳系统”、“全国各地都有，县、市、省都能设立，位置也很隐秘，非常普遍。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

2013 年下半年，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中国大陆各省市劳教所陆续解散，但很多省市又开始大规模增设洗脑班以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替代品，其迫害机制本身就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明慧网 2014 年 1 月 4 日发表的《2013 年洗脑班迫害法

轮功学员综述》报告指出，2013 年下半年，明慧网报道出来被中共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为 1044 人，是 2013 年上半年的 5 倍多（上半年不完全统计为 181 人）。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并没有因为劳教所的解散而被释放，而是被直接从劳教所转入洗脑班继续迫害，比如：北京法轮功学员张一粟、四川袁斌、吉林的朱景云、陕西的黄筱琴等等。

另外，2014 年 1 月 9 日，明慧网发表《2013 年：迫害与恶报》调查报告，统计了 2013 年以来，明慧网所报道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恶报案例，结果显示，2013 年以来，平均每天有 2 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覆盖全国 27 个省、区、市，共涉及全国 157 个洗脑班，其中山东省以 24 个洗脑班被明慧网曝光排第一，湖北省 17 个排第二，黑龙江省 13 个排第三。

2015 年诉江之后，又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至今，洗脑班这一法律之外的黑监狱还在继续行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3 年底，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3653 名，其中洗脑班、黑监狱致死法轮功学员 355 名，有记录酷刑手段的案例 137 例。

有些致死案例的残忍程度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比如：罗织湘怀着三个月身孕被洗脑班迫害致死；蒋美兰被洗脑班注射破坏性药物并惨遭毒打致死；李莹秀的儿子被虐杀，李莹秀本人被洗脑班灭口。

根据中共自己提供的数字，中国有 681 所监狱，310 个



烛光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劳教所。那么，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多少呢？答案只能是数不清。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以及各个单位、学校、工厂、军警都有自己的或联合的洗脑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在明慧网上能收集到的有明确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就多达 3640 个，他们打着“法制教育中心”的幌子，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反法制的地方。

2014 年 3 月，因建三江公安局警察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黑监狱——青龙山洗脑班，被害人家属、亲友与聘请的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要人时，4 位律师及 7 名法轮功修炼者、家属遭到绑架、酷刑折磨。这起案件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后 4 位律师被非法拘留 15 天，王燕欣、李桂芳、孟繁荔、石孟文等 4 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否认中国存在“黑监狱”。

有人说洗脑班就是短期劳教所，因相当一部分洗脑班是劳教所装修改建的，所谓的“教员”是劳教所警察，洗脑的方式和劳教所雷同。建三江事件中的江天勇律师称洗脑班是“更隐秘的维稳系统”、“全国各地都有，县、市、省都能设立，位置也很隐秘，非常普遍。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中很少有人知道。”确如江天勇律师



律师们呼吁取缔建三江黑监狱



铁窗下将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孟繁荔

所说，洗脑班抓人连劳教所那种公安审批的程序都没有，是更为非法的法制怪胎。

七、超级黑工厂

你能想象吗，毛茸茸的玩具兔、精美的月饼盒子、时尚名牌服装，乃至吃的瓜子，有可能就是监狱、劳教所生产的吗？那里生产的服装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服装的 10%。那里的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其中很多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漂亮的产品背后，就是他们的汗水，甚至鲜血。

监狱变公司

当监狱把自己视为公司，追求经济利益之时，必然会尽其所能地压榨在押人员，那是他们最廉价的劳动力。

凌晨两点，Jennifer Zeng 和她的同伴们还在赶制玩具兔，上完厕所舍不得花时间洗手就赶去干活，稍睡几个小时，五六点钟又要起来干活，因为完不成任务会受到处罚。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和睡眠严重不足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中国的血汗工厂，却是比血汗工厂更为残忍的监狱和劳教所，也称“黑工厂”。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强制劳工产品”强烈抵制，中国国务院 1991 年重申关于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以及监狱不得



在监狱里不停地做奴工

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然而在实际运作上,中国政府对劳教系统和监狱的企业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以此鼓励和吸引外资合作和出口。如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56号文件明确规定,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些监狱摇身一变即成为公司,如山东省女子监狱对外合作的身份是“山东省兴业发展有限公司”,石家庄监狱叫“金泰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名为“吉林省吉新集团有限公司”,名正言顺地与外资合作或委托加工产品。



监狱变公司, 并且成为国有资产

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或者说无偿劳动力,反而成为他们吸引外资的亮点。湖南监狱的招商引资广告中就特别强调,“湖南省新生煤矿, 又称湖南省湘南监狱。位于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劳动力资源充裕且相对低廉……”

1999年7·20镇压开始,2000年以后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或投入监狱。就像 Jennifer 所在的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地处北京大兴县南苑,原为北京市天堂河劳教所的一

个大队，原来是男子劳教所，因为抓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原有的女子劳教所容纳不下，就将女所和男所互换了。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 2000 年 7 月的 100 多人急速上升到 2001 年 4 月的近千人。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原来关押 200 余人，2000 年 10 月刚过不久，猛增到 700 多人，其中 95% 以上是法轮功学员。这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廉价劳动力，加工能力也随之提升，而法轮功学员几乎是无偿劳动，劳教所的收入和利润猛增，仅 2002 年上半年，该劳教所仅加工费就盈利 57.13 万元。两年里，盖了一座十几层的办公楼、一座接见楼、一座大锅炉房。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甚至以每名 800 元的价格从其他的劳教所买法轮功学员，该所在难以维持时就靠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强迫生产而创收而复苏。同时，警察也得到分红或更多的奖金，这也促使他们愈加残忍地奴役法轮功学员。

上海劳教所与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徐泾红三角长毛绒玩具厂、上海海发玩具有限公司、长富玩具有限公司等都有合作。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是海欣集团公司其中的一个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各类长毛绒玩具，部分出口欧美，但是这些产品部分生产基地却是劳教所生产的。

上海劳教所靠奴工获利，2004 年新盖的大楼竣工，一楼是超市，二楼是二大队电子流水线，三楼是强戒四大队电子流水线，四楼是多功能会议厅。



这个兔子是海利玩具公司的产品之一



据明慧网 2013 年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调查的 3653 个被关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 110 人是被超负荷劳役直接致死的，占比 3%，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

敢问出处？

当你在超市看到雀巢公司赠送的可爱的小兔子时，你绝不会想到它出自劳教所。



你能想象可爱的小兔子
来自监狱吗？

Jennifer 所在的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承接了多家企业出口产品的手工加工业务，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只是其中一家，它和新安劳教所仅相隔 500 米。2001 年 2 月，被非法关押进来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为其无偿劳动，加工生产雀巢公司转包给咪奇玩具承做的 10 万只玩具兔用于促销。

迫害出狱后移居到澳大利亚的 Jennifer 称，需要加工的兔子通常由一个中年妇女骑一辆三轮车送到劳教所。一只兔子需要三十多个工序才能完成，即相当于十几个小时才能做出一只，而每一只兔子的加工费才合人民币三角钱！加工费是付给劳教所的，我们拿不到任何报酬。

“通常我们都是从早上五点半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地加班，否则就完不成任务。任务最紧时，我上完厕所连手都不敢洗，为的是不敢花费那几分钟的时间在洗手。到了晚上，我曾困到连

从一数到九都数不清，还得奋力睁着眼睛织毛衣。毛衣的花样很复杂，头脑不清醒时很容易织错，有时候好容易在晚上织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却全织错了，还得拆了重织。长时间的超强度劳作和睡眠严重不足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我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当你在超市看到雀巢公司赠送的可爱的小兔子时，你绝不会想到它出自劳教所，同样你也难以想象，有名的正林瓜子是劳教人员嗑出来的。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于1988年由台湾商人林垦在甘肃省创建，是当地最早的台资企业之一。自1992年在兰州设立公司以来，便与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和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又名西果园看守所）联营，约一万名在押人员——包括在1999年7月以后几十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性地为其手拣精选瓜子，这可是一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在押人员被要求用嘴磕一种大板瓜子，然后再用手剥去瓜子皮，取出里面的瓜子仁。冬天在放风场露天分拣大板瓜子，许多人手被冻伤、磨破，手上的疥疮淌着脓血滴在瓜子上。很多人牙被嗑掉、嗑坏，指甲整个被剥掉。在押人员每天被迫从早到晚连续蹲着干10多个小时以上，得不到任何的劳动报酬。



你能想象，嗑瓜子
能把人嗑死吗？

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和西果园看守所为赚取高额利润，为在押人员制定高额劳动定额，看守所的狱警肆意毒打被管教人员，并且有贪污和经济犯罪行为。1998年，大砂坪看守所的一个大队长因贪污瓜子加工费被发现而饮弹自杀。

2001 年 4 月底,57 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被非法关进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万贵福被强制每天大强度的用嘴磕、用手剥瓜子,导致双唇肿烂、两手指甲脱落,手指流血流脓。由于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万贵福被第一看守所 4 队队长吕军暗示 9 号室的犯人毒打致腹部严重受伤,2001 年 12 月 20 日被送进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3 天后死亡。医生从万贵福的腹中抽出了许多腹液,是被毒打所致。据长期关押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证实,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每年死亡率相当惊人,但由于封锁消息具体死亡人数不详。

这些无偿的劳动力,为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1999 年度其营业额达 4.6 亿元。短短几年的光景,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炒货类食品生产基地。其主打产品“正林手选瓜子——即经在押人员手拣挑选的瓜子,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为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假发,为了赚钱,还以每名 800 元的价格从其他的劳教所买法轮功学员。该所在难以维持时就是靠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强迫后者生产奴工产品出口创收而复苏。

河南许昌市禹州县是中国假发制品最多的地方,这里有 64 家企业生产假发制品,而河南瑞贝卡在该行业规模最大。劳教所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河南省毛发制品出口高速增长。1995 年以前,年出口仅 1000 万美元左右,1996 年增至 4525 万美元,1999 年首次突破 1 亿美元,而 1999 年正是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民众的一年。到了 2002 年前 10 个月,河南



劳教所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河南省毛发制品出口高速增长

省省毛发制品出口更增至 1.3886 亿美元，形成产值高达 10 亿元的大产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毛发制品行业实现连续数年均近 30% 的增长速度，生产的毛发制品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 1/4 左右。不过，许昌第三劳教所制造各种假发，出口世界各国，明明是人工制造的假发，总要打上“百分之一百真发”的牌子。

辽宁女子监狱共有 13 个监区，每个监区有 10 个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有五六十个在押人员，辽宁女子监狱至少关押了五六千人。而监区长同时兼服装厂厂长。

因为监狱的效益跟每个监管人员的利益捆绑，所以从上到下都在利益驱使下狠命地奴役在押人员。辽宁女子监狱监管人员，还充分利用心狠手辣的刑事犯人充当“管事犯”，并以减刑为诱饵，唆使管事犯以各种残暴手段威逼在押人员超负荷干奴工。在押人员中流传一段话：“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干的比驴多，吃的比猪孬。”



2005 年 10 月，货车正往辽宁省女子监狱送加工羽绒服马甲的原料“滑丝棉”

第一监区和第七监区奴役在押人员做服装，是辽宁省女子监狱的所谓“龙头企业”。2016 年，张晓兵任第一监区监区长、服装厂厂长，生产指标达到了 9000 多万元，全女子监狱第一。2017 年，女监给她又定了一亿的指标，到 11 月份已完成了 9000 多万，也是全监狱第一。这时，张晓兵坐在办公室内突然口吐鲜血，被送到医院，在一个多月中遭受两次大手术折磨后，张晓兵于年底丧命，年仅 50 岁左右。

明慧网统计发表的《中共监狱奴工劳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奴工产品的种类仅近两年披露的就有上百种，覆盖人们的吃、穿、住、行，休闲娱乐、化妆美容、婚宴、祭祀、节庆等。同时因中国不少企业(包括很多从事出口生产的企业)与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注册的“企业”有业务关系，因此大量的奴工产品通过这些公司出口到美国、澳洲、印度、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非洲、土耳其、意大利、阿拉伯、马来西亚、加拿大、港澳、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与地区。

让人唏嘘叹羡的每月 60 元“工资”

中国大陆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生产奴工产品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公司名义直接生产经营，另一种是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国内外公司委托加工。杭州中赛实业有限公司竟依托 38 所监狱加工生产。该公司的招商广告毫不隐讳地说：“各位老板，如果你们有能力和渠道接到大的订单，但是苦于厂子小，工人少，接了怕做不了，不接又怕白白浪费这个机会。怎么办？可以考虑与监狱系统服装厂合作，把大订单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将会以低的加工费，超高的质量，高速的效率来完成您的订单！本公司依托监狱加工，能够为您的订单生产负责。”



监狱管理局领导同时兼任监狱企业总经理

“监狱服装加工工厂，有点特殊，但比起其他厂家却存

在极大的优势：一、这有绝对稳定的工人 4 万余人，且全部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工厂内实行军事化管理；设备优良，品种齐全，自动平车，钉扣机，电剪，电蒸汽烫，一应俱全。二、因为有专门的技术培训，可以承接加工羽绒服，棉服户外运动服等各类服装。”4 万在押人员就这样成为其稳定的劳动力。

上海市青松女子劳教所三大队与意大利名牌“My Doll”、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上海达芙妮鞋业有限公司、上海海欣集团公司等公司合作。

1992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李迎，曾就职于上海一咨询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

她在证词中说，三大队自从 2002 年 6 月一直到 2003 年 4~5 月，一直在加工这些玩具娃娃产品，有些是直接包装出口到意大利，有的是做一些半成品。其中，玩具娃娃是直接运到劳教所来的，都是用大麻袋装的，共有三种规格，大娃娃每个麻袋装 100 个，最小的娃娃每个麻袋装 500 个。这些娃娃都堆在劳教所的地上，有些因为天热发霉，但娃娃都被穿上衣服，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有多脏。这些直接包装、出口的产品，都有时间要求。劳教人员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从早上 7 点不到开始工作，正常情况是晚上 9 点收工，但大多数都要工作到 11 点左右。劳教所定指标是按照 10 个小时的工作量来计算的，但大多数根本无法完成。

她称，完成指标的工资是 3 元，但只有 10%左右的“多进宫”的劳教人员才能完成。40%左右的人能做到 2.5 元左右。根据每个月完成指标情况，确定吃饭的等级。如果月工

资 50 元以下，每天只能吃素菜，而且还要干装货、卸货等体力活，有时还要被“整训”——到操场上跑步、进行队列操练、不停地“蹲下、起立”。

依据明慧网的相关文献，对 36 家奴工场所（包含监狱、看守所、戒毒所和已经解体的劳教所）奴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统计显示，奴工们每天要被迫 10～20 小时不等的恶劣奴役，当“生产任务繁重”时，奴工们几天几夜不得合眼。其中，奴工每天被迫“工作”12～14 小时的监狱最多，占统计比率的 36.11%；其次是 16～18 小时，占 25%；位列第三的是 14～16 小时，占 19.44%，三个时间段累计占总样本数的 80.56%。

湖南男子劳教所整天有 18 小时以上的奴工劳动，有时因为赶货通宵加班，奴工们就叫“东方红”，意指今天一早上班，第二天太阳出来才能下班。在那里，时常看到人走路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而看守所、戒毒所的奴工，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报酬。监狱、劳教所很多同样没有“工资”，部分监狱和劳教所有颇具讽刺性的几元“工资”，出手相对最“大方”的有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因为承包出口业务，根据劳动强度有 5 元～100 元/月不等的工资，这在奴工中已经是鲜有难得的高工资了。若谁能拿到 60～100 元/月，就会引起其他奴工们的唏嘘叹美。

“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

一有外人来，就把在押人员锁在屋里，不准出入，不准发出声音，怕外人知道。为什么？

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法轮功学员不愿生产饼干。狱警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警察被问

住了，没吱声。她继续说：“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你去看看那个厕所是什么样子？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足的地方都没有，便后在自来水管上冲一下手，连块擦手的毛巾都没有，只能在自己系的围裙上抹两下子就去包饼干了，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是炼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

监狱和劳教所的生存环境就很恶劣，生产环境亦如此。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经常停水，有时是狱警为了节约水费人为停水，有时是因故障停水，但即使停水 10 天左右，奴工产品仍照常生产。在押人员因无水，上厕所没有人洗手，洗澡更是奢望。

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各监区都有老弱病残队，这些人因肝病、肺结核、年老等原因，不能到生产车间。但是她们也得做摘毛衣上的毛球、编围巾的穗子、包牙签、挑选荞麦等零活。有些监区的监舍全是病人，染有各类传染病，病毒、细菌密集度很大。有些犯人摘毛衣上的毛球时，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有的用鞋刷子刷，有的往毛衣上吐唾沫，再用脏手上下左右抹平舒展，然后叠好后上交。因监狱的厕所使用受到严格控制，上午允许去一次，下午允许去一次。有拉肚子或尿急等情况者必须给看管厕所的犯人一些小恩小惠，才能背着其他人偷上一趟厕所。经济困难无东西贿赂的在押人员，憋不住尿时就背着狱警钻到制作出来的衣服堆里，用塑料袋接尿或直接尿在衣服堆上。委托单位接受到衣服后，发现衣服上有痕迹的，可能怀疑是水痕，但也有可能

是尿迹。

“曾有犯人看不惯狱警们良心败坏赚黑钱的做法，把监狱里包装卫生筷、牙签、挑选荞麦的内幕，通过特殊渠道反映到相关一些单位。”但是那些官员们只要收到好处费，对所有的大小罪恶都开绿灯，即便检查出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而狱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从商店买回的衣裤，都用清水洗一遍之后才穿，他们自己也担心所买的物品会不会是监狱的奴工产品。

石家庄监狱的情况就更糟糕。方便筷堆在院子里的土地上，厕所也在地面上，比地面略高。夏天下雨过后，厕所里的屎尿随着雨水溢到地面，“泡湿了堆在院子里的筷子袋。天晴以后，地面干了，她们就把粪便水浸透的筷子袋打开，把筷子摊在地下晾干，然后还用纸条包装起来，照样装箱运出去出售”。

这些产品黑箱作业，无人监督，无最基本卫生条件保障。正常的食品（入口），以及服装（贴身），都应有身体无传染病等保障，然而在中共监狱内，这些都是空谈，奴工食品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和检验、检疫。而服装生产，上岗合格证就是一个摆样子的牌子。佳木斯监狱也知道生产这种极不卫生的奴工产品是见不得人的，一有外人来，就把在押人员锁在屋里，不准出入，不准发出声音，怕外人知道。

国际谴责

长期、残忍的奴役屡被国际曝光，甚至被拍成电影，震撼人心。

2001年12月20日，法轮功学员王可非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害怕担责任，匆忙把她

送到铁北劳改中心医院。王可非于当日含冤离世，年仅 35 岁。18 年来，王可非的家属一直在追问她的死因，但却没有音讯。

2019 年 5 月 20 日，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电视台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这一人间惨剧拍成了 9 分钟的调查影片，在新闻 11 台 (FOX 11) 播放。



福克斯播放调查影片《一个姐姐的就赎》

王可非就是因为绝食抗议超负荷奴役而被迫害致死的。当时，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劳教人员每天早晨 4 点开始劳动，一直干到晚上 10 点，有时到半夜 12 点，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很多人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有几个人受不了，晕了过去。

11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干活到深夜两点还不让睡觉。王可非站出来说：“我们没有犯错误，没犯罪，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值班狱警、主管生产的大队长栾云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王可非坚持自己没错，为了抗议迫害，开始绝食。三小队狱警王丽华把王可非单独关在走廊尽头的的一个房间里，站立着绑在双层铁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动。这种刑罚不亚于死人床，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一双脚上，时间一长，双脚、双腿浮肿，关节不能活动，头晕目眩，精神



黑嘴子劳教所生产的蝴蝶产品，
漂亮的产品背后淌着鲜血

恍惚，非常痛苦，况且王可非还在绝食期间。

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有一次接近走廊尽头的时候，听到可非喊，‘你们放开我，都关了我 9 天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第五十二条规定，“连续使用戒具不得超过 7 天。”黑嘴子劳教所对王可非的迫害已经触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时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几天给灌点食。几次灌食后，王可非开始吐血，身体虚弱得已无力行走，狱警甚至还逼迫她下楼搬东西。从王可非开始绝食到 12 月 20 日被送到省劳改中心医院后离世，前后一共 25 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逝去了。

在此之前，一部反映法轮功学员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被奴役的影片《求救信》在海外公映，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奴工产品问题的指控。



年轻漂亮的王可非被迫害致死



酷刑示意图：手脚连铐

“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
了这个产品，请帮忙把信
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
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
不一天工作 15 个小时，
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
何节假日。否则，他们
就将遭到酷刑折磨、打
骂体罚虐待，几乎没有工

资（一个月 10 元人民币）。”2012 年 10 月，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凯斯（Julie Keith）从家中的储藏室拿出万圣节装饰品，意外发现装饰品中这封求救信。信件是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发出的。写信人孙毅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进劳教所，被迫超负荷工作，并被残酷折磨。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了这封求救信。

2016 年 5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缝纫致富》报告指出，中国服装出口占世界服装出口的比例为 41%，是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供应地。而一位不具名的服装业内人士称，来自中国监狱系统的服装生产量，约占到全国服装生产量的 10%，也就是说，中国监狱服装生产量约占到全世界的 4% 左右。

2012 年 8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工业事务的委员塔亚尼在记者会上说：“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58% 产自中国的商品被列为危险商品。产自中国的童鞋，其铬黄含量超标 10 倍。”塔亚尼也负责追查涉嫌舞弊的劣质商品，他表示：“源自中国的假冒商品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行业，包括玩具、工具与纺织业。”



孙毅手拿他当年寄出的《求救信》，电
影在海外上映后引起震动

很多资料显示，中国大陆许多出口产品来自监狱场所，由奴工在恶劣环境下生产，质量难以保证，极易危害健康，奴工产品的诞生过程集脏、乱、毒、违法于一体，不仅严重侵犯人权，也违反国际法规标准。

八、隐秘的投毒

中共在数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文革中，有着酷烈的杀人手段，然而与 21 世纪的中共用精神药物毁人神志相比，显然后者更让人不寒而栗。

高淑英清醒一点的时候，发现自己衣服被扒，双手、双脚、头发都被紧紧地用绳子捆在一个铁床上，身体呈大字形，一点也不能动。

几个陌生男人围着她问“还炼不炼”，高淑英好不容易说出一个字“炼”，就又失去了知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高淑英再一次醒来，头很痛、很沉、睁不开眼睛，大脑一片空白，发现自己还是呈“大”字被捆绑着，只是换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 10 来个年龄不等的怪异女人。后来才知道这是北安精神病院。



中共将精神病院也变成迫害
法轮功的地方

高淑英，塔河三中高中英语教师，是从家中被绑架到这里的。2001 年 1 月，黑龙江省塔河县“610”主任李智华、塔

河三中校长石宝申、工会主席李亚军开车把塔河县法轮功学员高淑英从家中劫持到黑龙江省北安市，中途李智华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青年男子，把高淑英按倒强行打了不知什么针，高淑英立刻就失去了知觉。

精神病院的许多大夫和护士很粗暴，高淑英越解释，他们越是强硬地灌药，强行打针，还不让她走出病房一步。高淑英开始绝食，他们就几个人把她摁到床上插胃管继续灌，灌得肠子都翻个，口、鼻出血。

高淑英被灌食后，胃难受就全吐出来了，灌水也吐，身体很弱。护士大夫们给高淑英每天打7瓶点滴（每瓶500ml），不知什么药，打上药浑身骨头都钻心的痛。24小时都被打着点滴，头一天的药还没等打完第二天的药就插上了。高淑英的双手、胳膊、双脚、腿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找不到血管。

最后高淑英被摧残得食水不进，灌什么药、打什么针也不能吸收，奄奄一息。北安精神病院怕高淑英死在那里，一遍遍地给塔河公安局、“610”、及塔河三中打电话催人赶快来接，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互相推托。家人知道后赶到北安精神病院，被勒索1万元，才把人接出来。

高淑英被灌的什么药，没有人会告诉她，但药效极强，一针下去就能让人神志不清，但手段又是如此隐蔽。在中共不计其数的迫害伎俩中，药物迫害可以说是非常狠毒、立竿见影，同时也是很隐蔽的一种。有时把药下到饭里水里，谁能想象，一碗面、一碗水、几片药，就能使人精神失常，很快浑身难受、失去记忆、思维不清、走路歪斜，甚至夺命，可谓“借药杀人”，而这种迫害竟然是系统性的。

中共在数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文革中，也曾用过酷烈的杀人手段，然而与21世纪的中共用精神药物毁人神志相

比，显然后者更让人不寒而栗。

致命药物

据明慧网统计，在 4287 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 827 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包括口服药物、注射不明药物迫害。

1999 年 9 月 12 日，谭桂华去北京为法轮功请愿后回到了家，还没来得及坐下，她工作单位和政法委的一些官员闯入她的家中，警察用武力把她拖入山东省胶州精神病院。那时，他们已经准备了大剂量的注射剂，打算一来就给她注射，但谭桂华拒绝注射。一个高个子护士出去了，带回 8 名精神病人。



酷刑示意图：打毒针

他们把她按倒，强行给她注射。仅几秒钟，她开始感到虚弱和难受，心脏开始急速跳动，不得不把头顶在墙上，两手用力地撑着地。在极度疼痛时，她用力地咬住被子，尽量不出声，嘴咬出了血，然后失去了知觉。

后来，一个女医生经常问谭是否继续修炼法轮功，谭说：“是”。医生就用电针电她，她总共被电了 7 次。另外，她还被灌食药物，并每天注射 3 次，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天，女医生让一个姓马的护士给她注射另一种药物，据说是进口药物，药效能持续一个多月。那次注射后，谭桂华的月经停了，她的气球不能转动，而且变得反应迟钝。几天后，他们在注射中又加入了另一种药物。在这次注射后，她全身剧烈颤抖，甚至拿不住一个碗。她就这样被折磨了 20 天。

当她的家人最后来接她时，她的头脑完全是糊涂的，而且看不清东西。她的头脑完全空白，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失去记忆。全身肿胀，目光呆滞，反应迟缓，说一个字都要很长时间。

山东济宁市法轮功学员卢冬梅 1999 年被送进济宁市精神病院迫害，被强制注射药物后，不由自主地想走动，不能入睡，全身无力，什么也不能干，脑子一片空白，一分钟象一天一样漫长，眼睛不能集中视物，心里承受地狱般的煎熬，后来身体开始变形，胳膊和头都扭到一边去，不能自主。

黑龙江省宾县松江镇法轮功学员谭广慧，2001 年 6 月在万家劳教所被狱警强行打毒针，后被抬进男牢遭羞辱，被犯人强暴。谭广慧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又被狱警关进万家劳教所医院每天打毒针，让她失去知觉，后再遭警察强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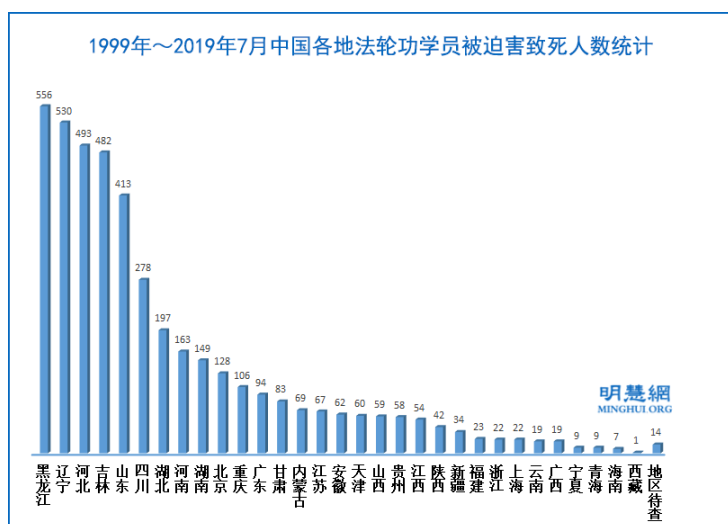
从前的谭广梅；右图：被迫害后的谭广梅，每天在家里来回踱着小步。

据曾和她一起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谭广慧曾说：“不知道他们给我打了什么药，我眼睛看着男警察在强暴我，可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次看到，谭广慧被拖上床，紧接着进来五六个穿白大褂的人，给已经神志不清的谭广慧打了针，还有人给她录像，她被带走了。在巨大的精神打击和药物毒害下，谭广慧精神失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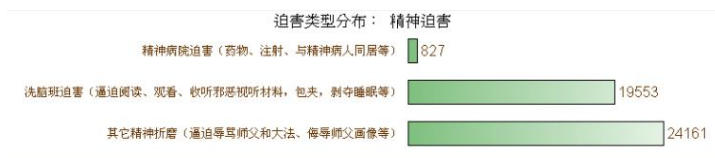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钢铁厂法轮功学员蒙潇，2003 年 11 月 19 日蒙潇被关押在金堂县看守所，看守所警察多次将她

送到 201 医院强迫输液，所用的全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品，包括两支安定和一支冬眠灵。每次打针回来都昏睡两三天后才有所清醒，然后又马上送去医院。

后来蒙潇对医生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医生拒绝再给她注射有毒药物，劳教所于是就将蒙潇改送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继续输液，输液后蒙潇又出现昏迷两三天才苏醒的症状。家属请求公安局放人，成都市“610”办公室答复说：宁可让她



死在医院或看守所，也不释放。2004 年 1 月 8 日，蒙潇再次被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之后再也没有回到看守所，遗体在不通知家属情况下被强行火化，年仅 37 岁。



在 4287 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 827 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

据明慧网统计,在 4287 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 827 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包括口服药物,注射不明药物迫害,与精神病人关押在一起等等。山东的范秀芹、徐冰;广东的黄伟;上海的马新星;重庆的张英琼;陕西的魏欣蓉;江西的殷进美;黑龙江的鞠亚军、董连;湖南的杨舜英、张志明、郭名高、李甲菊、童顶庆;四川的谭金会、袁永文、高光崇、吴义华、祝艺芳、邓建刚等法轮功学员都是被药物摧残迫害致死的。

在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酷刑折磨、药物迫害而致疯或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有数十人,精神失常后致死的达 8 人(苏菊珍、张海燕、杨景芝、于秀春、张晓敏、王岩、柏淑芬、田绍艳);被迫害精神失常的女性有 57 人(李景华、律桂芹、李春兰等),男性 3 人(李国刚等)。马三家的警察在摧残法轮功学员时毫无人性地说:“不放弃修炼,有多少得精神病的!”

在马三家劳教所,一个负责“转化”的人给律桂琴端来一碗水,骗她喝下去。她喝完后吐了一夜口水,人不太清醒了。当天夜里来了好几个人,她在朦胧中听到她们小声嘀咕,意思是看她死没死,推她一下一看没死。从那以后,她没有了记忆。2011 年 3 月 17 日,她已精神错乱。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古城法轮功学员苏菊珍,在马三家教养院被强制施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而离世。遗体火化



苏菊珍



她的临终遗照

时，头盖骨、小腿骨、肋骨都是黑色的，无法烧化。向专业人士咨询得知，这是药物中毒的结果。

据和她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回忆，更为残酷的酷刑就是“龙头扣龙尾”，狱警将苏菊珍的手指尖与脚尖扣一起，然后犯人坐到她背上去。那是半夜了，就听见苏菊珍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是 40 多天第一次听到她那么惨的叫声。她是特别坚强的人。第二天，狱警邱萍非常高兴，因为她终于得到了苏菊珍的只言片语，但是苏菊珍就再也没开口说过话。过了两天，邱萍就带苏菊珍去看病，回来说她是脉管炎。从此，一个健康的苏菊珍走路就瘸了，而且她再也没说过话，劳教所每天都逼她吃不明药物。

六次投毒

当她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她赶紧吐出来，吐出东西是杏黄色的东西，她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外，毒死了好多苍蝇。

2008 年 4 月 28 日这天晚上，被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宋彩屏接到家人电话，简单的谈话中，她提到一句人间地狱的话语，三大队的黄旭红大队长立即中断电话，大骂她两个小时左右，并在第二天早上，把她关进仓库里面的小黑屋子，门窗全封起来了，与外边隔绝。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洗漱，不让换洗衣服。用双铐子铐住双手，用拔军姿罚站，强制写“三书”，还强迫骂人，白天黑夜的站了 7 天。

到了第 7 天的时候，恶警告诉她，如果不写“揭批书”，仓库里放的其他 84 个劳教人员的衣物等日用品，都不许这些人使用，采取株连别人的办法，以挑起事端。

劳教所谎称宋彩屏有心脏病、高血压，强制她吃药。她不吃，队长就指使人在她的水杯里放不明药物，她就不喝水，所以劳教所的这一招就行不通。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搞个移花接木，把别人的病历移给宋彩屏，谎称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就在 2008 年 5 月 4 日一早，劳教所把编造的“揭批书”交了上去，在宋彩屏的早饭里放上毒药，想毒死宋彩屏，但她没吃饭。饭后大约 10 分钟左右，黄旭红大队长领着人来看了一下，就走了。在早 9 点钟时，就组织三大队人员到医务室抽血化验，把宋彩屏也叫去抽血化验。

5 月 12 日晚上 12 点左右，一个夜班警察，到她床前反复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看她没动静，就到她床下拿水杯。她一下子起来了，那警察马上就走了。

当天后半夜 2 点左右，警察又派值班“小哨”（吸毒劳教值班的）往她水杯里放毒药，她知道，从此，她再不喝热水了。

5 月 19 日晚上 12 点左右，值班“小哨”又往她的水杯里放毒药，被同屋吸毒人王某某发现，把她赶走了。宋彩屏一直很警觉，识破了她们的诡计。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姓常的大队长。



阴险的投毒

2009 年 4 月 22 日，宋彩屏绝食抗议，要见所长和检察院院长，狱警不但不让见，还把她关进小黑屋里，让吸毒人加害于她，加重迫害。

在 5 月 4 日中午，劳教所指使人在宋彩屏的菜碗里放上毒药，当她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她赶紧吐出来，

吐出些杏黄色的东西，她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外，毒死了好多苍蝇。她把大个苍蝇捡了二三十个，几经周折，反映到小黑河检察院，让他们看到毒死的苍蝇。然而，事后劳教所没有对投毒者作任何处理。检察院也不了了之。

警觉的宋彩屏，被劳教所先后 6 次投毒而幸免于难。

她的右脚掉落下来

黑龙江鹤岗市一名农村妇女宋慧兰，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后，多次遭到迫害。特别是在 2011 年被绑架后，在汤原县看守所遭到非人的折磨。2 月 23 日，汤原县看守所所长闫勇、李狱警、穆占国、姜继武、杨丽等人，凶狠地将宋慧兰按在铺上，给她戴上手铐，快速静点一瓶不明药物。随即宋慧兰感到剌心地难受，满地打滚，话都说不出，痛苦得生不如死。之后，膝盖以下全部失去知觉，身体发硬、僵直，舌头发硬，不能行走，身体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大脑反应迟钝，记忆断断续续。2 月 28 日后半夜，她的心脏异常难受，煎熬到极点。

狱医张俭红第二天看了宋慧兰的右腿后说：“这条腿废了。”当时宋慧兰的右腿起了大紫泡。回家后，宋慧兰身体僵直、眼神发呆、不会说话，手、腿直挺挺的，不能回弯，象木头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和知觉，右腿以下，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淌血水，摸上去硬邦邦，象铁板一样，一敲砰砰响。一天比一天恶化，越来越黑，越来越硬。一动弹，就顺着腿淌血水。



被黑龙江汤原县看守所折磨，宋慧兰右腿焦黑、溃烂、脱落

她分分秒秒都在巨大的痛苦中煎熬。姐姐和女儿轮流将她抱在怀中，生怕她就这样离去，亲人心碎万分。5月25日，宋慧兰的右脚掉了下来。

转化针与废功药

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狱警把毒针、毒药称为“转化针”、“废功药”，这确实就是他们的邪恶目的。

狱警们如此不遗余力地给法轮功学员投毒，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采取阴险的手段，指使包夹、卫生员在水里或饭里下药，甚至佯装对你好，把药放在牛奶里，或者是骗你吃药，比如板蓝根，但实际上是毒药。这种药一碰水就化掉，无色，稍有苦味，吃的时候不太容易察觉到，但吃后会导致精神错乱。他们往往3倍、8倍甚至10倍超大剂量下药，令人痛不欲生。

打毒针，有的是在输液时加入药物，更多的是强行把人摁倒、捆绑，注射毒针。目的就是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所以将毒针和毒药称为“转化针”、“废功药”。

使用的药物多种多样，如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的用药包括：酞剂、胶剂、粉剂；还有喷雾的杀虫剂类和有硫化物之类的化学药剂；还有针尖样的黑色颗粒、白色颗粒；有带有病源的生物制剂；也有专门破坏人的五脏六腑各种器官的药物。法轮功学员服用后会出现各种病状，最典型的是使人出现心脏衰竭、肾衰竭、脑血栓症状，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排泄系统、消化系统，使人出现皮肤病等等。恶警与犯人用

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药物来源于监狱总医院或监狱医院。

山东省女子监狱是一座新建的监狱，是 2012 年从工业南路老监狱搬迁过去的。里面楼房、道路、花草树木，一派光鲜。可是就在这外表光鲜的背后却掩盖着极其邪恶、恐怖的迫害，用药物迫害服刑人员简直就是常态。

据明慧网报道，监狱在法轮功学员的入监档案上，都写着“家族有精神病史”，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下药，慢性中毒。短期没有反应，时间长了，会出现幻觉、记忆力减退、乏力、反应迟钝、焦躁、甚至出现精神病人症状等。监狱以法轮功学员“有病”为借口，逼迫法轮功学员去医院打针或吃更多的药，在打针和吃药“治疗”以后，很多人情况越来越坏。

被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的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氯氮平、氯丙嗪、丙戊酸钠之类的药物是专门用于治疗精神病或癫痫病的，将这些药物大剂量的使用于健康人身上，起到的作用不但迫害人的中枢神经，还将人的肉体摧残，有的人就真的被迫害成了精神病。

山东省精神病院的药物迫害，在全国是最严重的。除了山东省女子监狱，济宁精神病院、泰安精神病院、临沂精神病院、潍坊昌乐精神病院、山东王村劳教所、山东省胶州精神病院、蒙阴县中医院等都采取这一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所以它是系统性的迫害。同时又是一个有计划的，上而下的迫害政策，中共在“转化的实施方法”中，毫不掩盖地宣称：“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

除了下毒药，打毒针，还放毒气、喷毒液、撒毒粉等等。四川遂宁市新民街年近 70 的法轮功学员廖邦贵曾被警察喷射不明液体药物，右耳根上顿时感到奇痒无比，灼痛难忍，他忙用纸巾一擦，鲜血直往外流。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林南仓镇丁官屯村法轮功学员徐翠云被绑架后，关入铁笼子，恶警梁超向其脸、鼻孔喷洒腐蚀性很强的药水——一种叫 OC 的药水，他们自己的皮肤都不敢碰。之后恶警又把药水喷到毛巾上，再将毛巾蒙在徐翠云脸上从脑后用力拽。

一位山西法轮功学员记述了她在晋中女子监狱遭受的无所不在的药物迫害。2008 年 10 月的一天，吃早饭时，杀人犯李丽荣给了她一个鸡蛋，上午是一缸汤面条，到了下午两点钟以后，她就有中毒的症状。11 月 21 日晚上，在李丽荣的指挥下，几个犯人把“药”洒在她的被子、褥子、食物、衣服、毛巾、牙刷、裤衩、鞋、袜子、卫生纸等一切用品上。而副指导员王彩平，队长王季玲，还叫她脱棉衣睡觉。可是一睡下，浑身象触电一样。这年的除夕上午洗澡，女犯陈运英说把“洗发水”倒在她头上，结果，她的头皮被抹上洗发水的地方就肿了起来，有一寸多长，两厘米宽。有时她喝水，水中被下了毒。刚洗了裤衩、袜子，趁她上厕所时，恶人又把药倒在这些东西上。



酷刑示意图：关铁笼子

还有一种恶毒的“细菌疗法”，是贵州都匀监狱的迫害手段，竟把肺结核病犯吐的痰拌在饭菜里让法轮功学员吃。因

长期处于禁闭状态，饭菜全由犯人操作。有 5 位法轮功学员宋彬彬、王寿贵、周顺志、胡大礼、杨秀敏都被传染上了肺结核。

花季与噩梦

谁能想到，公安局的一碗面条就能把 20 岁的女孩赵冰迫害得精神失常。

对她，2009 年 4 月 17 日是噩梦般的日子。早晨五点多，几辆警车和 20 几个警察把赵冰家团团围住，然后砸门，再用撬棍撬破门锁。

6 点钟，3 个警察闯进屋把赵冰母亲魏秀英按住，铐上手铐，用抹布堵上她的嘴；又有 3 个警察闯进正在熟睡中的赵冰屋中，把她从被窝里拽出来，裤头、背心被拽掉，在这万分惊恐中被铐上手铐。警察又将赵冰父亲、大姐赵红都铐上手铐押上警车。

赵冰一家被劫持到凌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遭隔离非法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多名恶警对赵冰进行低级下流的语言侮辱、羞辱、谩骂、恐吓，还给她抽血。

审讯到半夜时，警察强行给赵冰一家人每人一碗面条，魏秀英吃到 1/3 时发觉面条有味，就不吃了。赵冰因一整天没吃东西早就饿了，将一碗面条全部吃光。赵红和她父亲没吃，什么反应也没有。魏秀英吃过后不长时间出现头晕、呕吐、嗜睡、抽风、神志不清，就这样还被判刑 7 年。

赵冰回家后精神恍惚，时而理智不清，不长时间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胡言乱语、大喊大叫、把自己关在屋里不与任何人接触，曾半夜从 3 楼跳下，失踪一天一宿。几年来不知洗澡，不洗漱，来月经都不知垫卫生巾，家里的被、

褥没有一个不带血的。吃饭都得她父亲想办法从窗户往里送，有多少吃多少，胖得吓人，后来从饮食上给她控制，一身肥肉总算减了下来。5年中一头长发都生了虱子，身上的衣服都穿烂了，指甲长得吓人。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毁了。

2010年，刚读大学一年级的19岁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郭宝阳被绑架至青岛市大山看守所。警察在郭宝阳的饮水和食物中下放不明药物，还对他释放不明刺鼻气体、噪音和刺眼的亮光，一次一狱警见郭宝阳闻到奇怪气味后，阴笑说：“闻闻是什么味，好闻吗。”

被非法关押7天，郭宝阳一回到家，药物效应就开始在他身体显现，出现精神失常，神智不清，头痛，出现撞墙、跳楼的行为，每天发作数次，其母悲痛欲绝，寸步不离守在儿子身边。青岛市“610”警察是有计划的导演郭宝阳自杀、发疯的事件，并已事先邀请媒体记者，但最终阴谋没能得逞。郭宝阳数次被母亲救起。

郭宝阳回家后，部分邻居受警察、居委会指使，监控郭宝阳一举一动，参与迫害郭宝阳。如警察通过永平路居委会，让郭宝阳的一个小学同学L到郭宝阳家打探情报，表面是关心，实质是企图在郭宝阳精神异常期间促使他跳楼自杀。郭宝阳的母亲开始时没在意，后有所觉察。一次L说带郭宝阳出去放松一下，散散步，结果下到单元楼4楼时，他推开走廊的窗，轻声的对郭宝阳说：“下去吧！”因这时发现有人，阴谋没能得逞。之后L又叫郭宝阳回家在插座上便溺，企图令他触电自尽。



19岁的郭宝阳险些被害死

据郭宝阳在恢复神志后的回忆，大山看守所好象一个人

体试验室，他们给被关押者做试验，下药、释放不明气体等，然后观察受害者的反应。药力发作时，受害者会感觉受到一种指令控制而无法摆脱。

白衣魔鬼

把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折磨成“精神病人”，这就是他们要干的，从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苏联古拉格，都从未用过如此惨绝人伦的阴毒酷刑。

2018 年 12 月 3 日，大陆上访民众在北京被专车截访、直接送精神病院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片中访民愤怒高喊：“大伙都瞅好了，这里是北京市民康医院，上访的就被往精神病院送，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干的），精神病院送来多少上访的了？……”并指车上标示的“救助专用车”，其实就是截访专车，精神病院成为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迫害，在这里“被精神病”

“精神病院”就这样成为中共迫害民众的隐形工具，这与中共自己的规定背道而驰。早在 2010 年 5 月，《武汉晚报》报道，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武汉结束，有 23 个省市分管领导参加，要求“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也就是说，除非警方批准，否则安康医院不得收治其它来源的社会人等。同时，公安部要求各省至少建立一所安康医院。

安康医院名义上是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医院，但从 1999 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被用来加重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由公安部门控制的安康医院，披着“安康”的外衣，却远远躲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在中国，有二三十家安康医院运转着，它们不与外界接触，鲜为社会所知，即使是在公安内部，多数人也对其所知甚少。

南京浦口监狱精神病院官方名称为“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2005年12月15日从常州溧阳市竹箦镇整体搬迁至南京浦口，承担全省监狱系统精神病犯的鉴定、治疗、康复，是全国监狱系统第一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

看着身着白大褂的大夫，在院内走来走去，然而他们阴郁的表情，匆匆的步伐，谁能知道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打下去的那一针，会要了谁的命？！从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苏联古拉格，都从未用过如此惨绝人伦的阴毒酷刑，他们不仅屠杀生命，还让人生不如死，丧失意志。

对于中共公检法人员而言，来自江泽民的指令明确、简单，所有的目标就是一个，判不判刑不重要，人是死是活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的信仰，“转化”才是第一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手段都可以动用，“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指令”，在明慧网一则又一则的实时报道中，却如铅坠地般地表明，基层警察对于这个“原则”，早已在各级“党委”的宣贯中烂熟于胸。

然而，当这些消息在明慧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刊载出来之后，世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样残酷的事实从20年前直至今天，仍然在发生着；1944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的鲁道夫·弗尔巴，在近9个月的呐喊与呼吁中，几乎无人相信他所述说的集中营里的残酷事实，甚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历克斯·富兰佛特也不相信此事。这样的

悲哀，只有鲁道夫·弗尔巴才有切身的体会，

9个月过去了，当人们醒悟过来，解体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然而在9个月中已有43万人被屠杀。

九、墙国之罪

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国”，却是真正的“墙国”，他们把揭露真相说成“泄露国家机密”，唯此才能封锁信息、禁锢思想。

发声致罪

因魏星艳案，重庆“610”疯狂抓捕信息发布者，绑架了40多人，将至少10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5~14年重刑。

刘范钦被吊了30多个小时，放下来的时候，双臂、双手早已没有知觉，当即残废。看守所警察还毫无人性地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断手杆”。

她是因为魏星艳事件突然被绑架的。魏星艳是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硕士研究生，2003年5月11日在校园内被沙坪坝区“610”警察抓捕，警察怀疑她在校园里安放了有法轮功字样的气球和条幅。5月13日晚，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警察唆使两个女犯人强行剥光魏星艳的衣服。一个警察把她按在地上，当着两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事后魏星艳绝食抗议迫害，狱警强制灌食插伤了她的气管和食管，造成她不能讲话，被紧急送往重庆市西南医院。

消息走漏了出来，重庆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将魏星艳被凌

辱的事件在明慧网曝光，但重庆大学校部、研究生院及校保卫处，不是协助调查事实真相，替受害女学生寻求公道，而是在“610”等机构的胁迫下，否认魏星艳是该校学生，甚至临时修改校网络专业信息，否认有“高压直流输电”这一专业。重庆大学副校长张四平在美国著名沃顿商学院举行的中美教育座谈会上被提问时，公开承认该校法轮功学员会因为其信仰而失学。但几天后，重庆大学发布了一则通告，又更改了那位副校长的答复，宣布魏星艳不是学生，而是一位“坐台小姐”。

与此同时，重庆“610”疯狂抓捕信息发布者，绑架了 40 多人，将至少 10 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 5~14 年重刑。卢正奇被指控是这篇网上文章的作者，袁湫雁据说是帮助卢正奇发表这篇文章，他们两人都被判 10 年徒刑。黎坚曾在法轮功网站上发表文章，他因此被判 13 年徒刑。陈庶民是卢正奇所在公司的领导，被判 12 年徒刑。殷艳被判 5 年徒刑，可是关于她做了什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刘范钦被怀疑在其中传递消息，2003 年 6 月 21 日夜，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砸开房门将她绑架，27 日从看守所用小车拉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在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波等人的指使下，公安分局主任华勇、国保支队长文方火现场指挥，警察李轲、谭旭、胡彬、黄小月等人分成两组，轮番对她进行酷刑折磨。

刘范钦自述称：“他们将我双手强制吊铐在窗户外墙的铁栏上，人站在室内背靠着墙，双手被吊铐在头顶上方往窗外斜拉，中间隔着几十厘米厚的



刘范钦被怀疑传递信息，被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判刑

砖墙，腰部正好被窗沿顶着根本无法站直，整个身躯只能向后仰，脚尖着地。半小时不到，我就已经气喘吁吁。由于腰椎向后弯曲承受不住，我只能艰难的不断左右微微侧身，但双手被拉伸吊铐，腰部又被窗沿顶着，身躯也动不了多少。而恶警却根本不顾我的死活，也不准吃饭、打盹、上厕所。就这样，在身躯变形扭曲的高强度拉伸吊铐下，连续 30 多个小时撕心裂肺的剧痛和多次昏迷后，恶警才把我放下。”放下来时，上肢已整残废，毫无知觉。但是，公安丝毫不顾及我上肢残废，仍将我移交检察院，被冤判 9 年。

更长的刑期

国际社会的调查显示，对这些懂互联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迫害非常严重，他们的刑期也 longer，这正体现了中共对人们听到法轮功声音的极度惧怕。

据明慧网报道，多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上网披露迫害真相而被判刑，清华大学教师褚彤也是其中之一。

褚彤曾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她和丈夫虞超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虞超是网络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主要职务，收入颇丰。褚彤在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教，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虎虎。

这个清华之家同时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之家。虞超当年曾两次参加法轮功创始人在北京、天津举办的学习班，他的妻子褚彤、姐姐虞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还有老



褚彤因在明慧网发表署名文章揭露迫害判重刑

岳父——一位部级劳模，都修炼法轮功。

迫害之后，褚彤夫妇到天安门打“真、善、忍”横幅被公安抓捕，褚彤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2000 年初秘密审判后被判刑 18 个月。2001 年夏天褚彤出狱后，冒着被再次抓捕的危险，在明慧网上发表署名文章，以自己一年半的铁窗生涯，揭露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宣布由于高压迫害下所写的所谓“保证书”作废。

为了避免遭到进一步的迫害，褚彤只得把不满 4 岁的儿子虎虎托给朋友抚养，母子分离的场面令人心酸，小家伙懂事的说：“妈妈，等坏人没有了，你就来接虎虎回家。”

不幸的是，褚彤在明慧网发表署名文章揭露迫害，被定为“大案”。2002 年 8 月，褚彤夫妇在北京被秘密绑架，被判 11 年和 9 年重刑。

天津离休老干部程科在天津颇有声望，被誉为“冬泳一枝花”。她因接受香港记者电话采访，讲述 1999 年 4 月 23 日去天津教育学院澄清事实而被警察殴打的事实，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刑拘。程科后来被劳教两次，最后是在天津河西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期间遭野蛮灌食身亡。

2013 年 12 月 20 日，雾霾中的江城武汉，在凛冽的北风中显得更加阴冷。江汉区法院广场四周早早布满的警察，路口警察对过往行人侵权录像，广场上游弋的江汉区各社区指派的工作人员，使得江汉区法院显得更加阴森、诡异。武汉市各社区草木皆兵，早上，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社区人员盯梢，还有一些学员遭到社区人员上门骚扰。这一切仿佛在告诉人们武汉市“610”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做最后垂死挣扎，显然是困兽犹斗之举。

这一天，原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

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天上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不法人员在武汉市“610”的操控下开庭，以所谓“有组织的向海外大量投稿”是“泄露国家机密”、“企图颠覆政府”，非法指控 4 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64 岁的崔海女士和 3 名大学老师沈学武、赵虎、陈岗。



崔海因给海外投稿被判刑，最后含冤离世

沈学武的妻子，一个弱女子，早就赶到江汉区法院。在旁听席上，当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非法指控与无理提问时，她那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拒绝回答！”响彻整个法庭。惊恐未定的法官恼羞成怒，指使粗暴的法警将她强行拖出法庭。

庭审无视正义律师的辩护，及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劝善而草草收场，最终 4 人都被冤判。崔海遭 5 年冤狱折磨，从武汉女子监狱里出来时头发枯白，骨瘦如柴，仅 19 天，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含冤离世，终年 69 岁。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 1999 年 7 月到 2004 年 4 月期间，已有 97 名法轮功学员由于上网下载法轮功资料，或在网上张贴法轮功材料等而被监禁、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法轮功网站的创办者张海涛，另有 3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国际社会的调查显示，对这些懂互联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迫害非常严重，他们的刑期也更长，这正体现了中共对人们听到法轮功声音的极度惧怕。

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原中共“610”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

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0 年之后郝凤军被抽调到天津市公安局的国保局“610”办公室工作，2001 年 10 月 3 日，天津市公安局网络侦查处发现有法轮功学员绕过网络安全遮罩登录境外“明慧网”。国保局“610”办公室一队负责此案，要求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协助进行监听、跟踪、秘密搜查和抓捕法轮功学员。年底，此“103”专案被公安部列为部级督办案件。2002 年年初，“103”案件开始抓人了，一下抓了 79 名法轮功学员。



原天津“610”办公室成员郝凤军公开声明与中共决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微博和微信成为主要发布平台，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在微信、微博上发声而被判刑。2015 年初，原广州购书中心的职工黄潜在微博上以《越狱档案》刊文，发表了 5 条名为《古拉格回忆录》的长微博，因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被非法判刑 5 年。2017 年 6 月，她被转至广东女子监狱四监区关押。她家人看她时，见她身体虚弱，十分消瘦。她告诉家人：“我快被逼疯了，快叫人来救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黄潜由于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劳教 3 年、判刑 4 年，历经各种酷刑虐待。

2013 年，拍摄酷刑演示图片的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一直被阻止与家属和律师见面。当家属质问，逮捕通知书上的“罪名”是“组织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是具有律师会见权的，办案警察竟然气焰嚣张地当场派人将“罪名”改成了“泄漏国家机

密、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为了制造打压的声势，给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们判以最高达 18 年的重刑，借口之一就是这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这些“国家机密”却和国家的事扯不上半点关系，与政治无关、与权力无关、与利益无关，仅仅是在揭露江泽民一伙对于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真相，中共对于法律的践踏可见一斑。

无所不在的监控

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在网络监控上投入巨大。公安部有 30 余万网警，国安系统也有 3 万多人专职网络监控。

2003 年 2 月 18 日，中国一家官方媒体中新网发表了一则消息：“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开发‘法轮功内容审查系统’”。报道说，“当该系统对输入的文本进行处理时，若文本是鼓吹‘法轮功’的信息，则判定为黑文本；如果是批驳或反对‘法轮功’的，则判定为红文本。”报道还称声学所开发的网络技术还应用于网关过滤系统，实现了单机、网关、政府监督的三级监控过滤系统，为建立单机、网关和政府三位一体的监控过滤机制提供了科技保障。在单机上，一旦用户要访问的网站内容是有关法轮功的，系统可以马上过滤；系统在过滤的同时上报网关，网关上报政府；政府监管监控部门可以全面监控。

到 2004 年 6 月底，上海为全市 1329 家网吧的 11 万台电脑安装一套全新的监控软件。通过这套软件，管理人员可在办公室里对网吧里任意一台电脑的情况进行监控。据悉，这套软件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投资 700 万元开发。

中共在“金盾工程”、“天网工程”等建设上投入巨资，有行业调研公司估计，中共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共装有 1.76 亿个监控摄像头，预计到 2020 年，中共将新装约 4.5 亿个摄像头。而美国只安装了大约 5000 万个摄像头。



密密麻麻、无所不在的监控

据北京交通管理局科研所所长梁玉庆透露，北京交通管理局在 2006 年，利用道路实时交通信息监测系统，参与几起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曾被列为北京市“大案”，并获中共颁发的“二等功”。

迫害法轮功的专职非法机构“610 办公室”甚至肆无忌惮地把“电子眼”直接安到了法轮功学员家门口。黑龙江省大庆市女技师、法轮功学员宋国琴曝光其居所被摄像头紧密监视，她在对江泽民的控告书中说，“自从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家周围警车不断，楼前后都是摄像头；警察、社区人员蹲坑、跟踪，经常上门或电话骚扰。”过去 17 年来，宋国琴曾被绑架 6 次，非法关押 2 次。

“610”人员、警察称，为绑架原昆明法轮功辅导站站站长王岚等人，警察不惜花费 200 万元的巨资动用地面卫星跟踪系统，寻找为抵制洗脑班而离家出走的王岚等人。王岚于



超过 20 万法轮功学员向“两高”控告江泽民

2012 年 1 月 1 日被迫害致死。

2014 年 ,中国传统新年前 ,山东济南市各区出现大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天灭中共 ,三退保命”等法轮功真相条幅。山东“610”人员扬言将之作为大案来抓 ,说济南市区有 17 处挂条幅的地方被监控器录了下来 ,并取了照片 ,给各派出所按照照片抓人。随后 ,济南市法轮功学员林晓艳、徐延江、刘新梅、柴迪云等被抓捕。警察称 ,这些人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去历城区仲宫挂“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天灭中共 三退保命”等真相条幅时 ,被摄像头录下来了。

原辽宁省委书记薄熙来可谓监控罪人 ,在大连和重庆投入巨资搞监控。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 ,以安全为由 ,大建封闭式小区 ,利用高墙和摄像头的方式 ,加强对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使大连市内的街道从 1997 年的 1218 条减少到 2000 年的 996 条。减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区中或被小区占用。

薄熙来到重庆后 ,惧怕法轮功真相传播 ,更怕他已被法轮功在国际上起诉的丑闻传到国内 ,对监控达到疯狂的程度——耗资 200 多亿元建设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仅摄像头就有 50 万个 ,遍布全市各区、各单位机构、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等。重庆市每个角落都在被监控之中。

2010 年 ,薄、王又在重庆建起“高精尖”装备的巡警平台 150 多个 ,高薪招聘昼夜循环巡警 4000 名 ,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重庆城高空摄像头星罗棋布 ;地上各类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红袖标”遍布大街小巷 ,重庆城变成了恐怖的密闭铁桶。

警察国家

正常国家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中共则运用该技术对公民进行监视。

2013 年 11 月 5 日，原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窜到河北怀来县土木镇二台子村，就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进行直接部署和指挥，叫嚣要搞全方位、网格化管理，一个都不放过。

李东生说的“网格化管理”并非一个用来形容管理严格的普通词汇，而是针对共产党成立的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全新基层组织。在明慧网公布的迫害法轮功案例中，这几年也出现了相应的网格责任人员和机构，包括网格长、副网格长、网格员、网格管理员、网格信息员、网格警察、网格辅警、网格格警、网格接处警、网格信息管理中心、网格服务中心、网格办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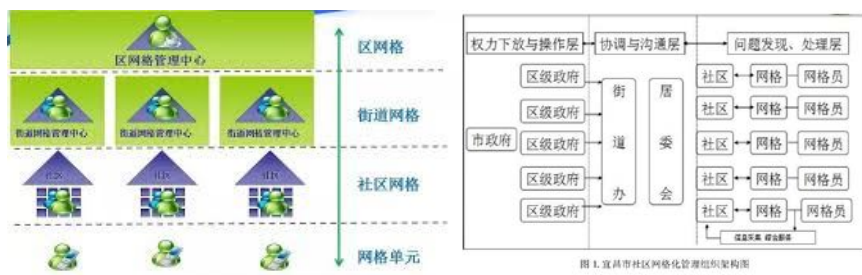


图 1. 宜昌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架构图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结构

2012 年 8 月 21 日，明慧网《长春南关区成立社会服务管理局 实为迫害机构》一文称“南关区的社区都叫网格，每个社区主任不叫主任，叫网格长，而且，每个网格长都配一台 GPS 定位手机，每台手机 24 小时开机，政府每月存电话

费 70 元，这个手机和社区电脑及区控制中心的电脑联网，还有一个工作 QQ 群，前几天还让把每个社区‘未转化’法轮功学员通过手机上传到控制中心。估计长春市都实行了这个‘网格管理’，南关区是全市所谓试点。”

几年过去了，如今网格化管理已全面铺开，成为了中共监控人民的一张大网。据大陆媒体介绍的浙江省乐清市的网格员，“每周至少 7 个半天，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在网格巡查”。

中共所谓的“网格化管理”，其实就是过去战争年代的“保甲制”加上现代数字化通信技术，再注入中共想要灭绝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邪恶动机，就形成了今天的把全中国变成一张监控网的“网格化”，中国沦为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

2015 年，中共公安部等部门以保证公共安全为由，欲设立一个“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而“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华尔街日报》评论，美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中共则运用该技术对公民进行监视。

十、精英们的梦魇

如果说文革 10 年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么中共对法轮功的 20 年残酷迫害，则各界社会精英遭受罹难。

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不乏高层政府官员、高级审判长、一级警督、大学教授、主任医生、航天专家、工程师乃至成功的商业人士。而在中共的酷刑面前，他们以往的成就与辉煌一文不值，只是被凌辱与迫害的对象，是一场波及全方位、各阶层的人伦浩劫。

梦断清华园

十几年之后，精神失常到已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柳志梅，有一天却突然在自家墙上写下了四个字：“清华大学”，这个和荣耀、快乐、痛苦、迫害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曾让她梦魂牵绕，而又为之心碎的地方。

在病情好转时，柳志梅常常念叨着一些人名，说那是清华大学炼功点的学长们，她甚至还提到了“黄奎”、“赵明”——那是两位原清华大学小树林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国同样遭受了残酷迫害，如今远在海外。

问她多大了，有时



当年的清华大学炼功点，左一为后来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奎

不语，有时会认真地告诉你“21”，那正是她入狱前的年龄，时间停滞在她纯真美好的记忆中。

柳志梅，曾是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的骄傲，1997年她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那时，清华大学师生及家属修炼法轮功的近 1000 人，一早上舒缓优美的炼功音乐就在校园内响起。

迫害开始后，柳志梅刚上大学二年级，清华校方逼迫她父母来北京把她带回家。9月，校方对她不予注册，之后强令休学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2000年初，柳志梅回到北京，和几个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2001年5月，柳志梅在北京海淀区的租住屋内被绑架。在一年多的辗转关押期间，柳志梅乐观而坚强。她教牢房里的其他人背《洪吟》，讲做人的道理。在自己的日用品非常少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她的坚强、善良象冬日里的阳光，给同在黑牢中的人们传送着丝丝温暖。

2002年11月，22岁的柳志梅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2年，转至山东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当时，清华大学这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610”的头目李岚清亲自蹲点清华，并用高额度所谓“985工程”等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听从指挥，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很多修炼法轮功的清华师生，与柳志梅一样在北京七处秘密关押，并被非法判以重刑。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至少有5人被迫害致死或含冤

去世，致残 1 人，失踪 1 人，有 23 人被非法判刑，25 人次被非法劳教，至少有 18 人次被绑架或强制洗脑，至少有 25 人次遭强制休学、退学、停职迫害，总计大约近百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清华师生中，至少有 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高春满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上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化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为两弹爆炸及清华大学的科研产业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春满教授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2003 年向联合国申请难民身份，当年就获批准。

2007 年，为了得到俄国的配合，中共给出 40 亿美元的诱人合同。江泽民和曾庆红胁迫俄政府把当时已 73 岁高龄的高教授遣送回中国。俄国受了中共的利益诱惑，把高春满教授遣送到北京。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满教授在迫害中去世，终年 76 岁。

29 岁的袁江，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学校高级教师。袁江于 1995

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清华大学早期的法轮功学员之一。回到甘肃后，任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成为甘肃省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

1999年迫害开始后，袁江因不愿放弃法轮功信仰被解职，改任技术总监。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2001年9月30日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当时因没有身份证而在一辆班车上被抓。袁江被捕后，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酷刑折磨他近两个月。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将袁江以“大”字形吊铐，大打出手，最后看见他确实不行了才放了下来，但仍给他戴着手铐脚镣。

袁江自行解脱了手铐脚镣逃离了魔窟。那是大约10月26日的事情。由于长期被邪恶疯狂迫害，袁江遍体鳞伤，加之长期绝食，身体极度虚弱。袁江艰难地潜出了魔窟，行走不远便体力不支，他钻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10月末的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4天。而山外面，邪恶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它市、县。有的家门被撬坏，甚至有一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逼从4楼跳下，摔坏了腰、腿。

后来，袁江坚强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学员家。在那里，一直挺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而离世。当地一位学员回忆见到走出魔窟后的袁江的情景时写道：瘦得几乎脱了相，要不是同修指引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你！你两眼微睁、口鼻流血、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那个时刻我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悲痛，摸了摸你的额

头已冰凉，拉了拉你微发硬的手，再看看你的腿，我几乎昏过去。你的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

袁江去世后，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兰州大法学员于进芳因帮助袁江，再次被绑架，后被迫害离世。

诱骗

“4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血淋淋的男子从我身边闪过，我惊呆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丈夫，我当即昏了过去。”

这是湖南省嘉禾县小学教师李菊梅女士在2015年6月向最高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叙述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情景。

李菊梅本人曾被劫持到看守所5次，关洗脑班两次，非法劳教两次，遭巨额罚款上万元，停发工资9年有余，到退休年龄又被“610”剥夺退休权。李菊梅控告江泽民后，郴州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亚斌恼羞成怒，叫嚣要将李菊梅关入监狱。4个月后，李菊梅在街上被警察绑架，后对李菊梅非法判刑7年。

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全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被迫害致死的至少有210人。这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紧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有关。

回溯以往，陈至立仕途升迁的关键时刻，无不同江泽民



李菊梅眼看着丈夫
被打得血淋淋

的提携有关。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陈至立步步紧跟江泽民，通过召开各种会议部署反法轮功行动，强行在教育系统推行江的迫害政策。

1999年8月1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京津地区部分高校负责人和教育部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就如何继续在教育领域打压法轮功进行了座谈。陈至立出席并发言，称打压法轮功关系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陈至立通过教育部给各省、市、区（县）教委（教育局）下达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人人都要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按任务写大“批判稿”、开大“批判会”、办大“批判专栏”，组织和强迫教师学生看攻击法轮功电影，并在大、中、小学组织反法轮功的“百万签名”活动。陈还通过教育系统将攻击和诬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题中。



陈至立非洲遭起诉
被传唤到法庭应诉

1999年，北京市教委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通过各校党委一、二把手强制在京的各高校，逼迫修炼法轮功的教职工、学生放弃信仰。对于不放弃信仰的学生和教职工，市教委“610”要求各单位上报名单，由“610”统一组织（每人须交四五千元）到“北京法制培训中心”学习，实行封闭式的强制洗脑，用污蔑法轮功的音像书籍内容灌输。

柳志梅被投入监狱后，清华大学仍不放手。清华大学的中共人员，包括她的大学教师，来到监狱，以“复学”为诱饵，

欺骗她说，只要她“转化”就可以保留她的学籍，并在监狱饭店请柳志梅吃了一顿饭。在巨大压力下，柳志梅违心“转化”，并充当了为虎作伥的“帮教”。在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拒绝转化时，恶警常逼她出主意想办法逼迫转化，招数越毒辣越夸赞，多次逼她动手打人。柳志梅偶尔痛苦地说：“……某某某的脖子不是我打断的……”

柳志梅一门心思复习功课，然而3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她复学的消息，柳志梅知道上当受骗了，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沉默寡言。

山东女子监狱的恶警为防止她从新找回信仰，编造出许多假消息，其中包括哄骗她说，她的名字已经登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榜上了。柳志梅曾绝望的说：“……我的名字都上了恶人榜了……”

清华才女之死

“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

从2002年底直到2008年柳志梅出狱前，山东省女子监狱副科级狱警邓济霞常带她到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每天打3针，约50毫升。大约2003年时，柳志梅的精神出现异常，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

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2008年10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柳家人，让

11月13日去接柳志梅回家。11月13日下午两点多，柳家人把柳志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志梅告诉家人，临出来前3天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说她后牙上有个洞，要去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需600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

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到第3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柳志梅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的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柳志梅很快就失去了记忆，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年龄，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往往重复3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没知觉。亲友们一致认为是出狱前打的毒针药力发作。据亲友称，经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监狱所称的“洞”只是为了注射毒针找的借口而已。

偶尔上街或在陌生的环境时，柳志梅常伸出手挡在胸前，象朝外推着什么似的，神情很紧张，她似乎在惊惧中努力保护自己。这个举动常令亲友们心痛不已，无法想象她曾经遭受了怎样的伤害。一次，亲友帮柳志梅换衣服，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柳志梅突然把亲友的手按住在乳房上，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另一只手朝着乳房击打着，使劲揉搓着，说：“他们就这样打我啊，就这样打，就这样打，我好疼啊……”



被迫害致疯的柳志梅，当有人试图接近，她就攥着双手躲向自家墙角

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得知柳志梅的情况后，把柳志梅接到家里照顾。她整夜不睡时，轮流守护她，为她擦屎擦尿，常洗衣服洗被褥，有时还会被她打被她抓伤，在她摔碗碟时不厌其烦地拾掇，为她买新衣，给她念书讲故事聊天……柳志梅慢慢平静下来。

然而她的精神仍然十分脆弱，稍受惊吓便病情加重，出现多次反复。每次受惊发病往往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数月才能慢慢平静，可是好不容易平静一些之后，稍受惊吓又再复发。在此期间，照顾柳志梅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辛苦。在学员们的辛苦付出和善意感召下，柳志梅一度恢复得很好，她不再尿床，甚至可以自己炒菜自己包饺子，人也变的温和懂事了。

一天，她出人意料地提笔写下了一页字，细看竟是“严正声明”。她开始学法，有时能连读两三百页，高兴时能连读十几页。她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多，很少喃喃自语了，穿戴的也更加干净整齐，看起来离康复之日不远了。

然而，就在她日渐清醒、康复有望的时候，2010年4月16日，山东莱阳市公安局柏林庄镇派出所的警察翻墙而入，把柳志梅及照顾她的4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绑架，家中财物遭洗劫。

当警察突然闯入时，一瞬间，没有人说话，只见柳志梅象忽然换了一个人似的，字字清晰、极其熟练的开口说道：“警察同志，我叫柳志梅，我炼法轮功我有罪，我判了12年，判我死刑也可以，判我死缓也可以。”象是在背课文。这次绑架对柳志梅刺激非常大，回家后不久离世。

当法官遭遇法官

“我敢说我是正的，你敢说你是正的吗？”一位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警察无语地走开了。当守法懂法、修炼“真、善、忍”的法官坐在被告席上，这还不是对中共司法的巨大嘲讽吗？

原本并不修炼法轮功的李德君，就是在旁听案件后走入修炼的。这位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旁听了大量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在旁听的过程中，他开始了解法轮功，读了《转法轮》等法轮功的书籍后，他被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从而走入大法修炼。他担任红旗法庭庭长后，用法轮功书籍中所讲的做人的道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2007年6月21日，李德君被大连市国保大队绑架，年底被大连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

姜淑华，北京大学毕业的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高级审判长，因1999年“7.20”去省政府讲法轮功真相被关押，此后因去北京上访被关押在黑龙江省戒毒所。2003年5月17日，姜淑华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并非法判刑两年。

一级法官孙灵华，原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经济审判庭庭长，1996年底被评为锦州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却因信仰法轮功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过3次。一位原单位领导站在监室门外，手扶铁门上的小铁窗栏杆哭着说：“灵华，你等着，想啥法我也得把你弄出去。”一位她以前办案的用户到看守所去看她，对警察说：“当地法院100个警察，有一个不收礼的法官也是孙灵华，看守所不应该关好人！”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一级法官黎梅，刚正不阿、为民做主、惩恶扬善，具有一副侠义心肠，在单位里是同事公认的好人，被访民誉为“黎青天”，却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功，在安徽宿州第三女子监狱遭到残酷折磨致腹水，进食困难，即使如此还每天被逼罚站，身体极度虚弱。

胡庆云，江西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干部，修炼法轮功后急性白血病都好了。1999年7月21日，胡庆云被中共公安机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抓，在监狱里，不允许炼功，不能学法，每天都是喝冷水，洗冷水澡，不几天就开始牙齿出血、鼻子出血、



胡庆云揭露中共诬陷迫害被判刑，含冤离世

全身出血点。“全身出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监狱里昏倒后被送到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医院一检查，说血象很低，“白血病”较严重，要赶紧采取治疗措施。

后来胡庆云被取保候审出来，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炼功，身体又开始走向康复。而中共邪党人员却在南昌电视台、省电视台、南昌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发假新闻，诬陷胡庆云是炼法轮功才得的白血病，谎说什么是政府用药治好了他。被取保候审出来后，胡庆云知道对法轮大法的诬陷后，迅速写了上诉材料交给政府及报社，要求更正。中共邪党人员不但不理，还威胁他，对他日夜监视，胡庆云被迫通过明慧网将事实真相告诉世人，揭露中共的诬陷迫害，2001年1月10日被判7年，3月12日就被迫害致死。

原最高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综合教研室副教授李莉，曾担任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中共开始迫害法轮

功，李莉被停课隔离审查，被学院领导非法开除公职，房子被强行没收。2004年3月被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十监区。每天被迫在监室里坐小凳子。从入监那天开始，狱方就不让睡床，只能睡在一张破桌子上。被逼迫劳动制作好利来月饼盒，往4楼背纸盒箱子，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

据李莉生前描述：监区长郑玉梅调动全监区的在押人员经常开批斗会，一次，我被带到一层空闲的楼上，狱警把监控器掰下，开始对我进行封闭式“攻坚”。我刚一进房间，犯人就一拥而上，把我摔倒在一块床板上。狱警指挥犯人在我的后背写污蔑大法的字，往我的内裤里塞污蔑大法的纸条。关押我的房间的墙上、地上、厕所都用黑墨汁写满了侮辱大法的话，警察和犯人让我踩上面的字，我不踩，两犯人就架我的胳膊拖着我走。监区长郑玉梅用穿着高跟鞋的脚踩着我，辱骂嘲笑我，逼迫我放弃修炼。我被罚站，两个犯人一边给警察织毛衣，一边监控我，我的腿、脚、和手都肿得象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四十几号的鞋子我都穿不进去，右腿没知觉了。我昏倒在地，醒来接着站，我站了14天，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没有了方向感，一下又摔倒在地，太阳穴摔了一个大包，血液渗透进眼睛，两只眼睛变成了熊猫状。犯人做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侮辱口号，硬是给我扣上，和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样……后来我被强迫干奴工活——包饺子，不停地干，象机器一样，不敢怠慢，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我脸色蜡黄，开始尿血，身上浮肿。

出狱后李莉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证金，没地方住，被迫流离失所。2015年11月6日中午，李莉在北京昌平的临时租住房内离世，终年62岁。

药剂师被灌毒药

军队一直是中共夺权掌权的工具,被中共严密控制在手中,对军队中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启动得更早。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主管药剂师李秋侠,是副师级文职军官。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999年8月被单位送到北京南郊的一所部队农场看管,被迫参加思想转化学习班,失去人身自由几个月之久,这可能是北京地区的最早的洗脑班之一。

难以想象的是,这位药剂师却被强行灌毒药。2000年6月4日,神智清醒、懂医懂药的李秋侠从部队农场被强行送至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精神病三科,开始了“精神病”治疗。李秋侠说:“我没病”,医院杨医生说:“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没病,炼法轮功就是偏执,就是精神病。先治疗3个月。”从此每天强制给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安定、抗抑郁药(共13片),李秋侠不配合,就把她绑在柱子上,把药研碎用鼻饲管灌下去。有一天上厕所,她发现大便中有粉色,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后确定那居然是一粒一粒的药片。

于凤来,武警部队山东省总队济宁市支队的一名少校警官。他身穿少校警服警衔,毅然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中央炼功,成为部队里的重点“转化”对象,由武警支队到武警总部,乃至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级专家组成了“转化工作组”要强制“转化”他,并将他劳教两年遭受迫害。

于凤来后来在向“两高”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中说:“在长达两年的迫害折磨中,我知道了什么叫生不如死,也知道了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知道了从一个意识清楚、理智健全的正常人被迫害折磨得成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所遭

受的难以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的过程。我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离开那个极其残酷、恐怖、没有人性的让人不寒而栗的邪恶环境，但我还是活着过来了。”

80 多岁的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周彝，大校军衔，师级离休干部。2015 年 6 月初，《海军大校周彝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在明慧网刊出后，就一直处于警察的监控、跟踪之中，并遭强制采血。2016 年 8 月 17 日下午，周彝与同修在家学法时，被闯入的警察共二三十人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没想到……”

“没想到那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子天人永隔前在世间离得最近的几天，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身边被活活打死，自己却一无所知。”

“由于我在 2002 年 8 月 23 日也被绑架到济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虽然同在一个看守所，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彼此都被关押在此。那几天，每天凌晨五六点钟，我都能听到警察殴打人的声音，没想到那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子天人永隔前在世间离得最近的几天，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身边被活活打死，自己却一无所知。”2015 年，王潺的母亲韩玉华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说。



王潺被迫害离世，
年仅 39 岁

“王潺被迫害死的当晚，我忽然听到看守所的监室大厅里有人骚动的声音，后来我被释放后才知道，就是那晚王潺

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了。行凶者怕事情败露，自始至终没有告诉我一点消息，反而把我转移到兖州市看守所继续关押，甚至王潺的遗体被强行火化前，也没有通知我，让我见孩子最后一面，仍然将我非法关押着。”

39 岁的王潺，生前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业务能力强，曾被单位派往加拿大。他待人诚恳，同事无不认为是人中君子。

1999 年迫害一开始，王潺立即把法轮大法真相材料寄给全国各省市的政府部门，引起强烈反响。他还写信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江泽民，告诫他停止犯罪。1999 年末，在江泽民的亲自批示下，北京市公安局将王潺无理由关押 3 个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潺负责的工作无人可替代，出于对工作负责的态度，王潺答应单位在关押期间继续处理单位的工作。

出来后，王潺被迫离开单位，长期流离失所。在此后 3 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开创了许多地区与明慧网的信息渠道，让无数海内外人士了解到国内迫害的真实情况。不法官员对他又恨又怕，曾悬赏 10 万元追捕他。2002 年 8 月 21 日下午，王潺在山东梁山县汽车站被蹲点的济宁警察绑架。狱中，他遭受了警察们疯狂的酷刑折磨，包括拳打脚踢、橡胶棒打、背铐双手用力向上提等，数夜不让他睡觉，28 日就被折磨致死。据目击者介绍，王潺遗体的后脑勺有大量血迹，疑是造成王潺死亡的致命伤。

王潺的母亲称，王潺被迫害致死，济宁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派人找到我的另外两个儿子，威胁他们不许告诉我王潺被迫害死的情况，并且威胁他俩不许上告，否则，他俩的工作就可能失去。直到 9 月 16 日，有知情人寄给我一

封信，告诉了我王潺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我才知道了儿子已经含冤离世。

齐白石孙女被逼给劳教所作画

1999 年“4.25”上访的人群中，站在第一排的有位女士，人显得非常年轻，60 多岁的人看上去才 40 多岁，她就是大画家齐白石的孙女齐秉淑。

齐秉淑本人也是著名画家，在修炼之前全身是病，还经常大出血，脸白得象纸一样，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修炼法轮功后，病奇迹般地都好了，身体非常健康。

迫害开始后，齐秉淑的哥哥被中共人员胁迫，与派出所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的人，强行把她关进精神病医院一年多。精神病院的大夫声称她得了“气功分裂症”，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并说“等什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什么时候放。”

齐秉淑女士被摧残得两鬓白发苍苍，手不停地颤抖。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期间，她曾逃出来一次，但其兄伙同精神病医院的人再次将她关进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儿子仅看望了她一次。有人问她儿子为何不把母亲接出来，她儿子却说：“接出来？接出来又得有人来找她。”

随后，齐秉淑女士被非法劳教。2002 年 6 月到 7 月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被强迫灌食，从通道一边揪着头发被拖到另一边。此后，齐秉淑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当时她的血压很高，但每天都被逼着上很高的脚手架，去在劳教所的墙上画画。队长焦学先不但逼迫她放弃修炼，还用各种方法逼骗她作画，然后把画搜走据为己有。

十一、难中的孩子

20 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亦饱经磨难，孩子们从小就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融融的妈妈张云鹤，将邹松涛的骨灰盒放在写字台上，向两岁半的女儿邹法融讲述了爸爸的事，融融爬过去在爸爸的骨灰盒上亲了一下……

融融的爸爸邹松涛，是青岛海洋大学生物系硕士，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善良，他于 1996 年 24 岁生日那天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 年 9 月被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并且说不“转化”不准家属看望，不许送衣物……



融融父母邹松涛、张云鹤 年幼丧父的小融融

王村劳教所在罗干的亲自指挥下，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昼夜不让睡觉，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写思想汇报，进行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劳教所第九大队长郑万辛及恶警将法轮功学员吊起来，用十几根电棍电，一电便是几个小时，强行灌食，惨叫声时时传出……

2000 年 11 月 3 日上午，警察郑万辛、绍正华几人将邹

松涛单独叫进审讯室，在两个多小时的精神摧残与肉体迫害下，邹松涛于中午 11：30 分离开人世。时年 28 岁，而小融融才 11 个月。

小青青的父母也多次被绑架。2003 年，4 岁的小青青就目睹了父亲被警察双手反扭、打翻在地上，她当时惊吓得大哭。一次，在来访的客人面前，青青一脸可爱的笑容，但让来访者震惊的是，青青在客人面前表演将自己捆绑在椅子上的“游戏”。

2008 年 2 月 19 日，一群身着便衣的人，一大早又来到青青家，当着她的面，暴力绑架了她的妈妈胡慧芳。青青的爸爸当时在广西老家，家中只有母女俩人，恶警根本不顾 9 岁的青青无人照料，将她一人留在了家中，无人理会孩子惊恐得大声哭叫，左邻右舍也无人敢管，可怜的孩子眼看着妈妈从身边被暴徒绑架而去，家中再无别人，只好将自己一个人锁在屋里。



小青青思念着妈妈

20 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亦饱经磨难，孩子们从小就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小小“囚徒”

刚分娩 10 天的吕艳娜，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怀中的婴儿也要和她一起被关押。

2000 年，山东烟台龙口市第一职业中专教师吕艳娜，因在明慧网曝光龙口丰仪镇凶手暴力殴打致死合法上访的

六旬法轮功学员田香翠的罪行，被龙口警察绑架，遭警察马向阳严刑拷打，昏死3次，打死田香翠的凶手则逍遥法外。吕艳娜后走脱，被迫与新婚丈夫、法轮功学员刁希辉流离失所。中共悬赏6万元，全国通缉他们。

2004年4月8日，刁希辉出门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分娩刚10天的吕艳娜和初生婴儿也被龙口市警察从安徽潜山县绑架回龙口，被龙口“610”押送到烟台洗脑班非法关押。小婴儿珊珊成了年龄最小的“囚徒”。

洗脑班逼迫吕艳娜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给家人，好放手迫害她。被洗脑班关押4个多月后，吕艳娜被非法判刑3年，迫于国内外正义谴责的巨大压力，让她监外执行，她才得以照顾幼小的婴儿。两年后，2006年5月8日，吕艳娜再次被龙口市下丁家镇检察院、派出所4警察无故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张家沟监狱，女儿珊珊年仅两岁。



珊珊的百日照，那时母亲还被关押

被关押的还有大法小弟子们，他们和大人们一样遭受迫害。15岁的小铁龙是河北省定州市留春乡邵村初二学生，2002年因向老师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老师诬告。留春乡派出所把他绑架到乡政府，用手铐铐在树上，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去休息。

之后铁龙被迫流离失所，有学不能上，有家不能回，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姥姥家，也没敢多住，便又匆匆离去，怕给姥姥添麻烦，结果还是没有幸免。警察跟随而至，把小舅舅、老姨一顿毒打，

店铺被砸得一塌糊涂，追问小铁龙的去向。老姨说：“不知道”，恶警就把老姨带进了看守所。不久，他们把小铁龙抓住，关押在定州看守所。

2003 年中国新年前夕，警察把铁龙的父亲放出，要他回家拿一万元钱，赎回小铁龙。父亲上哪去拿一万元呢？自 1999 年“7.20”以来，他们家几经洗劫，早已财物两空。交不出钱来，他们就不放人。原本幸福美满的 4 口之家，现在 3 人深受铁窗之苦，年过七旬的奶奶经常以泪洗面。



为什么好人会被关押？

14 岁的小女孩韩天子，和另外两个女生，在辽宁沈阳龙山教养院被警察拿电棍逼着写“保证”。女学生被电得一声声惨叫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警察整整电了她们一下午。韩天子电得胳膊不会动，举起来放不下，好长时间才放下来。韩天子就说：“我是受少年儿童法保护的”。可是白院长和两个打人的队长听不进去，继续电她，事后还威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孙肖雨在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中，讲述了自己从 16 岁开始遭绑架迫害的经历：2002 年 5 月 23 日，7 点多，我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押往营城分局，这时他们还给我头上套上了黑色塑料袋，我喘不过气，几乎吐出来。我说难受、想吐，他们也不理我。派出所和分局路很近，到了分局这次没让我跪下，而是把我的手和脚分别用 4 个手铐铐在上下铺的铁管子上，我成“大”字

形，警察继续打我嘴巴子，逼问我家法轮功书籍的来源。在这期间因为停电，整个楼全黑，好几个警察用那种强光电筒烤着我的脸和眼睛，我感到头昏目眩。

第二天早上8点，我被警察继续头戴塑料袋，押往九台拘留所。他们把我的双手从背后铐上：把一只胳膊从腰后向上拉，一只胳膊从肩前反扭到背后向下拉，用手铐强行把两只手腕铐上，更残忍的是，他们还顶住后背，向后拉手铐，感觉两只手臂都要断掉。这样被折磨大约20分钟。

下午，我被送到九台看守所，关进小号。看守所的条件很差，我身上长满了疥疮，5月24日到8月23日，关了90天。8月23日，外面叫我名字，大家都说我被放了，可是只是去了另一座铁笼中罢了，就这样，我又被没有任何手续（法律程序）地送进饮马河劳教所，教期两年，直到2003年10月2日才被放出来。“16岁，未成年，就这样毁了我的少年，毁了我的一生，至今没有安身之处。”

“他、他、他……”

如果孩子能抑郁而死，可想他们承受的是什么……

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三年级的刘倩，在2003年的时候得了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家人将她死后下葬的衣物都准备齐全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父母带着孩子学起法轮功来。刘倩在修炼7天之后，病体竟完全康复，由卧床不起到正常生活，医院检查说一切恢复正常。谁料两个多月开学后，孩子被叫到校长室，遭到校长的训斥，强行让她保证不炼了，否则不让上学。小倩倩说是大法治好了我的病。学校老师就是不相信，硬说是误诊，硬把孩子送回家不让上学。开除的第二天，小倩倩看到校长

时，两眼瞪得滚圆，流着眼泪，手指着校长，愤恨地说：“他、他、他……”在逼迫与折磨中，小倩倩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5天后便抑郁而死。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鸿昌一家8口，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5死1残。妻子王秀霞遭绑架后仅仅16天就被迫害致死。孙鸿昌自述：“2005年8月25日，这又是一个令我悲痛欲绝的日子。这一天，我心爱的小儿子孙峰，刚刚14岁，却在这一天死去了。

“两年前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他亲爱的妈妈被警察残忍的迫害致死，他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在这之前几年，我们夫妻就被迫流离失所，幼小的孩子寄养在亲属家，孩子一直在思念父母，担心父母被警察再次绑架，在恐惧中度日。那时候的我正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杳无音信。在这多重打击下，孩子病倒了，整日生活在思念、惊惧和绝望中，在对妈妈的无尽的思念中，孤苦地离世……”

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法轮功学员王立珍，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描述了她的侄女王英霞被逼疯的过程：我被释放后，两个弟弟仍被非法关押，16岁的侄女英霞想爸爸，总去分局要爸爸和老叔。2002年9月，龙城分局任铁，黄殿相等人经常去中涝村我娘家骚扰，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劫走了。有一次他们几个人破门而入，将英霞按倒在地、抓住孩子的长发往地上使劲磕，他们穿着皮鞋的脚使劲踩着孩子的手和大腿，连打带踹，边打边骂：还去不去分局要爸爸和叔叔了？打得孩子满头大青包，两只手踩出了血。

没过几天，龙城分局任铁等又来了一伙人绑架我侄女，正好英霞在园子拔草，他们不由分说进园就将小英霞按倒在地，抬上了车，送到了西大营子北山洗脑班。送进当天晚上，

一个姓王的女警，说是王校长，劝说小英霞：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不能相信法轮功，法轮功害你爸爸进了监狱，你要配合阿姨，说法轮功害人。小英霞坚决地说：不是法轮功害我爸进的监狱，法轮功是好的，我爸是因为炼了法轮功了才不打我妈的。我爸炼功把病都炼没了，我爸炼功是因为你们不让炼，才把我爸送进监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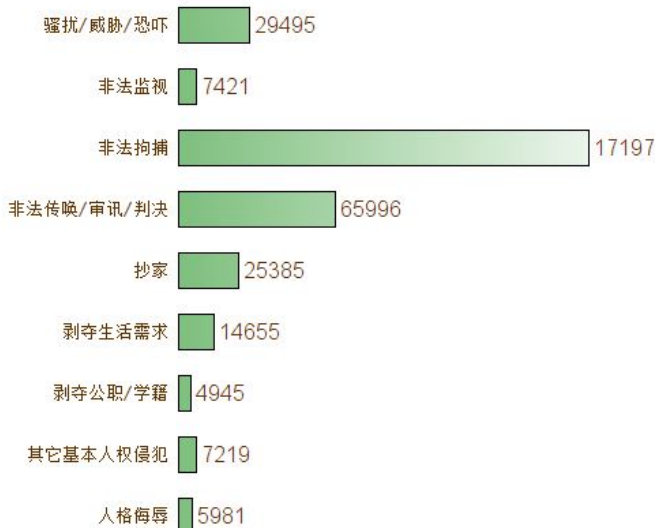
那个姓王的喊道：你个小小的年纪嘴这么硬，上刑！这就开始铐上手铐，这个过来拥一把，那个过来推一把，轮番地来折磨小英霞。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的英霞妈妈和我一直求情，不管我们怎么求情说好的都不行，警察就让英霞承认是炼法轮功的，不但承认，还要接受洗脑，骂法轮功，骂法轮功创始人。英霞一听，你们是一帮什么人？法轮功让学“真、善、忍”做好人，你们怎么叫我骂人，说违心话？我在学校老师没教过我骂人，我不会骂人，你们这话我听不懂。这时走来一个男的：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来让你听懂。这时有人说：家属可以离开了，到时间了，把我们推出了门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一回头揪着心回了家。

等到我们第三天早晨再去看望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门一看小英霞没了，哪去了，我就开始呼喊找，怎么叫也没人应声，我们左看右找，最后在一个六七十平米屋子的墙角下找到了孩子。原来这是装有 20 几个单人床的库房，在那个墙角的床底下趴着呢。在亲人们的呼唤声中小英霞从阴暗的墙角底下爬了出来，看到孩子这般情形，满脑袋的土、灰，头发纷乱、目光呆滞、嘴唇发紫、脸色发白，象没了血脉一样的白，整个裤子全是血，两个手腕子青肿，一言不发，问啥话也不说，这时我与她妈妈抱着孩子哭成了一团……一直在旁监视我们的姓王的校长也没了踪影，一个

人也没有了，无助的我们只好把孩子领回了家。

从此孩子少言寡语，精神失常了，大冬天不穿鞋在雪地里跑，有时一丝不挂专去龙城分局闹，看见警察的车就往他们的车上撞。山南海北哪都跑，走到哪砸到哪，邻居亲属没她闹不到的，把邻居吓得老早把门插上，闹得鸡犬不宁。

迫害类型分布：侵犯基本人权



被侵犯基本人权的法轮功学员人数

从灵堂被带走

从小就目睹父母被绑架的陈剑儒，没想到自己竟会从母亲的灵堂被带走。

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盛春梅 2011 年被绑架，被非法判刑 9 年，在甘肃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身患严重的糖尿病、白内障、胆结石、化脓性胆囊炎，两耳失聪，双目失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盛春梅保外就医，两个月后含冤离世，她的丈夫陈德光仍然被非法拘禁在兰州监狱。

盛春梅的灵堂设在华林山，一双儿女在守护。在 2017 年 10 月 13 日晚上，红古区国保大队来了 5 人，在盛春梅的灵堂前也守了一夜，直到 14 日清晨，看到只有盛春梅的儿子陈剑儒一个人的时候，将陈剑儒绑架，劫持到红古区海石湾，在红古区公安分局审讯室，拘禁到晚上 11 点左右，又将陈剑儒劫持到兰州市戒毒所。

原因是陈剑儒的单位安排他 16 日～18 日到北京学习，10 月 15 日的飞机票已经买好。机场每三天给公安系统报送一次机票信息，兰州公安看到其中有陈剑儒的名字，便下命令，调查陈剑儒，如果确实是去上访，就一定拘留。为的是执行兰州市政府的“兰州在‘十九大’期间必须零上访”的命令。派红古国保大队王姓队长，副队长黄宗军，还有两个警察和一个司机共 5 人，到华林山绑架了陈剑儒，将陈剑儒非法拘禁至“十九大”开完后才放回家。

早在 2000 年父母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 15 天，13 岁的陈剑儒独自生活半月之久。

2001 年 3 月 2 日晚 8 时，盛春梅和女儿陈盛华外出发送真相资料后失去消息，下落不明（后得知被非法劳教）。当晚 10 点，其家防盗门传来异常的开门声，14 岁的陈剑儒打开内门后看到是派出所的警察张文革在撬门，情急之下上了保险，并用电话通知其他法轮功学员。警察张文革见状便灰溜溜的走了。后其家电话被监控。

3 天后，陈剑儒被迫离家出走，被兰州市大法弟子好心收留。但这位大法弟子再次被绑架（最后被迫害致死），同时陈剑儒被绑架至七里河区公安分局。七里河区公安分局警察给这个孩子戴上了脚镣。后被“安排上学”（其实是监视居住），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陈剑儒在学校饿晕了过去，在

宿舍重重摔倒，嘴唇被磕穿。

“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

2001 年元月陈运川全家一起进京上访，但却成为全家最后一次团圆的日子，当时同行的还有陈淑兰的女儿李颖，那年她刚 9 岁。

陈运川、王连荣夫妻，是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人，女儿陈淑兰（后嫁到北京市昌平区）、陈洪平，儿子陈爱忠、陈爱立，一家六口修炼法轮功。陈运川多次带全家进京上访，遭受北京和河北省多地长期反复关押酷刑摧残。



陈家合影：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连荣、大儿子陈爱忠、二儿子陈爱立、大女儿陈淑兰、小女儿陈洪平

陈运川老人被绑架后，关在北京一派出所地下三层的一个密闭的房间，面积仅二平米，铁门紧闭，没有窗户，没有光线，不能通风，仅靠门缝有点儿空气流通，室内缺氧令人窒息，老人喘不上气来，4 天后人快不行了，转送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恶人将他的衣服全部剥光，站在排风扇前吹冷气两个多小时，老人已是绝食第 5 天，身体极度虚弱，顿时

被冻得浑身颤抖，一下子栽倒在地，3个人将老人拽起来一顿拳打脚踢，打了足有半个小时。2001年7月17日陈运川和小儿子陈爱立分别被判刑两年。

大儿子陈爱忠被先后关进北京东北旺、海淀区及怀来县看守所。在东北旺看守所，陈爱忠被扒光衣服铐在树上，双脚埋入雪中冰冻一个多小时，警察还用高压电棍电击他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致昏死过去；在海淀看守所，陈爱忠被剥光衣服埋在院中的积雪里冰冻，又上一种“开锁”酷刑，手指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酷刑“开锁”示意图

2001年9月12日，陈爱忠被非法劳教3年，秘密押送河北省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为逼迫他“转化”，陈爱忠遭轮番毒打、电棍电击、实施“杀绳”等酷刑，陈爱忠抵制迫害绝食抗议，不法人员野蛮灌食把皮管插入他的肺中。在绝食的第9天，又一次对他强行野蛮灌食过程中，陈爱忠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33岁。

陈运川的小女儿陈洪平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非法抓捕毒打，双腿被打断，后在高阳劳教所遭受一年半的折磨，于2003年3月5日去世。小儿子陈爱立遭迫害身体极度虚弱，于2004年11月5日含冤离世。

2002年9月17日上午，正在北京昌平城北中心六街小学上课的李颖被劫持到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实际是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

2005年中国新年前夕，13岁的李颖在接受明慧网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她所承受的痛苦。

我没有爸爸。当时姥姥被关在河北怀来县看守所；大舅陈爱忠已被迫害死了；姥爷陈运川被关在河北石家庄北郊监狱；小舅陈爱立被关在河北冀东监狱；小姨被关在河北高阳女子监狱；妈妈陈淑兰也不知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虽然我的亲人都被他们绑架了，我无家可归，可我还是想出去，因为洗脑班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儿，当时我也挺害怕的。

当天晚上，他们就轮流对我灌输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并威胁我说：不转化就不让我上学。大约到了晚上10点多才把我放开。那里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一个人在那里特别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家，还强迫我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们硬要我看反面录像。他们要我写决裂书，我不写。他就写了一个让我抄，我不抄。我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



小李颖，为母鸣冤被关押

他们不让我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他们都不让我睡觉。他们还恐吓我说，不签字，不写决裂书，就不让我回去上学。他们那么多大人，一个个凶巴巴的整天围攻我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儿。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和人身自由。

他们这些人都太坏了，我们一家人都被他们绑架了，连我一个小孩儿都不放过。我大舅被他们给杀害了。一想起大舅我就难过。大舅被他们迫害的很惨，为了说真话，几进几出，我亲眼见到他们打大舅时的那种残忍。

后来他们把我们强行塞到一辆大轿子车。车上大约有

60 多人都是大法弟子。一路上我带头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喊一声大家跟着喊一声，就这样我们喊了一路……

2003 年 1 月 9 日下午，“610”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那地方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我每天步行上学，我很害怕，特别是冬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边没有一个路灯。我小时候就特别怕黑的地方，往那边走，人烟稀少，走在那条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风一吹树就摇晃，好象鬼一样，心里直发憊……

在敬老院里，我享受不到在这个年龄里的孩子应该享受的那份关心，不如一个乞丐。他们还有自由，我连自由都没有。住在敬老院里的人，不管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的都有亲属去看望，而我呢？被他们“610”放在那里就不管了。我要求去见我妈妈或者是去姥姥家，他们也不允许。

见到妈妈是 2004 年 2 月 16 日，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妈妈被他们判了 7 年半，折磨的不成样子了，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我只想哭，但我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

当时，妈妈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小姨死的很惨。是他们把她从河北高阳女子监狱给送回来的。回来时已经痴呆，连姥爷和姥姥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

后来小舅就带我离开了天堂河女子监狱。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和小舅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很后悔当时没多看小舅几眼。

我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

在那个鬼地方呆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比如开家长会，别的同学的家长都去了，而我却没有。还有需要家长签字什么的，我只能去敬老院扣公章。同学都问我妈妈呢？我没法回答。还有很多事情我也无法去面对，我也知道他们都很歧视我。

我在敬老院里已过了3个大年了，和一群没有共同语言的老人在一起真的很孤独，很无奈，也很难受。还有他们牙不好，所以饭菜都是烂烂的，很难吃。

敬老院里就我一个小孩儿，两年多没有人来看过我。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我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唉……有时放学晚，饭凉了，我就得凉着吃，没人给我热。我要求买保温饭盒，也没人管。饭不够吃，就得饿着；菜不够吃，就吃水泡饭；有时人家忘了给我打饭，我能怎么样！遇到嘴厉害的阿姨我就得老实的听着，象个受气包似的，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在敬老院里，除了上学，我基本没有人身自由，出门必须由院里同意。

2013年，陈淑兰遭绑架关押期间，李颖为营救母亲要求做伤残鉴定，提供病历一直无果，当年10月31日却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31天。

救父之路

“这条救父之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天是公平的，恶者定会自毙，光明大显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轮功学员赵海军的女儿的自述：

“2001年年初，我的几个姑姑全都被抓进了洗脑班，因为我爸妈2000年11月第二次去北京讨公道，我妈被关进万

家劳教所，我爸被关进北京团河劳教所，当时我才4岁，年纪太小，没人照顾，就在姑姑家，姑姑们一起被送进洗脑班，我也被关进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呆了半个多月，每天都能听到、看到那些派出所的警察们和社会上的人喝醉酒之后对这些大法弟子又打又骂，吓的我一直躲在姑姑的怀里，不敢看，天天吓得一直哭，还找不到爸妈，这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是法轮功学员赵海军的女儿的自述。

半个多月后，我被送回了家，开始了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的流浪生活，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从那以后，我心里就留下了阴影，总是很担心、很害怕，不知道哪天爸妈又不见了，看到警车，警察局都绕着走，听见警车的声音都担心是不是来我家的。每次爸妈出门时间长，就会担心是不是不回来了，甚至是十几年后，在外地上学，打电话没有人接，心里都扑扑跳，怕爸妈再出什么事……

然而这样的担心真的出现了，2016年5月6日晚上6点左右，当时我爸妈正在家里种地，听我邻居姐说当时有两辆警车分别在我家的前门和后门，我爸妈种地刚刚进门，有3个穿便服的和一个着警服的人从隔壁邻居家偷偷潜入我家，当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证明，就把我爸强行绑架带走，我姐在派出所哭着说不知道找谁能帮忙见到我爸，所长说去找个律师，只有律师能够见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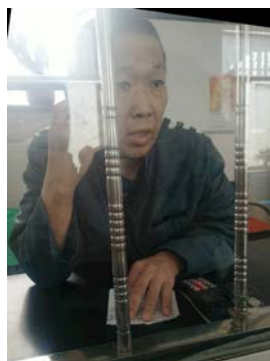
5月19日，我和姐姐一起去找律师寻求帮助，让律师帮忙去问一下父亲的情况，但是走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接受法轮功被迫害的案件，说上面有规定不能接，不能管。尽管有同情的，但也只是同情同情。姐姐拿着“全村人公认我爸爸是好人”的签名，律师们都不敢接案子。我们心急如焚，有冤无处申。在好人的帮助下，请到了北京律师。

2016 年 8 月 26 日法院开庭了，可是法院胡业林、检察院宋春婷不依法说话，为达迫害目的，法院、检察院再次串通当地派出所骚扰参加庭审的民众，并企图抢夺她们的真相书刊来添充迫害爸爸的证据。司法部门竟敢如此渎职，拿别人的东西冒充证据迫害，手段之阴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当今的所谓法律！在中共治下哪有法律可言？还有讲理的地方吗？有冤无处伸，我的心在淌血。

“这条救父之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天是公平的，恶者定会自毙，光明大显的日子不会太久。”赵海军的女儿说。

但这条路是如此艰难。据明慧网报道，赵海军在狱中已经病危。2019 年 4 月 1 日，监狱负责人带着鉴定等手续来双城区司法局矫正科办理保外就医接收手续，但是矫正科科长拒绝接收，以担保人炼功为借口不签字。换了保人之后又说其没钱，无法承担赵海军回家治疗的费用。

家属走投无路，又去了当地信访，说明了情况，信访局负责人给于建民打电话，于建民又说法轮功不允许保外就医。家属又请求村民代表担保，并有 2/3 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签字同意保赵海军回家，但是矫正科科长于建民还是拒绝。



被非法关押的赵海军
现已生命垂危

十二、被掩盖的罪恶

一个犹太小女孩在被推入深坑活埋的时候,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而中共“610”和国保们的恶手却从未迟疑过,在江氏集团“打死白打死”的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并且想尽办法掩盖迫害。

“被自杀”的鲜活生命

法轮功学员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即使在残酷迫害下仍然慈悲对待众生,怎么会轻生呢?迫害致死他们为什么不敢验尸,为何要马上强行火化?都是为了掩盖他们迫害的证据,以“自杀”来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以逃脱自己的罪责。

33 岁的左志刚不幸成为电影《永远》的原型,这是描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影片。

2001 年 5 月 30 日,河北省石家庄青年左志刚正准备第二天结婚,全家都在忙着操办他的婚事。当天下午,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突然闯到左志刚工作单位,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左志刚带到了兴华街派出所。次日下午 5 点多,家属被通知左



正在准备结婚的左志刚突遭不幸

志刚用自己的半袖上衣在派出所留置室“上吊自杀”。

全家人不敢相信，怎么一夜人就没了？左志刚没有理由自杀。他原是菲力普驻中国公司的优秀电器维修工程师，有一门维修电器的好手艺。他的姐姐是一位生活不能自主的精神障碍症者，左志刚之所以 30 多岁才准备结婚，就是因为他要找一位愿意和他一起照顾姐姐一辈子的伴侣。他找到了这样的伴侣，怎么可能在结婚前自杀呢？

家属在火葬场发现很多异常情况：尸体的脖颈部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较细的伤痕，周围尚有血迹；背部有两块相距一寸左右非常明显的伤坑，且后背大面积皮肤为紫色；头部有伤：左脸部、腮部有钝器击打的肿块；右耳全部为紫蓝色。而衣服上并没有血迹。公安部门不让看尸检报告，并不断催家属火化遗体，被家人拒绝。

5 月 30 日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陡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随后，石家庄市流行鼠疫，老百姓人心惶惶，到处议论：六月飞雪，定有奇冤。

为左志刚结婚准备的新房，一直保持着原貌。年近七旬的白发双亲怎么也不相信儿子会自杀。其父左耀新多次上书控告涉案机关，在控告书中，提出诸多疑点和质问。

起初，桥西公安分局称，看管人员打扫留置室外间不足 2 平米的地面卫生，里外间仅隔一道铁栅门，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怎么可能让他自杀？后来又称，看管人员去倒垃圾了，回来后发现他已上吊。留置室距垃圾点仅有几步远，来回需要几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他要想自杀的方式，又要实施自杀，怎么可能？桥西公安分局称自杀过程仅六七分钟，身高 1.72 米的左志刚是在 1.6 米高的门上上吊的，腿部弯曲

上的吊，老父亲质问：我儿子身体健康，出于本能一挣扎就会踩地，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而且用半袖上衣想自杀也是困难的。

但现场已被破坏，主要物证（尸体、上衣、刀子、剪子、鞋、内衣等）均不在现场，遗体未经家属察看，为何擅自运走？桥西公安分局称 31 日早 6 点半死亡，为何下午 5 点半才通知家属，而见到尸体时距死亡时间超过 35 小时？

桥西公安分局解释时间发展过程多处前后不一，关键性的数据一再改变。如死亡时间、审讯时间、到留置室时间、物证、所吃食物等几次说法都不一致。如，桥西公安分局一次称：半袖上衣撕成了布条，一次又说没有撕。夏天的衣服柔软、光滑，左志刚的半袖上衣为化纤衣料，不是粗糙的麻绳，仅几分钟时间怎会造成表皮剥脱？

法医提供的照片后背处看起来有擦伤的痕迹，桥西公安分局解释为铁栅门铆钉摁的，而我们到现场观察，门上根本没有相距这么近的两个钉。面对事实桥西公安分局拒绝答复。观看尸体发现：后背中心腰上部顺脊椎方向有相距小于 1 寸、筷子头粗细的两个深坑，极象警棍的两个电极，根本不是什么“擦伤”。

鉴定结论是两年零 41 天后，在家属多次要求、上访之后才给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检察院检察技术鉴定书显示，法医只做了简单的尸表检验，认定缢死的特征不明显，不足以认定是自缢死亡。

准备新婚的左志刚就这样离去了。无论派出所、看守所，还是监狱，都发生过这些非正常死亡。

50 岁的天津法轮功学员赵德文被关押在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期间，警察指使吸毒犯、刑事犯打她，并扬言“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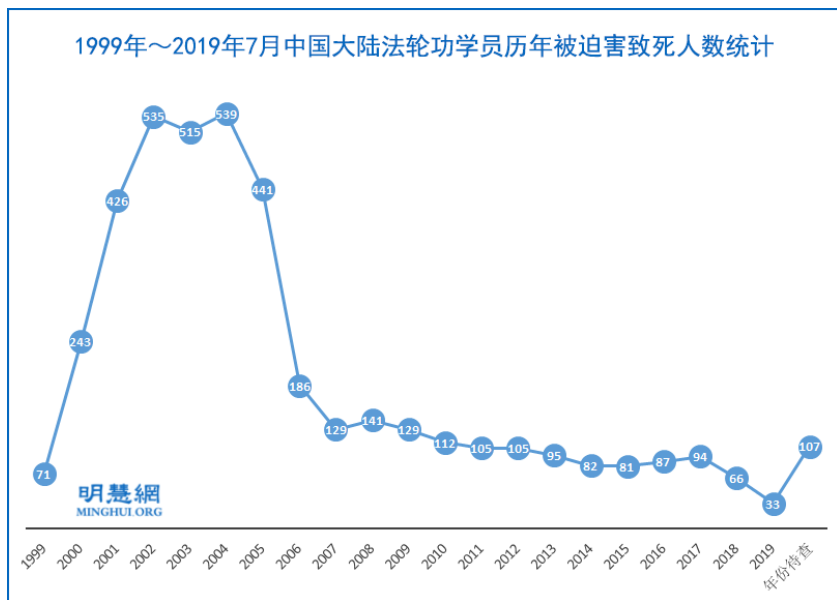
死白打死，死了算自杀”；谁把法轮功学员打得写了悔过书就给谁奖励、减刑，否则加刑。这些刑事犯就大打出手，无所顾忌。姓郝的警察指使 4 个犯人把赵德文举起来往地上摔，赵德文被摔得内脏出血而死。劳教所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通知家属说她自杀了。

劳教所还制造了自杀现场，家属看到赵的脖子上有“上吊”的痕迹，两手腕被割破，身上换了新衣服。当家属要原来的衣服时，劳教所却说找不着了。等家属给她换衣服时，发现腋下有一个大口子还在往外淌血，而且身体后面发青，阴部也在流血。劳教所不让家属把遗体接回家中，为掩盖事实，将遗体强行火化。

赵德文的丈夫吕振强，后来听一位和赵德文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说，赵德文是被摔得七窍出血而死，盖着白床单双脚露在外面被抬出禁闭室。禁闭室当天晚上就被重新刷了涂料，从新收拾，造假来迎合录像。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明凤在诉江控告书中称：“她们把赵德文的尸体挂到门上，说是自杀来蒙骗家人。”

法轮功学员白鹤国 2008 年 1 月 5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被迫害致死。据知情者透露：白鹤国遗体不光是头部凸起一个大包，舌头也被勾出一道口子露出嘴外，腿被打断，睾丸被踹烂，瘦得皮包骨头，可见白鹤国是被活活打死的。可是南关岭监狱伪造自杀证据，甚至伪造了一把雪亮飞快的钢刀。

白鹤国被迫害致死案例已被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写入 2009 年提交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开的正式纪录。同时明慧网也向人权组织提供了参与杀害白鹤国的单位和凶手名单。



1999 年至 2019 年 7 月，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 4334 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被迫害致死的 3559 名法轮功学员中，有 44 例疑点重重的“被自杀”，有 104 例则是被警方谎称为“自杀”或伪造事故的迫害致死“假自杀”案例，总计为 148 例。

法轮功学员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即使在残酷迫害下仍然慈悲对待众生，怎么会轻生呢？迫害致死他们为什么不敢验尸，为何要马上强行火化？都是为了掩盖他们迫害的证据，以“自杀”来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以逃脱自己的罪责。

哪天死的？

“610”人员将张延超转移到鸭子圈非正常死亡解剖室，后来又当着家属的面解剖尸体。

张延超哪天死的？怎么死的？对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警察都不敢回答。



年仅 30 岁的张延超
两天被打死

30 岁的黑龙江省五常市红旗乡西黄旗村法轮功学员张延超，2002 年 4 月下旬，在公安局被关押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致死，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去了两汽车家属及父老乡亲。在哈市黄山嘴子火化场，大家见到了张延超的遗体，人人惊得目瞪口呆。张延超被打得变了形，尸体惨不忍睹。脑瓜盖被揭开又盖上了，眼珠子没了一只，眼眶塌进了一个大坑。脑袋上及脸的大部分都被打没了皮。嘴里整排下牙被打得一个没剩。衣裤没了，整个身体全是伤。胸部还给开了一个大长口子又给缝上了是刀子拉的痕迹，胸部也塌进去了。

张延超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2019 年 6 月 21 日明慧网刊登的《举报黑龙江省五常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贾继伟》一文披露了更多真相。

2002 年 3 月 28 日上午，当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红旗乡派出所的贾继伟一伙，在后黄旗附近绑架了西黄旗村法轮功学员张延超，并强行搜身，将张延超卖车做资料的 2800 多元钱非法搜去。遭到张延超的痛斥，贾继伟恼羞成怒，叫嚣着“打死你这个大法弟子，你都没地方叫屈，你还敢跟我们斗”，贾继伟等恶警对张延超拳打脚踢，还用白塑料管子毒打张延超，用电棍电，殴打折磨了他一个多小时。直到他们打累了才罢手。

下午，红旗派出所的恶警们便将张延超押往五常市监狱。又遭到五常市公安局陈树森、战志刚及五常市“610”黄占山、朱宪福、付延春一伙的摧残折磨。

第4天(3月31日)，已是遍体鳞伤、左腿被打断的张延超被拖上囚车押往哈尔滨市公安七处。4月1日，在哈尔滨公安七处一个不为人知，设有40多种刑具的刑房里，恶警对张延超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张延超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上大挂、老虎凳、小白龙……五常市“610”人员付延春曾向人透露，张延超在哈尔滨七处，不到两天就被打死了。

4月6日，“610”人员将张延超转移到鸭子圈非正常死亡解剖室。自从张延超被送往哈尔滨后，家人就断了他的音信，他的妻子关英华四处打听，不幸也被抓走，关在五常市第二看守所，后被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两年。

4月27日晚，拉林公安分局突然通知张延超的家人说张延超由于绝食而死，要家人立即前去认尸火化。4月28日、29日张延超的两个弟弟、叔叔和婶婶在哈尔滨公安局等了两天都没见到遗体，只见到三番五次要他们在火化书上签字的人。4月30日，在家人和闻讯赶来的乡亲们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看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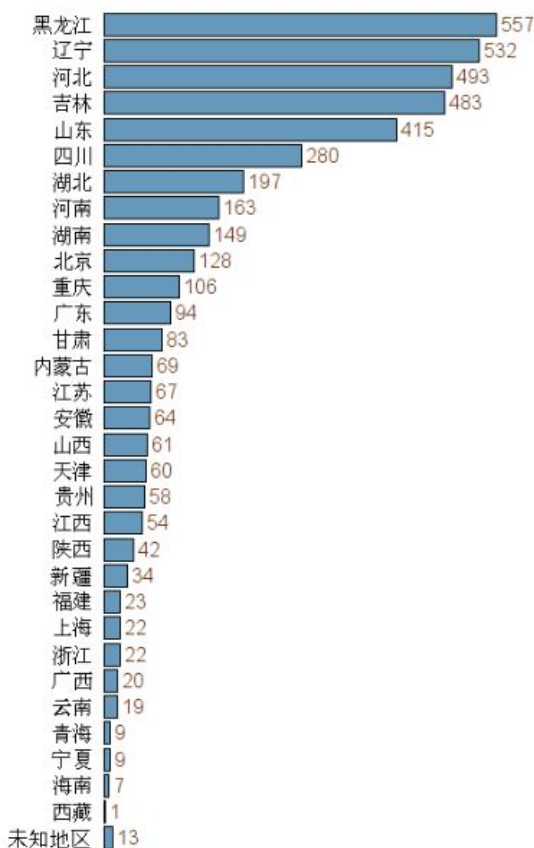
张延超的家属被带到哈尔滨市一个叫鸭子圈的地方，被20多个警察带到一间阴森恐怖的房间里，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遍体鳞伤，蓬头垢面的张延超惨不忍睹：一只眼睛没了，张着嘴，牙齿残缺不全，下巴被打碎，一条腿已断，此时人已被送来21天了。

面对亲人的惨死，悲痛欲绝的家人再次拒绝在火化书上签字。公安七处的警察们立即变脸恐吓威胁道：如不配合要闹事的话，就当反革命抓起来，一再咬定张延超是因绝食而死。并当着家人的面，将张延超遗体解剖，掏出血淋淋的胃脏，让家人看。望着这残忍的一幕，面对这么多的警察，没

了主见的张延超的二叔哆哆嗦嗦的在火化书上签了字。公安人员面对早已吓呆了的家人露出了伪善的笑容说 :你们配合得很好，火化的一切费用和车费我们全包了。

明明是被迫害致死，却硬说是绝食而死，明明是惨无人道，却偏偏伪善，还没等家人明白，这些警察就迫不及待地

将遗体装上车送往黄山嘴火化场。火化场布满了警察，手中握着枪，不准人说话，不准喊冤，谁要说话马上抓起来按反革命处理。火化完毕，60 多个警察和公安人员立刻散去。



各省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黑龙江最多

“释放我妹妹的遗体”

“你们要看遗体，我可以答应你们，但你们要同意她不是被迫害致死的。”

2019 年 5 月 16 日，从中国大陆移居到美国的王易非女士在纽约联合国前的广场手持横幅，横幅上写着：“释放我妹妹的遗体”。王易非的妹妹王可非，2001 年 12 月 20 日被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致



王可非的姐姐王易非（左三）在纽约联合国前的广场手持横幅抗议

生命垂危，匆忙送到医院后当天离世。当王可非家属来到太平间时，看到她的毛衣毛裤在外面地上扔着。王可非面部表情有挣扎的迹象，脖子上缠了大约一卷卫生纸，大臂上勒着止血胶带，左手肿的象馒头一样。她身上穿了一件破毛衣，袖子撸到腋下，下身裸露，情景惨不忍睹。

王可非的遗体，被冰冻了 18 年，仍未入土为安。在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家属不同意火化，每年都会给劳教所写信请求查看遗体。“遗体还在。”2015 年，劳教所主任对王易非的丈夫说，“你们要看遗体，我可以答应你们，但你们要同意她不是被迫害致死的。”

象王可非这样被迫害致死而监狱、劳教所又不给说法的例子不知还有多少。他们的家属亦走上了漫漫维权之路。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龙会镇的 42 岁法轮功学员李惠被迫害致死，家属自始至终也没有看到李惠的遗体。

2005 年 5 月 8 日，李惠死后 3 天，高石镇派出所才通知李惠家人到火葬场，却只拿出一张照片让李惠父亲辨认。法医表示，已对李惠剖腹，并要剖开头部。李父抗议说：“你

们剖我女儿的腹，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到场，既然人都死了，还剖什么头部呢？”警察强行向李惠家人勒索了解剖费、火化费，才让家人领回骨灰。

2002 年 9 月，中共恶党在召开十六大之前，成都市包括区、县公安局都下达了抓法轮功学员的指标。45 岁的成都市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胡红跃，2002 年 9 月 28 日在成都府南河边失踪。11 月，单位接到公安局通知，闻知胡红跃已死亡。其实，从失踪到死亡的两个月中，胡红跃一直是在公安机构的监禁中，但家人却生见不到人，死见不到尸。公安机构只向其亲属和工作单位出具一张通知书、一张胡红跃的照片，并声称胡是“饿死的”，亲属无权见遗体，11 月 19 日被强行火化。



胡红跃被谎称
“饿死”

据明慧网报道，对于胡红跃死亡案真相，成都市公安局总指挥室接电话的人士 11 月 23 日说：“这个事情不能讲，我不想担这个责任。”

一位被劫持到成都市青羊区医院的法轮功学员，见证了胡红跃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我进去的第 6 天，即 10 月 21 日，看守所又送来两个绝食抗议迫害已久的学员，即新都油泵厂的张亚玲和胡红跃。尽管邪党人员不准我们互相说话，我们还是找机会简单交流，了解对方。”

她俩是在成都的公交车上被绑架，因不配合警察，绝食抗争 30 多天，进医院后她们仍继续绝食抗议。医生每天给她俩输液，因输液小便多，恶警不给开脚镣，无法下床解便，胀得难以忍受时就尿在床上，护士受谎言蒙蔽，辱骂她俩不讲卫生，警察对她俩骂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还每天拳打脚

踢。时间长了，被蒙骗的护士不按规定时间（一周）换床单，她俩就一直睡在又脏、又臭、又湿的床上。

到了 11 月初，她俩说话已经不正常，经常重复，反复地问：“发生什么事？怎么会到这里来？”她们慢慢在失去记忆，很明显是医生在用药物残害她们！就在她俩被迫害的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新都派出所不但不接她们出去，反而送来了每人非法劳教一年半的通知书。她俩拿着通知书，却已经看不懂内容，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进医院 20 多天，由于药物毒害，胡红跃在痛苦挣扎了一夜之后，于 12 日上午含冤离世。胡红跃遗体被抬走时，我看到她病床的白色床单上有直径约 20 多公分的血迹。显然“饿死的”是恶人们掩盖罪证的鬼话。

像残害胡红跃一样的隐秘罪恶，直至今天，依然在中国大陆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高墙之内发生着……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学员，正在失去生命。

20 世纪的古拉格集中营，数十种酷刑令人震惊，然而从 1950 年代，苏联帮助中共在抚顺开设“劳改营”，并设置酷刑手段之后，每隔数年就搞一轮残杀运动的中共，却在整人、洗脑的灭绝人性的实践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酷刑方式，以及精神药物等毒杀手段。至 21 世纪的今天，科学的进步，一方面让社会更为方便，却在另一面，让行恶者用科学手段更为隐蔽、更为无形地残杀着手无寸铁，修心向善的修炼之人。

他们缘何成为“无名氏”

蓄意谋杀之后，却不知杀的是谁？

原胜军是在送往火葬场的路上被打死的，警察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将他置于死地。

原河南省济源市物资局局长、法轮功学员原胜军，就因为 2000 年 11 月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诬判 3 年，2005 年 10 月 7 日又被诬判 6 年。

2005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5 点半左右，原胜军在绝食数天后，趁警察不备，从医院走脱，跑到济源市承留镇南桃村一村民家，但被警察团



原胜军活活被打死，并被冠以“无名氏”

团围住。警察强迫南桃村大小队干部在原胜军还未死亡的情况下签字证明原胜军已死亡。然后将原胜军拉往火葬场，一路上，警察不停地折磨他，直至死亡。

据知情人讲述，原胜军死亡后两天眼睛未闭，嘴巴大张，一只手和胳膊及指甲是黑的，脸上伤痕累累，背上全部呈黑紫色，其中一条腿青紫色。显然，警察在抓捕原胜军之前就已经接到了指令，就是将他处死。而且为了推卸责任，让村干部签字证明他已经死亡。人未死，逼迫他人证明人已死，而后直接送往火葬场，路上再将他打死……

济源市当局下发文件，规定 24 小时必须将原胜军遗体火化，如果原胜军家人不愿意，就强行火化。当时警察把原胜军冻在殡仪馆的冷冻柜中，写的名字是：“无名氏”。

掩盖罪证是中共的一贯手法。辽宁省沈阳的大学毕业生、托福教师沈立之，离世时也被冠以“无名氏”，因为警察要封锁消息。

2002 年 2 月 1 日，法轮功学员沈立之与妻子罗芳在四川省成都坐 75 路公交车时被警察搜查，声称两人携带法轮功资料，被成都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绑架，关入成都看守所。沈立之遭受严重酷刑折磨，一个月之后的 3 月 3 日下午就在成都市青羊区医院去世，但警察一直封锁消息，不告诉家人。这家医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医院，除沈立之外，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遭受过迫害。

当年 5 月 28 日，妻子罗芳被释放后就一直寻找沈立之，但成都警察和看守所蓄意隐瞒沈立之之死，均一口否定没有此人。当年 12 月 5 日，罗芳再次被乐山警察抓捕，遭受酷刑折磨，并非法判刑 12 年。

成都“610”、警方一直封锁沈立之死亡的消息。直到一年后的 2003 年 3 月 3 日，才通知沈立之在沈阳的父母。一年多之后，父母见到的是儿子的骨灰，而且是沈父四处打听儿子消息，并直接

将儿子照片拿给成都市“610”要求寻找儿子之后。如果没有沈父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也许我们就不会知道，沈立之已经在警察手上死了，死时亦被冠以“无名氏”。

沈立之 80 多岁的父亲沈铨悲痛地说：“他们给我一个名单，说是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的名单。他们把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害死后，说是无名氏。”

高大英俊、年轻健康的沈立之，怎么会在一个多月内就



2009 年，八旬的沈铨在海外揭露儿子被迫害致死，并征集签名营救儿媳罗芳

出现“肝衰”并死亡？由于只见到骨灰，家人无法要求尸检并寻求法律救济，沈立之的真实死因至今是谜。

四川万源市职业中学的电脑专职教师熊正明亦死因不明。2007年12月4日，已被看守所非法关押9个月的熊正明，突然被四川达州市万源市公安局国安头目叶旭东、国安副队长王强等4个警察强行押上一辆警车，说是开往绵阳劳教所。

第2天即12月5日晚7点，叶旭东却突然打电话给熊正明的家人，说熊正明“自杀”身亡，要家人速到德阳办理后事。熊家人连夜驱车赶到德阳黄许镇殡仪馆。熊正明遗体穿着衣服，盖着单子，面部没有伤痕，脑后有个洞。叶旭东等人声称此洞是熊正明“自杀”所致。可一个戴着手铐，左右两旁都是警察，已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人怎么自杀？“自杀”得了吗？在熊家人的质疑下，叶旭东等又将熊正明的死因改口成“车祸”。可既没有



熊正明被迫害致死，
警察却先说自杀，
又改口车祸

车祸现场，也没有交警处理车祸事故的记录；熊正明坐的警车也完好无损，同车的警察、司机毫发未伤，这可能吗？

叶旭东声称，“车祸”后在德阳一家诊所对熊正明实施了抢救治疗。而在所谓的病历的“姓名”处却赫然写着“无名氏”3个字！叶旭东会不知道死者姓名吗？

十三、活 摘 ！

后腰为何缠着绷带？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海外曝光后，徐承本更加怀疑妻子是被活摘器官致死。他在网上发文，提出强烈质疑，并敦请国际人权组织到烟台，对贺的遗体重新尸检，查明死因。文章面世第二天徐承本被警方突然抓捕。

贺秀玲吃力地向丈夫指了指自己的后腰，当时徐承本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52 岁的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3 年 8 月被公安非法抓捕后，被关押在烟台南郊看守所，2004 年 3 月，从看守所入烟台毓璜顶医院就医，院方称病因是“脑膜炎”。

3 月 10 日下午 5 点多，贺秀玲的丈夫徐承本接到芝罘区“610”办公室李文光的电话，说贺秀玲有病正在毓璜顶医院治疗，可以去探望。当晚 7 点多，经过多次辗转询问，徐承本终于在六楼神经内科 32 病房找到了妻子。

他不敢相信这个面目全非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不能翻身，手和脖子都已变色，已是生命垂危。更凄惨的是，如此时刻，身边不仅无人护理，没见任何治疗，却一只手被铐在床头，手腕处有旧伤新伤，一层层的血痂和伤疤，而且下身赤裸，在男女进出的病房里无遮无盖。

徐问妻子哪儿不好，她用手摸胸口，徐扶她坐起，她喊



号称脑膜炎致死的贺秀玲，后腰却缠着绷带

痛，她的左眼已睁不开，徐不明白，医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可为什么妻子胸口痛？贺秀玲吃力的向丈夫指了指自己的后腰，当时徐承本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五六分钟之后，进来一男一女两名看守。徐回忆道，不知道他们离开了多久，他们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并不担心贺。男看守拿来两粒药，徐喂给妻子吃下。还有一杯感冒冲剂，徐不明白，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服感冒冲剂能起什么作用？徐被看守撵出病房，整个探视过程只有十几分钟。

第2天一早7点多，李文光打电话通知徐赶紧去医院，徐带了些衣服到了那里，李说贺已病故。李让徐去问医生死因，却不让见贺，也不让徐去给贺穿衣服，让把衣服拿回去。上午10点多，亲属们匆匆来到医院停尸房，见到贺下身赤裸，手脚温热，左眼明显塌陷且略呈紫黑色。徐承本还发现，妻子的后腰被绷带缠绕着。徐很奇怪：得了脑膜炎怎么会在后腰缠绷带呢？贺的妹妹数年没有与贺相见了，她大声哭喊：“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开眼看看我，你这么多年没看到我了！”

喊声未毕，贺的眼中“哗”的流下两行眼泪！接着亲属发现她的脸上出现很多汗珠。原来人还未死！亲属们赶忙到楼上找医生来抢救。找了3次，一名男医生和两名女护士才带着心电图仪器下楼来。心电图纸出来十几公分时，亲属们看到上面是跳跃的曲线，妹妹大声说，“看啊看啊，人还有心跳你们就给送这儿来了！”医生闻言大惊，一把撕掉图纸，匆匆夺门而逃。

亲属们在医院里四处哀求，却一直没有医生愿意来抢救。第2天，亲属们就不被允许见贺了。第3天，当亲属被允许再次看见贺时，贺的心跳和脉搏已经消失，手脚冰凉，

确认已经死亡。贺的遗体在冰冻期间，一直不允许亲属探望，只在两次尸检前让看了一眼，就赶紧撵出去，更不许碰触遗体。

向院方索要贺的病历档案，发现档案不是原始的，全部做了修改复印，好多要紧处没有病历记录。对贺后腰的绷带，医院的解释是为贺做了腰穿刺，可是，出钱治疗的看守所所长张福田说没有做穿刺。在贺的病历中，也没有做穿刺的治疗记录和治疗结果。亲属又带着病历走访了几位专家，专家们肯定地说：根据病历看，肯定不是穿刺。专家又指出，病历是被整理过的，其中也没有记录病危的抢救过程。

2006 年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海外曝光后，徐承本更加怀疑妻子是被活摘器官致死。4 月 19 日，徐承本在网上发文，提出强烈质疑，并敦请国际人权组



可疑的死亡，为何如此害怕被曝光？

织到烟台，对贺的遗体从新尸检，查明死因。文章面世的第 2 天，徐承本被警方突然抓捕。同时，贺的妹妹（法轮功学员）也被捕。俩人随即被投入洗脑班。在那里，他们被二三十个人围住，遭打骂，逼迫他们放弃信仰，而且要他们同意火化遗体，遭到二人拒绝。

在洗脑班，徐承本迅速消瘦，原本身高 1.78 米，体重 170 斤，数月后亲友再见他时，体重仅 100 来斤，像一副骷髅架子，模样令人惊骇。他的意识常常模糊，头脑不清醒，

不仅放弃了信仰，也放弃了追究妻子的死因，据说被注射了不明药物。2008 年年初，徐承本突然死亡。当亲属给他的遗体穿衣时，发现皮肤已经溃烂，所穿的衬衣和皮肤粘在一起，亲属诧异，找来法医做鉴定，鉴定结果为中毒身亡。虽然法医含混说是煤气中毒，但种种迹象使亲友怀疑，徐承本是遭“610”为封口施用药物迫害，慢性中毒身亡。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对烟台毓璜顶医院的调查，该医院移植中心的成员称，一年最少做一百六七十个肾移植手术，而且肾源充足，供体健康，曾给外国人移植。但是，对于供体的来源，却避而不谈，即使在医院内部也讳莫如深。专家分析指出：贺秀玲以“脑膜炎”入院，实际是作为肾脏的活供体，被摘除了肾脏。从眼部异常来看，也有可能同时摘除了眼部器官。

如此骇人听闻的例子并不鲜见。44 岁的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再亟，2000 年 7 月因拒绝“转化”被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毒打致死，左侧太阳穴塌陷，眼珠都被打出来。在未征求家属意见的情况下，李再亟体内器官全部被摘走。劳教所负责处理此事的赵姓警察买了很多卫生纸，家属问：买纸干什么？赵姓警察说往肚子里塞，然后家属看到李再亟肚子里塞满了卫生纸，往出抬时，身上还往下滴着鲜血。家属反对他们拿走器官，赵姓警察说做标本了，根本不容家属质疑。李再亟的衣服都是警察给穿的，根本不让家属靠前，然后匆匆火化。



李再亟体内器官全部被摘走

“肾来源太可怕了”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尚世莹马上警觉了：验艾滋病、肝炎需静脉采血，验肺结核需照 X 光片，指尖采血的可能性是验血型……

“主任，你现在还做肾移植吗？”

“我不做了，肾来源太可怕了，得由裴琼坐飞机去山西取肾。”

这是尚世莹和唐山市工人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王存龙的对话。裴琼是转业于解放军二五五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负责联系肾源，后成为泌尿外科主任。

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是河北省最早的三级甲等医院，泌尿外科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展了肾移植手术。法轮功学员尚世莹 1985 年至 1999 年，一直在该院泌尿外科担任护理工作，参加了肾移植手术病人的术后护理。

据尚世莹了解，90 年代初开展肾移植手术的肾源，来自于死囚犯，是由军队转业的医生王存龙，到检察院及法院联系肾源，并采集血样化验。当时肾源很少，一年只有几例。每次有肾源时，当时的主任高福元很早就带领科里人员去执行死刑的现场，手术取肾源，拿早已备好的液氮冷冻罐保管。取回肾源后，马上进行处理，同时病人也已准备好进行手术了。

1999 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尚世莹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调离泌尿外科，剥夺了为病人治疗的权利。她回忆说，2000 年后，肾移植手术病人逐渐增多，我不知其因。2006 年，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曝光后，我才明白了。她去找王存龙了解，有了上面的对话。

2000 年 11 月初至 2001 年 1 月期间，尚世莹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曾因几次绝食绝水，共约 49 天抗议迫害，她先后 3 次被送往唐山市安康医院精神病戒毒所。

尚世莹说：“令我吃惊的是，那里根本不是对法轮功学员救死扶伤的地方，而是一伙白衣禽兽对大法弟子更进一步迫害的魔窟。两名不报姓名的外地女大法弟子就在那里不知了去向。”

在那里，她遇到了两名不报姓名的外地大法弟子，其中一个人是东北口音，浓眉大眼，约 1.67 米，恶医们给取名叫“法 119”，在安康医院绝食，住了几天，就不知去向。

另一个，恶医们给取名叫“宇宙”。她小眼睛，个子不高，说话很轻微，听不出口音。恶医对“宇宙”野蛮灌食，护士长李艳对“宇宙”连喊带骂，后来，副主任么淑君把屋里所有的人都轰了出去，然后拿电棒电击，在楼道的尽头就可以听到电棒那可怕的“噼啪”声。

过了很久，我回来后，“宇宙”已经被折磨的面目皆非了，脸部严重变形，嘴周围及脸颊上布满了一串串大个的水泡，身上也布满了水泡。她嘴里不停的吐着粉红色的泡沫，因灌食时反复抽拉胃管，“宇宙”的喉咙及食道都被捅破了。我听到么淑君在医办室和其他人说：“这回让她吃，她也不会吃了。”几天后，奄奄一息的“宇宙”也不知去向。

自从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曝光后，尚世莹才



监区长问尚世莹为啥不验血，尚世莹说怕被摘器官

警醒，那两个不知姓名的大法弟子的去向也成了两个疑团。

尚世莹从安康医院回到第一看守所后，她继续绝食绝水 9 天。2000 年 12 月 2 日，第 2 次被送去安康医院。在那里，她又绝食 4 天。在病房的小黑板上，尚世莹看到“尚世莹院外抽血”的字样。

第 2 天早晨，尚世莹被抽血及验尿，由于绝食绝水很长时间，她被告知尿里边有红细胞及酮体。尚世莹现在想起来，幸运自己免于一难，没有成为活摘器官库的一部分。但是，那时，她确实以为是家里或者工人医院出于关心在给她查体。

2010 年 9 月，尚世莹被非法判刑 3 年，在从唐山市丰南看守所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的前几天，几个男犯人强行拽着尚世莹女士，强迫抽了血，说是化验艾滋病。

2012 年 2 月 16 日，河北省女子监狱狱政科一戴眼镜的小个子男警领来 3 个身穿白大褂的小伙子，说是要验传染病。之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姓名、年龄、罪名及家庭详细地址，在纸条最前面列了编号，而且是指尖采血。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尚世莹马上警觉了：验艾滋病、肝炎需静脉采血，验肺结核需照 X 光片，指尖采血的可能性是验血型……尚世莹断定肯定不会有好事，不去排队验血，并把纸条撕个粉碎扔掉了。

监区长问尚世莹为啥不验血，尚世莹说怕被摘器官，并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向她说明，监区长很生气，但也没再强迫。尚世莹当天上午没有验血。

午饭后，教导员孔潇飞到车间，叫一群犯人将尚世莹拖到车间办公室里强行采血。尚世莹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

好”，两个穿白大褂的小伙子拼命掰她的手指强行采血，一时不能得逞，就跟教导员孔潇飞商量说：“不行就别采了吧？”孔潇飞不同意，说：“她说不采就不采了？采！”于是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把尚世莹手指掰断了，才强行采了血。

尚世莹对着孔潇飞大喊：“孔潇飞！我一定向全世界揭露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下午收工时，孔潇飞又命令犯人们把已浑身无力、站不起来的尚世莹从3楼拖下楼梯，又拽着她的衣服及四肢一直拖到监舍大门外的地上扔下。

在这里，他们成为代号

医生特别嘱咐以后就不叫名字，只称代号，让学员记住自己的代号；一些血型特殊的学员编号前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当时，医生对一些测量出来是特殊型血的法轮功学员重点关注。

采血只是医院救死扶伤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却是变成了“抢血”和“夺命”。强行给法轮功学员“采血”、检验DNA情况，不是某一地区的个别行为，而是全国范围的恶行。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贵州省被强制采血及干扰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36人次，甚至无端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采血。2014年8月的一天，贵阳市威清路派出所、当地居委会人员余丽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闯入法轮功学员余显惠家中，强行对余显惠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3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

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原对外经贸部国际司外事处处长张亦洁，因修炼法轮功，被前后关押 7 次。最后一次是在 2001 年的 6 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张亦洁说：“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体检一次。像这种常规的肝功化验，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样的。在劳教所抽血的时候，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大得多，我们就说怎么抽这么多。”

1999 年迫害刚开始时，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时，都例行被送到医院体检，量血压，听心脏，每个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都红光满面眼睛闪亮，都非常地健康，那时的体检项目简单，是例行体检。

约在 2000 年 9~10 月以后，被劫持到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被送到监管医院进行全面细致的体检，这时的体检项目，和以前根本不同了，而且以前刚刚体检过的，现在要重新体检：验血型、做心电图、胸部检查，血常规化验、大管抽血、在玻璃管存放血、尿常规化验、妇科检查（未婚不检）。甚至还有医生的面谈；面谈时，在医生的面前是一张薄 A4 纸大小的表格，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数字编号，医生特别嘱咐以后就不叫名字，只称代号，让学员记住自己的代号；一些血型特殊的学员编号前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当时，医生对一些测量出来是特殊型血的法轮功学员重点关注，由男女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 40 多岁的中年医生）详细询问这类的学员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开始炼功时间，家族遗传病等情况。

一次体检后，二大队的带队警察头目代玉红等多个警察说，“我们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仪器，也没有这么多项体检，这都是上级特批为你们买的，

你们都是熊猫国宝了。”那么，为什么要为法轮功学员买这么先进的设备呢？这背后隐藏多大的经济利益，隐藏着多少罪恶？

据明慧网报道，在 2000 年，中共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失业，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地阻挠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

于是，从 2000 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法轮功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法轮功学员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

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到 2001 年 4 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 83 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不报姓名，而被押往外地的人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2000 年 7 月 19 日，为了减轻北京的压力，关押在北京各看守所的不愿说姓名、地址的法轮功学员，被集体押到天津，分别关到天津各看守所，长长的白色的押送车队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为了缩短车队的长度，押解的警察只能随车前往，不另派车辆，这样依然是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

除了天津，也有的被送到东北，有的至今杳无音信。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国汀律师说：“我亲自办理的上海黄雄案件就是这样的。黄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失踪，没有任何信息，我们也查过好多地方都没有。”

失踪者：他们是否一息尚存

2006 年，终于有人站了出来。一位沈阳苏家屯执行活摘器官手术的医生，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其家属在海外揭开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影响。

在众目睽睽之下，中共同意国际媒体赴沈阳苏家屯医院核查，然而，中共却把接待、安置国际媒体一事，交由辽宁司法厅负责人张超英负责，这个人恰恰正是在苏家屯马三家迫害法轮功中，异常残忍、凶恶之徒，由于表现积极，曾得到江泽民接见，并连升数级。

国际媒体一无所获，看到是其乐融融，一片光鲜。

从 2006 年至 2019 年，13 年过去了，不能不说这是一段足够漫长的时光。

那些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到底身在何方？他们是否一息尚存？

在经过法轮功 10 余年的调查、取证之后，在没有现场案例（也不可能，邪恶之徒施行完活摘手术，立即毁尸灭迹）的情况下，从各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庞大、详实的证据链。

2019 年 6 月 17 日，设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停止。

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担任主席的“人民法庭”从去年 10 月起成立，经过多方

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在伦敦做出了最终宣判。

尼斯爵士是国际刑事犯罪领域的知名人士，1998 年至 2006 年期间，他主导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尼斯爵士在公布宣判结果时说：“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

在“独立人民法庭”判决书中的最后一段，向世界表明：所有与中共政府打交道的组织，无论在政治、医疗、文化还是经济方面的任何机构，你们要清楚，和中国（中共政府）打交道，就是在和一个犯罪的政权打交道……

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已像置于热带草原之上的“冰山”，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已无隐藏之处。

结 语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9 年 7 月，20 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 86050（多次被绑架的也只算一人），被非法判刑达 18796 人次，被关进洗脑班达 19566 人次，1999 年～2013 年间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高达 28430 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 4334 人。被迫害致死时的平均年龄仅 55 岁。

20 年来，江泽民集团犯下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累累罪行，海内外诉江大潮迭起，国内已有超过 20 万人向“两高”实名举报江泽民。

时间不会让邪恶与黑暗拨动指针,世界不会永远沉睡在无明之中,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它可以唤醒人们心底的善念,它可以让罪恶冰消雪融,它可以打开世人的心锁。

中共恶行被曝光,民众在觉醒,至今已有 3.4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呼声不断。

美国等 26 个国家已就《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形成共识,又名《为被腐败的外国官员迫害者伸张正义法案》,系针对确认的人权侵犯者,制裁其财富和自由。

法轮大法明慧网刊发《通告》告知: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将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

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于中共以及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行为,已从“呼吁”停止迫害,演变为实质性的具体“行动”。

明慧网在《通告》中称:“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

根据明慧网颁布的“收集迫害者信息用表”,“迫害者”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及总统公告,符合拒发签证要求的恶行包括:未经法院判决为“死刑”而故意杀

人；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没有刑事指控的拘押；绑架或秘密拘押而致人失踪；其它对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权的公然剥夺；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它方式参与群体灭绝。

按照上述要求，很多“610”及公检法人员都符合拒发签证的条件，而且还可能殃及他们的家人。而中国贪官将子女送到海外的数不胜数，将财产隐匿到海外的亦不计其数，美国这一实质性举动将对他们产生极大震慑——在中共与个人及亲属的自由之间，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不可能在中国犯罪而梦想着到海外逃之夭夭。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任何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首恶，还是帮凶；无论是公检法，还是协同者，都逃不过人间法律、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奉劝行恶者不要再助纣为虐，快快悬崖勒马，停止迫害，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天灭中共在即，作恶者应唾弃邪党，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赶快“三退”，竭力弥补罪过，才是明智保身之举！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 年 1 月 12 日

通知：海内外退党人士 化名同样有效

【大纪元讯】日前，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士日益增多。根据众多民众关心的问题，大纪元特此声明：鉴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从中国大陆退党退团的人士，用笔名、小名都可以，一样有效。

补充：海外人士化名退党也同样有效。

大纪元编辑部

2005 年 2 月 17 日发表

2005 年 4 月 21 日更新